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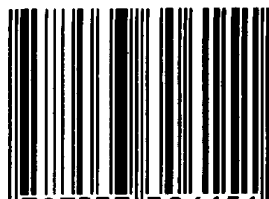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34/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四三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八代文鈔一百六卷(三)

〔明〕李賓編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

八代文鈔一百六卷(三)

〔明〕李賓編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羅昭諫文抄

秋虫賦

陳先生集後序

湘南應用集序

請追癸巳日詔疏

上宰相啓

投禮部鄭員外啓

投河南于常侍啓

投鄭尚書啓

羅昭諫

八

投承寧李相公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謝刑部蕭郎中啓

謝屯田金郎中啓

投前夏口章尚書啓

投秘監韋論書啓

上招討宋將軍書

鎮海軍使院記

杭州羅城記

宴伯樂川記

釣臺記

風雨對

說天鷄

辨害

荆巫

拾甲子年事

說石烈士

蒙叟遺志

羅隱

梅先生碑

兩同書

蛛虫賦

唐 羅隱

蛛虫蜘蛛也致身羅網間實腹亦羅網間愚惑其理
有得喪因以賦之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
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蛛虫賦

陳先生集後序

唐 羅隱

頴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孺曩者與余聲跡相接於京師各獲譽於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於蒲津秋試之場自後俱爲小宗伯所困不一某甲申春告余以婚嫁之牽制東歸肯門操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梁時故杭州盧貢外簿在幕賚其文軸謂余曰陳君罷而歸豈期斯文之終寥乎子及之爲我歸其文而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歡月餘而後

陳先生集序

別我謝范楊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絕天復元年四門博士江夏黃君家相好於吳越而余論及場中襲之名士及希孺之表也予不覺怡然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惠業爲之序以寓俾余繫述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孺之才美則非常之人失者矣夫惡行莫若敦於親戚文章莫若大於流傳今已備於江夏之筆矣予不克再敬止書交道于是噫

別調

陳先生集序

應月集序

唐 羅隱

隱大中末即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巳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映州盧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迴皆謂隱不宜佐屬邑於乎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耳安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

歸親里且於洞庭青艸間因思湘南文

湘南應用

詩十不一二益以失落於月

也今分爲三

卷而舉牒祠祭者亦與焉

請追癸巳日詔疏

唐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於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罷水鑑香蒲蕭絳幡輦致於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爲明天子憂人雖禹舜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早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繇亘四瀆之宏遠陛下

祭日詔疏

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蕭蕭草爲請者豈陛下爲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列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蕭蕭輩彼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于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于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月死請追

癸巳日詔苟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
而百姓不服擬豈蕭蕭輩之所及乎哉。答殷湯之代
不以早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早未及殷代而陛
下憂已過臣。請因早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癸巳日詔

二

上宰相啓

唐 羅隱

某聞日麗于天。洪纖必及。月麗于畢。枯槁皆蘇。斯則
推板無私。彰於大信。苟關於宰匠。咸仰以生成。其或
潤接西郊。流金未已。光承北陸。豐蔀猶深。則亦分作
窮人。甘爲棄物。歲華超越。京洛風塵。忽爾號咷。固非
阮藉。法然沾灑。不爲楊朱。畧忘覲冒之辜。惟以哀矜
爲主。伏願三餘簡墮。六尺伶俜。臨濟輝華。管懸陳榻。
洛陽羈旅。今造膺門。已驚於自棄。流根敢望於哀多。
上宰相啓
益寡但以謝家故墅事。屬臨川陸氏先疇。名遷好時。
同氣雖均於昭泰。連枝或累於榮枯。是以更就洪鈞。
來呈鎖質。雖戴遠之弟志。尚無聞而何準之兄恩。輝
已過。豈宜苟希河澗。更望餘波。投驥尾以容身。執豚
蹄而望歲。然則迹同水子。質異山郎。梓柱雲楣。獨居
蝸舍。綺襦紈袴。已卧牛衣。若乃清旦問安。長筵稱壽。
貂璫必集。少長俱來。膏沐之餘。則飛蓬作鬢。銀簪之
末。則青草爲袍。莫不顧影苞羞。填膺茹歎。儻或王庭
辨貴。許厠九疑。京縣坐曹。令懸五色。校於同列。未越

莽章則衛館孤遺常聞出涕山陽舊曲不獨傷心
將居必在勤行惟輟後潛知寄託所望於江州必勤
忠貞得酌於吏部無任惶思之至

上宰相啓

段禮部鄭貞外啓

唐 羅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薦惡文上于嚴重尋嬰
族劣遂曠門墻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
應倦施功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拾
釣紫陌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肥易曝
計疎而鳧脰難加所以甯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
策近至中年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
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攜華口裏雌黃旋成典故座中
藉印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鼻喘枯之便儻一
拋華陰之土聊拭蘇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水依清濟
謹啓

投河南于常侍啓

唐 羅隱

其啓其聞淮王鍊跡於真仙、含靈盡去、鄒律移暄於
寒谷、衆卉皆芳、豈羽毛可從於覓旌、豈凋枿盡關於
茂律、蓋以至道無遺於一物、殊私必及於羣生、某嘗
佩斯言、請陳丹懇、間者豹藏不穩、魚躍無成、浼山谷
啓事之書、累王衍雖黃之口、捫天莫及、踟地與懸、向
浮世以傷懷、付勞生而自喟、光陰不駐、齒髮漸高、當
豕貧親老之昔、是失路亡羊之日、淚將欲盡、口不敢
援于常侍啓入

開直以非漢代之簪裾、困晉朝之流品、物業雖逃於
鷗狗、孤寒竟陷於蟲沙、所以仰蟾桂之高高、恐無仙
骨、視魚鱗之歛歛、忽有癡心、竊希常侍從來許與之
言、作此改張之計、俾其七郡與奏一官、致之於再參
短簿之間、責之以駑馬鉛刀之用、所冀肉資骨肉、外
罄筋骸、但繫受恩何須及第、必若終憐薄伎、尚憫前
途、則科號三篇、判稱六部、早嘗留意、頗亦偏人、將今
晨禱祝之詞、爲異日覲覲之路、情雖可恕、僭亦堪諒、
對膠柱以軫懷、願漆身而在此、謹啓

稍變梁陳之習

投于常侍啓入

二

投鄭尚書啓

唐 羅隱

某啓某前月某日輒以所爲讒書一通貢於客次尚書俯憐羈旅遠賜霑霑既受厚恩則宜前去然而疆境有牽於感慨風煙或軫於追思所以公子亭邊重嗟懦氣疾羸關畔再轉危腸何管昔有殉義之人而今日無死恩之士輒復更彈馮缺上指膺門某也江左孤根關中滯氣強學早亡其皮骨趨昔久困於風塵福星不照於命官旅火但焚其生計徘徊末路惆悵前途覽八行之詔書空仰聖人在上詠吾言之章句未知游于何之興言而幾至銷竟至袂而自然流涕尚書蘊稷契皋夔之事業負卿軻遷固之文章入則藻鏡冰壺品量人物出則油幢瑞節控御山河固已藏雷於何蓋之肯待夢於驅羊之際苟有一物未登其所一夫不遂其懷亦宜上下聰明旁推惻惻儻或王衍之雌黃借潤仲尼之日月廻光則其人也三千里之別離免爲虛滯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歸發自門閭百生知感謹啓

流逸

投鄭尚書啓

三

投永寧李相公啓

唐 羅隱

某啓某去今月三十日獲遂起居伏以黃閣尊崇雖容展敬白衣卑賤不敢與言今則輒於隕穫之間聊舉證明之事晉代則司空試劍漢朝則丞相問牛彼或以頑滯幽姿或以瘦驚下乘猶能動搖至化感達深仁而況生稟五常早知恩義跡居十等不至輿臺伏思癸卯年中惟陽城畔謝傳裂土疆之日羊公分節制之時珠履瑋簪朝盈望府雞香牙角暮出行臺

投永寧李相公啓

轉輸則萬井魚鹽統御則九州侯伯當時務重難之際是籌謀閑暇之初南國佳辰長聞賦詠東山勝賞屢見篇題爲教化之笙鏞作經綸之彩繪所以漢陽計吏得詣軍門厭次狂生叨蒙客禮憫之以轉蓬之質安之以負米之心進趨獲奉於麾幢俸入仍資於甘旨其後何武捧詔平陽趨裝叅佐解中方虞浪跡新城埭下忽受溫言嗟其未了之身勉以難遷之性且憐色目猶可發揚某是以不揣狂愚重萌躁妄出則祝趙衰之日永冀流暄入則持傳說之星惟希借

耀今者風雨得生成之候鐘鍾升鼓鑄之司郭令軍前潛抽妓樂崔寧城外暗毀池臺登庸之時序未搖反旆之磁基已兆若某者族惟單緒藝卽中流旋以佩服殊私緘藏厚旨假昆蟲而稟信指簪履以輸懷竊以浪逼龍津風吹律管魚皆五色禽必九苞揚錦矚彩羽之姿俟啓蟄吹葭之便獨某行迷要路坐守窮株九品班資略非親舊六街車馬莫接聲塵捫心而一寸寒灰泣淚而萬行清血良時易失司馬還猶是再三知己難逢越石父於焉感激相公儻或俯廻

投永寧李相公啓

劍柄曲賜褒稱雖朽蠹不凋則推常理而孤寒無命祇繫洪鈞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唐 羅隱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迴望旌棨涕泗不任
某莊樸粗疎庾膏昏鈍不能量力嘗欲干名隨貢部
以恓惶將隣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
滅許都退則歌終漢壘地雖至公人莫用容憑執爨
以無由假降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
仇覽之官資近陳遵之尺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酬近
者以江表歲饑具中力困省甘旣闕晨夕繫懷常侍

謝于常侍啓

一

不顧人言將逾事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
之資俾以東歸救其西旅蔡澤北遊之日銍甕不存
陸生南返之年橐裝皆滿聊將自銜粗可諱窮但以
感切違梁情深去魯辭盡戰而心猶但醉上孤舟而
淚始如流蓋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強近之慰薦祗因
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
則少以茲自誓安可慚忘今則尚有迴期猶寬旅思
石尤風定橋口浪衰展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
地名北渚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波之色

謹啓

謝于常侍啓

二

謝刑部蕭郎中啓

唐 羅隱

某啓某伏以內揣荒蕪早垂投獻近者某官曲傳尊
旨伏蒙郎中賜及卷紙令寫近詩捧對憂榮莫知所
處其利非楚鐵鈍甚燕錐落危枝低摧壯節藏豹
之功夫不至屠龍之事業愈疎受自南國辭耕東堂
奉貢劒迷船畔膠在柱間靡旗而何啻再奔繞樹而
豈惟三匝所以騷人避熱不忘吹蓋玄客求聞長憂
蓋誓姑息於輿臺之類殷勤於閤侍之徒而猶往往
謝蕭郎中啓
拒闕時時毀積豈謂郎中俯敦吾道投頽波不憚
容嘲先從隗始寓歛蘇而下授指已句以旁微榮異
當年事殊近俗而况風流漸泯翰墨難言別路萬般
中堂千里雖欲壞虞卿之履詎肯動心哭羊陟之門
何嘗留意復安有對紛華而輟玩叩寂寞以搜遺因
使斯文亦歸清鑒揣厚旨而時猶可待荷殊私而力
欲不佳寧惟玄晏吟詩空增紙價兼冀武卿窺後免
逐灰寒謹啓

謝屯田金郎中啓

唐 羅隱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剝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掇蜩逞
偃轅軻於風塵之際流離於灰琯之間雖瀝膽累肝
竟將誰訴而煎支熬髮終不自醫已甘與物沉浮隨
波上下今月某日見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
開譚驅雲於道士梁間校藉於真官筆下欲使餘杭
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先霑曼倩承吉兆而心神
駭越對嘉音而涕泗縱橫某散拙非才牽纏失計通
謝金郎中啓
衢十二惟弊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黃耳欲索身而慕
可將問路而愈迷若非郎中暖律旁吹和風外扇擺
之於枯蓼之側致之於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絨
未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投前夏口章尚書啓

唐 羅隱

某啓某今月二日輒以近文一通上憑閣侍辭達既久僭越是虞勒寒步以戴恩捨賢門而奚適伏念隨計渚宮之日求聞漢浦之年王儉望高芙蓉比幕陳琳筆健璚瑁爲簪因務窺豹之能遂竊登龍之譽習池侍讌峴嶺從游許之以向者爲文頗勝張翮戒之以偶然成事恐似李滂其後歲月煎熬輪蹄頑秃僅逾十上幸免一鳴角贏而只有因時天盡而未知降

投南尚書啓

處間者尚書理兵夏汭裁柳武昌文聘江山粗資吟玩費禕欄檻聊奉登臨某此時嘗駐旌旆仰趨盡戰方知叩洪鍾而待教指隆履以明恩而疾恙所牽依投不暇伏枕而初慚數塞揚帆而竟歎途窮今則願承政成旋爲故事中台位缺已副急徵風雲將騁於康衢神鬼肯論於宣室輒預提勃筭先立丘牆雖若匠綸材則須良木而洪鍾許叩豈獨兼金謹啓

投秘監章論書啓

唐 羅隱

某啓某月日以所著讒書一通寓于閣吏退量僭越伏積憂惶某聞樊子昭之處屠沽發光輝於許劭郭林宗之游輦洛張聲價於符融其後物態乖訛風流委敗下有自媒之誚上無相汲之由某由是反袂與懷捫心注恨又安得不屬耳於輿人之論傾懷於長者之談而尚書以盛名鎮乎當肯以盛德傳乎棄世不超起於閭葦不浮泛於奸回動則致聖主而活蒼

投章論書啓

生以爲已任靜則導冲襟而養和氣以守家聲恭惟大朝屬在吾道若某者燎薪就學擲楮攻文一隅以神氣低凡不足動王侯之瞻視一則以家門寒賤不足辱卿相之搜揚十年索米於京都六舉隨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比多岐所以覽稽叔夜之書則伏膺戶外讀張季鷹之傳則大嚼窗間長恐一旦月桂情哀江蘺思起不得揖充國山庭之相不得窺漢朝王佐之才是以重拂塵永聊希藻鑒儻尚書以儒子可致則隨洛下之書生儻尚書以斯人若狂則訪江東

之釣叟。靈著神蔡。惟禱所從。謹啓。

能於肥習中別啓新聲

技章論書啓人

上招討宋將軍書

唐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良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袂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淞淮微汴滑以東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鍼挺白捧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尉剝我梁宋天子以蟻虱痒痛不足上宋將軍書人

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草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待將軍其濟沛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管轄之賢良而性嗇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宜潰商號

之家長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將
壽春。陷賴上。刷毫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
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
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
脅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
時。衛公靖。太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歛不謹。或伺
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勛業不若衛公
靖之多也。出師非郊薛之敵也。而橫擄仕伍。鞭撻餽
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
上宋將軍書

二

將軍愛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
在軍前。則朝廷詔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但不淺矣。苟
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蹕蹕
之賢。

鎮海軍使院記

唐 羅隱

惟天子建國。必惟九牧。九牧既序。區分局署。兩漢三
公府有據。屬魏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秦王儀鎮
中都。高齊以辛術監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人也。其
官屬則令僕以至於尚書丞郎。唐制由行臺而置。採
訪使始。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大丞相以
錢塘之衆。棋漢宏西。殲逆朗。天子不欲易其土。故自
符竹四命。然後移軍於錢塘。生以物宜。租賦以便。斥
鎮海軍使院記

去舊址。廣以新規。廊開閤。拔起階級。俾幢節之氣
色。貔武之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闢大廳之西
南。隅以爲賓從宴息之所。左界飛樓。右闢嚴城。地聳
勢峻。約而有敵。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
冉冉。非若越之今。而潤之舊也。疆場之事。則議之於
斯。聘好之禮。則接之於斯。生民之疾痛。則啓之於斯。
軍旅之賞罰。則參之於斯。非徒以酒食駢羅。而語言
嘲諷者也。其府屬已下。或八都舊將。或從公於征。或
稟之於朝廷。或拔之於鄉里。故天子用清宮傳道之

選以佐之，輟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皆秩卿曹，職領相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噫，大丞相之勳德既藏之天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樂石其已久乎？是年冬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爲記。

鎮海軍院記

杭州羅城記

唐 羅隱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視丘齊之小穀，猶以多事不時而城。況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廻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以南北，蓋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杭州畢城記。

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爲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賊於花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于城之謀，未足以爲百姓計。東眄巨浸，轉閩夷之舟楫，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不意攘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榮。由是復與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於冬十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壘，合於冷水源，綿亘若千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

服童耄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但無他感。千
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於
人。而損之已者。吾無愧與。某年月日記。

伯樂川記

唐 羅隱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峻德。以元
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
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以駕四牡。
鐙八鸞。旆旌悠悠。車轡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
于橫野。己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
高阜。闢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
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崑尤
伯樂川記 一
勿其五兵。若敖慙其六卒。洗洗乎信。可以惜。寧慮而
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致饌。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
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
既盈。釀酒有英。胥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
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
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
上。厥有棄地。皆爲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捨之則
俟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覲。
于王。議工徙而東。爲此會。爰救爰度。匪遊匪追。薈食

無再舍之勤，扞諷爲一夕之衛，不忘于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爲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哀其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力。近利者，姦之所生，於是乎禁和，雖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漠，書田庀賦，講射訓騶，蓄信義爲國寶，修德刑爲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聳，樊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伯樂川記 入 二

戎之利，卻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爲後，晉大夫以同官爲僚，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楊厥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釣臺記

唐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于天子，賤莫賤于布衣，龍爭蛇蟄，今風雨相遺，干戈載靡，今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惟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爲一旅，入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等差矣。况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風雨對

唐 羅隱

風雨霜雪。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蛟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蛟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倫也。夫復何言。

說天鷄

唐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鷄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鷄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鷄。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背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倚見敵之勇。戔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畫天鷄

辯害

唐 羅隱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鈎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體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鈎網者也於戲

辨巫

唐 羅隱

荆楚人浮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歡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稔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饒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拾甲子年事

唐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推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別注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悲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益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節以雄才傑器而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權自兒女子且襲如

拾甲子年事

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拾甲子年事

二

諱石烈士

唐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持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駝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旂節寢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

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若不勝按驗吏罔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具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

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旣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家史遺志

唐 羅隱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
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
澤洋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
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
焉

家史遺志

下

梅先生碑

唐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
政雖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
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
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綱突幸臣牙止於極
一狂人唯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
任有朋黨蕃衍之夫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
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撓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
梅先生碑
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嚙而不吐也嗚呼羅祿
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
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
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
多也遂碑

兩同書

唐 羅隱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上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

兩同書

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蒞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

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于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肝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臥黃軒致順風之請潁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鰥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况天子厚載之恩而爲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生之餘

兩同書

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城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瀾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

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
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
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
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
弱爲強者所伏強爲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
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
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

兩則書

王

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
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
能成其剛金剛不較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
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
人椿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醜其肉矣晏嬰身短
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修
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挾革此非不勇
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
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健

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
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
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況
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
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持
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
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
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
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
兩則書

入

四

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
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
柔仁以禦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
極歸成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乎
嗟千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已而責人
壯可行九不能自制其嗜慾村堪舉鼎不足自全其
性靈至令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所笑豈獨
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
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大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
爲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
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不之
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
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
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
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
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
兩則書

五

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
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
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
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
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堦茅宇絺衣纈
綌拾難得之貨捨無用之器薄賦歛省徭役損一人之
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
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
斲無用之器厚賦歛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

兩則書

六

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
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
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懼其亂也人主
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
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割股啗口不足謂其美也溫
鍾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
也腹之且割豈異口之割耶踵之且溫豈異心之溫
耶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其益
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其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
損已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
其上聖克保耆願之壽也益已以損物者物既損矣
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
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
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
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憚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憚
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
常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
無厭貪求莫止士饑糟糠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

土水榮其錦屬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途
鯨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
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
聖人乃道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
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繫
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
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

雨田書

入

七

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
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
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
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
席求賢責東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真龍就
位振鷺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
也披裳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爲豕
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願逃其耻也
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

雨田書

入

人

增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式于木之間
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羣才必至駿足攸歸何則以
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騎漢祖輕過趙之罵故
有諸侯不附大臣構逆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
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慢
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
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
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
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
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
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
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
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
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
行不合道言不同則去之楚越若脫屣屣奈何同
之是以虎豹墜谷螭爲壑粉蠹蟻隨風無傷絲髮輕
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爲勞
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

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鷲鳥將擊必冠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離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者有凌雲之操也若輩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學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峰

兩同書

人

九

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柏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致也况夫人者異乎松柏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條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

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端自殞於泉壤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養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水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蠖糾縲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

兩同書

人

十

禮誠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臟四支猶非我有而况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酌而遇盃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

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肯殷紂沈湎而致丁
妹好辭同輦之嫌姜氏遜淫而無耻豈非貞濫有異
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
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
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誠宗願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
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
其是之謂

理亂第六

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

兩圖書

入

十一

契以通隱情刻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
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
雖守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
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坊陸
賈論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
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
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
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
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

兩圖書

入

十三

不伏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
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歛無度人不聊生遂使
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
天下也若陶者之挺器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
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
雖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
以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
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
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
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則教化無
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
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
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熏
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
弊何者昔伯益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
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
害亦以其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
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即以軍旅而

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慕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
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
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
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
之後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
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
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
就之私益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駒駟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鶯鶯翔遐莫非六駟之
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
駁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
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
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
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
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
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

者姦宄無端真偽匪一或貌恭而心僂或言親而行
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愆大以求變或
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隙此則苦
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
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真偽之情
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
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
忠僞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
臣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虛綰
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誑賞以類
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
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
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
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
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鏡之爪之不鏡長則不便
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
近在已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爲之難況於臣下
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

是非蓋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馭馬
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由不
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
者其轡煩則其馬蹶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
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
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
而奸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
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
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
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
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
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
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
之謂歟

真偽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
侯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然
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蹊形彰而影附唇竭而齒寒苟

南齊書

人

卷

南齊書

人

去

有其真不能無其僞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
不側身馳心以恭英又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
攘臂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
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
瑞傷之者謂之麇然麟鳳有圖麇鷄無識猶復以真
爲僞以僞爲真况忠逆之情靜躁之性愚靖者類直
智狂者類賢潔已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主情
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
澠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詒
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
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郭
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
真所非不必僞也故真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
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
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
我之所疎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理洪
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
所慢而中山卒拔鄒通延壽於漢主而非傳說之才

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舉不心是
獨見未爲得也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已慮先難
而後易考著以究微使夫登用者不愧其實有罪者
不逃其責然後可爲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
駑駿可分不若孫陽之舉也桑刀微之於斷割則利
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
事則真偽自辯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
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
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居視以

兩兩書

七

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
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呂尚之
八徵驗皋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
渝黃葉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真者得
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
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
蛇非山霧蛇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羣異

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鷺自鼠爲而鷺
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
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疎矣其心未必異故韓叟愚而
重華聖盜聽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
而角哀死亦猶烟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
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雖并大易雖云同人
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
有尚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
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

兩兩書

八

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
面而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
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祭商之隙夷吾小白
初有射鈞之怨末爲魚水之歡田氏懷誑義於齊君
齊君彌信臣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
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
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
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豎耳漢武委之
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

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碣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碣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之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南齊書

八

七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糝土則影象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

南齊書

八

七

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有分矣而猶愛之況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耶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籍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上反以爲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諫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已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砥疇叱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肯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有過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

祥無德是親自下關

王

司空表聖文抄

書屏記

休休亭記

寶烈婦傳

容成侯傳

陶岷傳

文中子碑

題東漢傳後

題柳柳州集後

注懲征賦述後

移雨神

疑經

銘秦坑

仙巖寺銘

三賢贊

與王駕評詩書

與李生論詩書

弔韓文公

詩品

司空表聖

大

三

書屏記

唐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陝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受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與公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鎮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艸隸著稱爲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爲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艸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艸或隸尤爲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氍毹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鏑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爲灰燼痛哉今旅

寓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訂論因
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異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
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衍涕撰錄謹記
之

休亭記

唐司空圖

休休也亦美也既休而且美在焉司空氏王官谷孫
休亭本濯纓亭也濯纓爲陝軍所焚愚竄避踰紀天
復癸亥歲滿稔人既安歸葺于壞垣之中構不盈丈
然遷更其名者非以爲奇蓋量其才一宜休也揣其
分二宜休也且老而曠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墮長而
棄老而遷是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
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仙其名皆上方刻石者

休亭記

也其一曰剛顧謂吾曰吾嘗爲汝之師也汝昔矯于
道銳而不因今乃爲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
我於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以耐
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
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于亭之東北楹
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
天作傳之年六十七矣休休休乎且又設而可以自
任者不增愧負于國家矣復何求哉

竇烈婦傳

唐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瑋瑋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擇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資之酒帛鑿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建輪月方克借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僕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爲貞夫女必爲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爲知言乃著其事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妥其室者况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盞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懈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爲臣爲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容成侯傳

唐 司空圖

容成侯金燭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輪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罷之召見嘉其整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妬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國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其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燭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函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燭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於禁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耻耳既稍進燭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譏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爛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禮。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艸木。虫介。萬殊之狀。皆靡諸掌。握蓋其術亦。凡。草。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備。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銅。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賄。賂。果。爲。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客感康傳

二

陶峴傳

唐司空圖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過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陶命人爲覺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夫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傾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

入伯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
以為戲樂是時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
摩訶經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為毒蛇所嚙遽乃去一
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益水
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為
云終當乘此山水但徇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
旅之中藏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
遊詩酒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
功也蓋遺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
襄陽山便歸吳郡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
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
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
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
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歸
亡爾將安用必須為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
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
體條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令
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

自石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
望計還程崔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
會舟何所詣日旗歌扇正相迎

文中子碑

唐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于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于戰國。致其道于孟荀。而傳焉。得于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于周齊。天其或責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廊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慨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辭曰。

文中子碑

聖哲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輸于我。貞休之基。

題東漢傳後

唐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荷厲鋒氣。果於擊拂。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勢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爲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况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嘖嘖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已者。庶可與權。

東漢傳後

題柳州集後

唐司空圖

金之精麗。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見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掉。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鐸。而。徇。其。呼。

柳州集後

吸也。其政皇甫禪。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遠。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曲。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注懲征賦後述

唐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肯道文學。以欣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譏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與蟲。蛟之飲鐵。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

注懲征賦後

然則著明幸於奔黜。而能以懲征爭勦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泥面。牆而悻謬者。何翅於此邪。愚前述雖已。然道其道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宅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頽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稱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

控告舉於警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探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移雨神

唐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刻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旣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旣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已神據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爲仁息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茂是歟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顧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僥竊爲神危之奈何

疑經

唐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卽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恪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僅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或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銘秦坑

唐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舊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邪

銘秦坑

仙巖寺銘

唐 司空圖

巖之崩森戟鏡天中宅靈僊滌之作風倕洞壑地海
山鑿越之裔甌之隅人逸而腴其其帥其牧寺圯
而復

仙巖寺銘

一

三賢贊

唐 司空圖

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
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果而斷微也直而遂俾其遭
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
謀厥羣雄君勞臣惕荒夷阻闢百千年社稷

三賢贊

一

與王駕評詩書

唐司空圖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即賢而斷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爲率人以毀真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左丞蘇州趣味澄澁若清沅之貫遠其王駕詩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勸而氣厲乃都市豪傑耳劉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閭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地潛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明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義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皆靈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作也

與李生論詩書

唐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遠輟者知其醢酸之外醇其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風論抑揚滄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與李生論詩人

邪王右丞章蘇州澄澁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案澁方可置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快然得於早春則有艸嫩侵沙長水輕著雨清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淡夢無慘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荷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戎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

船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得於寒下則有馬色
經寒慘鵲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驕驕思故第鸚
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凋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
有基聲花院閑。幡影石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
鶴夢林靜蕭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苦龕
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原則有
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
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
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慙。花發過歌成雖庶
幾不瀆於淺濁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
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
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
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殷勤
元日日。歌午又明年。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作
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所以神而自神也豈
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鞏固有難色儼復以全美爲
上卽知味外旨矣勉旃某再拜

中舊友詞

唐司空圖

范陽盧氏子曠與人交必先熟仁信道德然後古蹟
無間始卒之道必全或重之以非譽固不腴于心或
風之以巧言亦不聞其言盧子之性達于玄虛子之
性忘于言曲好歌詩吟風吸月往往有前章體調七
篇文曹不爲焉過病乎其人皇帝十三年以故東觀
歸孝則達于鄉里悉得盧子事一旦沈疴醫不去卒
于山陽嗚呼天付盧子之至道而時達之天生盧子
之孝節而時反之命耶以其欺天之盜跖胡爲福以
其違天之頗回胡爲促時之爲其跖耶時之爲其回
耶明然子之爲固不及跖之時也某之措意不足以
書孤山雕碧寒水澄練子今已而

二十四詩品

唐 司空圖

雄渾

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
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冲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隨之惠風
在蔣在衣閱音修篁美日載歸遇之匪深卽之愈稀

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
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愈真
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沉著

綠林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
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清月明
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緲月出東斗
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間酒鐘虛竹神素脫然畦封
黃唐在獨落落玄宗

典雅

玉堂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
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
書之歲華其日可讀

洗煉

如鑄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澗磷空潭瀉春
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載歌幽人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
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
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石屢深霧餘水畔

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罇酒滿伴客彈琴
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卽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着手試參如逢花開
如驚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道遠來藉
清言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已若不堪愛是有真宰
與之沉浮如漾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

二十即品

王

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海
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
曉策六鷺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
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
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間
清寒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
猶春於綠明月雪時

疎野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室松下
脫帽有詩但知且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
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二十即品

四

始始羣松下有清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
步履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
如月之昭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沓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
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
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九道心清酒之

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耽琴情往所至妙不自尋
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適苦欲死招憇不來百歲如流
富貴冷灰大道口喪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
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
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

二十四品

入

平

離形得似鹿麋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莫至
臨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
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惠中
令色網緼御風蓬萊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
識者期之欲得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
日往烟蘿花覆茆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
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流動

若納水輪如轉九珠夫豈可道假體如愚荒荒坤軸
悠悠天機載要其端載聞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
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二十四品

入

六

12364

劉蛻文抄

文泉子集序

弔屈原辭序

惻禱辭序

上禮部裴侍郎書

上宰相書

復崔尚書書

獻南海崔尚書書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與蕭員外書

移史館書

與京西幕府書

投知己書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謝舊恩書

論江陵耆老書

太古無爲論

羸秦論

朱氏夢龍解

較農

疏亡

禹謗

刪方策

古漁父

禹書

山書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文泉子集序

唐 劉蛻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墊水入廬潰壞簡策既明日燼其書有不可玩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冠余命也已矣故自褐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外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詆嬰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素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益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精珠璣則將救之雲雷亢衆盛乾則將救之子卑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覆明于襄陽之埜

弔屈原辭序

唐 劉蛻

序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班孟堅各有言蛻不載故也噫大夫之賢懷王之事蛻得之涕泗下承濡毫歷辭噫大夫之爲臣于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向東方朔王褒繼有悼語蛻一小儒也思賢人之作悲弔人之伎著弔屈原辭三章弔公之志也雨濛濛波浮檝搖歌旣而悲伸紙波辭祈公今采之

謝辭序

唐 劉蛻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爲民之禱者屬石燕不飛商
羊不舞民有焦心請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彼巫
歌伶吹竹鼓樓呼空者訖唱屢夕俄然微酒輕宴若
神之來意似憫巫之役是也作辭以弔民云

謝辭序

大

上禮部裴侍郎書

唐 劉蛻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爲難乎贊
功論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
竊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鉤深簡尚則畏不能動乎人
偕儼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
綿謂之續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
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固當背惶踖踖俟乎知者而
自知也用者而自用也安能持一言於已難之時者

上裴侍郎書

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
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不知小人通生有自
可之事樹之爲梔茜種之爲穀粟賈於市釣於江亦
以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於縉紳家
十二三年矣謂壯而習之亂而成基壯而歷級乘時
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坐不過抱關
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近
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強大之親日行六
十里用半歲爲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

月爲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媒妁聲溪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闕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以平律校郡士懷才負藝者踴躍至公蛇也不度入春明門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焉呼蛇也材不良命甚奇將來而功不成事修而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復閣下進之蛇亦得以至公退閣下退之蛇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

上宰相書

二

未可知也于潰尊嚴敢忘終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蛇也豈敢蛇再拜

上宰相書

唐 劉蛻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而悲歌歎泣之不同故當時則歎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恥聞之不在其位則恥不能言之其爲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負戈受疆勁壯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習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相半苦其精力良時不與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反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於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蛇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不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以使後時泣歌恥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用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當今嚴無人矣溪無人矣佐王活人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

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所以得罪

復崔尚書書

唐 劉蛻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已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削簡授僕夫堂上猶遠况千里之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閣下響不私岸谷與高下爲應不戮其便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詞素未嘗遇知者嘗爲齊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受夫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安得勿相隸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受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閣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然後心因閣下而動已爲閣下而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己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即欲立殊節於君受不得其位即欲垂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爲身屈則道不勝語卑則道不明以其誼譁不敢安已矜道也不敢矜於口也伏惟閣下以忘道而圖已孰若道勝而

已勞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在有君乎。而後顯其親乎。閣下不以行已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與論議險直。與儕伍擗毀。與夫承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踞辱卒吏。猶有陷人於急況。蛇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乘人之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爲也。使蛇一旦爲病狂妄人而行之。俄而自成怪笑。不止人之怪笑也。然則希權門以媚嬖。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對南面如濠壁之相峙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已。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殲尸之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使蛇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已久。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豈曾論議險直乎。蛇伏以冠衣不完。潔趨拜未識威儀。又伏念春殊時。四人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蛇再拜。

獻南海崔尚書書

唐 劉蛻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爲之哉。以其進爲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爲諸侯師。默成萬世法而已。爲退默者。爲避人得時而退。默者。爲自進。爲進顯者。爲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爲失志。是以雄才盛德。不可以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其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屬而自遁者。又豈唯退默而已矣。方今天下。百姓不戰爭。步臥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未。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根穿皮蠹之患。尋已伏誅。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晉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計。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振甲冑也。今則仕由文。著官自清顯。曾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筭權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故不以天下之

廣居自隘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爲時乎未可也嗚呼蛻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戶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皸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於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閣下進爲天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之時奈何得爲踰垣蠶腸之蛻乎故先自棄南轅再拜

謝安書

二

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拔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二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謬笑

賀多人拜右拾遺書

唐 劉蛻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它日無不棄之若驟以地遷耶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將有在也魯欲用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使不止爲執事且爲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得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所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蛻幸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著歌謠爲訓誥也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丞相意

賀書抄遺書

一

與韋員外書

唐 劉蛻

蛻性甚真，頗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用，遲其
過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
雖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於文，窮泰不忘
於文，雖分不出吟，實愛且專也。執事以爲愛乎？未也。
蛻爲人子二十二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爲粗豆戲，其餘
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爲專乎？未也。伏念方今
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
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
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車而問於路，執事以爲可教
與否？如曰：吾幸知其徑途，安得無言？執事正可以
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
蛻云：所愛而專者，有謂執事之然也。深如此而已。
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移史館書

唐 劉蛻

蛻早懷忿，懷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盛或病
妄，猶將自復其意。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
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曷嘗在洪
水下，比湯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
軻時，曷嘗在禮崩樂壞，揚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
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
外其身，反天維而亂中正，自晉以來，相率能怪而狂
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往者，不其欺亦不資其
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
爲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僞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
之也。故竅護其事，以愚其民，爲殃罪疾，苦隨所作詐
僞而及諸身也。是欲教化固天下之心，以助行政教
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爲中正衣冠之所棄，則
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汙中土。未半年
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出一天下也。僕故
詢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

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詩書。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爲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爲。則已。若爲之。斯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惟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污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身處草野。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

與京西幕府書

唐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旣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於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于心。謂小子之言何如哉。

投知已書

唐 劉蛻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爲導衛羽儀。金革乎
勇衆之器。今爲節奏和聲。射官蓬蒿。幽燕少年。耻蹈
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
事哉。漢既治世。詩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故冬
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贊拜。定茅薶之
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修。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
蕃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

投知已書

六

哉。材力既以相譽。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妖言。
東漢爲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野死。今布衣匹夫。
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
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黨。無私
之道。莫過乎當時。譽能之心。莫過乎閣下。嗚呼。苟有
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斯爲閣下惜。有其人
有其時。而閣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爲來世。予蛻生二
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過遇當時之人。
言成而管樂乎其時。出車詣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

蛻侵已才。下於蛻。畏蛻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
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爲來世。予
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爲異世。同乎文字。所謂當
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乎能盡
門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既接之。復用何詞以譽
之。譽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
德有知已。居窮守道。歟。且不朽。復何事哉。

投知已書

六

二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唐 劉蛻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蓮豆破折尊盃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王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不過于一日尚猶偷情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誅不順鄰里日起紛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

鄉飲酒禮書

一

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耆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攀踞稽首于髡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者不敢近妾婦者其于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慚髡褐乎髡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卽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漁耆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髡褐授昭昭

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手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事而際者時訓習之毋使每歲臨事而墮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

鄉飲酒禮書

二

謝舊恩書

唐 劉蛻

蛻嘗感近世知已驟離。交道沈廢。不忍終日。疚之于心。思出其門閭。上謁于公卿。水行吳楚之城。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爲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之望。况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介紹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綬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始終出處之事者。况蛻之遇執事于南康也。其來六月而餘。無不得日奉論議。欲變陰谷爲生植之地。起死人爲奔走之夫。返覆踰時。將止復動。雖人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其病。榮其達。則或過于執事之心。至于誘掖殷勤。不遽以違命見絕者。則昆弟親戚相強。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蛻前日來求人爲知已。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而大人之身。宜如何以報謝。將報謝後。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且厚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且試托之韓繁秀才。風

雪滿硯。不獲多書。

論江陵耆老書

唐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饗其仇。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慄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后。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讐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耳。

國幽

江陵耆老書

工

太古無爲論

唐 劉蛻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爲而人化其禁畏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旣爲之君。又爲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生而自禁。畏令而君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爲太古時人也。旣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辨。孰能得人心而化其無爲哉。夫天下之服一人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已。果心服歟。而心無爲也已。誰爲太古之人也。而勤何居焉。夫庖犧氏之用契書也。始代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無爲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爲之信。果使其心則是。而尚不教者也。夫人之祭也。必齊。而後能敬。若豺獺也。則不教而祭。君子苟。而能則。獺亦敬也。何貴人爲。故曰。不得時者之言。

羸秦論

唐 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汰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官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立歟。今或怨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筆性自別

朱氏夢龍解

唐 劉蛻

是朱氏言晉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
曰朱氏子曰子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子
夢一丈夫荷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
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
夢之不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
者其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
爪施甲翬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邪是朱氏
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
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
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闢者亦畫者也史皆
謂之龍且明史之妄况朱氏之學妄哉大龍不輕出
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闕故知皆非龍也嗟呼龍
以變化爲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
而如蟄如蟻如蛇如魚未可知不爲龍也或者謂如
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較農

唐 劉蛻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於民。敦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後世之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則俎豆其功。聖人救壞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爲旅人。疵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器。然後爲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肯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

疏亡

唐 劉蛻

盜惡名也。取之有以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死而生之。則民樂其取也。後豈擇其故歟。故昏夜之盜爲小人。衰亂之盜爲丈夫。能知其取者而嘗蹈其背也。故不以無人而棄其守者。有大棄天下者。仁義盜其名。有小棄其國者。小人有盜其器。故春秋曰。盜其器。聖人以正其名。嗚呼。盜非惡名也。左右前公。可懼哉。

疏亡

謁謫

唐 劉蛻

有肪兮墨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滌
兮欄而謂之不芳有軸兮鏤而謂之不轍聲喧啼以
無音兮氣鬱悵而空咽既憇憇以憎懼兮又謾謾而
不訣誣彭祖以爲孺兮譎塲子以爲老賤衆人之難
信兮持夸者之不悅佞爲贊兮何去奸爲穢兮莫劓
爲譽兮莫銜謗爲玉兮何切疵既腹而必烹兮木
方焚兮必折心輓輓以似車兮思綿綿而如賤手欲
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綫既不辨於顏跖兮遂一貫
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倏假念帝座之
不燦兮胡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
勞刺

騷怨

刪方策

唐 劉蛻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爲昏諛淫逆徒而將徵
於古謂古不盡善若其滄泣以信其詐罪已以固其
恩陰謀反覆從書以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
民也去善者不足懼管紂讀是夏書而嘗咲其亡國
嗚呼惡旣不足以鑑則刑可也古無其迹可也無其
迹可也

刪方策

古漁父

唐 劉蛻

髮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吾而獵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圓山而警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入于大澤虞之受教之以漁漁利厚于吾末之年富于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問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

古漁父

入

一

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鈞魚方肥臣鈞未及吞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盡戮于燮理者辛應曰雨不得魚市不關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鈞魚必爭而且威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鈞豈非君其餌薄乎何哉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以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退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鬪以薄雨舟果與俱覆明日訟于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舟多獲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獲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日眠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給一器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古漁父

大

二

禹書

唐 劉蛻

上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
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
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
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
勤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
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
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
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
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
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
夫八年之期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
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
者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士

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
人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
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愛
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
乎。

山書

唐 劉蛻

子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窮
自號爲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爲山也融者而爲川也結於
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疏決以忘其及故
山之性爲近正川之性爲華爲是以處其結者有君
子處其融者爲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爲人民爲禽蟲萬物

山書

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
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
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不
爲萬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而象動則有爭殺
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爲吾視其指而心
亦離則數數人乎心矣故知指生六而爲有餘生四
而爲不足不足與有餘也爲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
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先濟其用故甘之吳山於榆
末而後網罟不足于野以牢養于宮中故天下忘身
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熟而棄其皮亦足矣
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
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然則造其爲而耻
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耻人學者聖人
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爲川旣出而必伐舟也舟旣入
水而蛟魚相市以其居泉而遠于殺者也今則造泉

山書

之具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其禍

利以觀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
下去嗚呼爲利物所間爲道亦不僞故始愛其應者
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以滅其後道薄而
所去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者則殺
人甚于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功固之利苟有利
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于野則無
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珮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爲之貴是欲親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

之嗚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于天下天下從而禁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

山書

王

廢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爲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

爲學豈有歲故勞于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于使人然而雖佚不忘學以其勞而未嘗運是故死而不得止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飛鳥走兔在其中付大藏之輪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

內故大信者不使人付有道者不使人求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于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于名則君子愛身不甚于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爲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爲善不獨樂欲爲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

山書

人

四

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有惡雀鹿之甚者揮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帝晉旣可以駭物則帝晉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猿鳴不過薛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破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緣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破其心哉

子書之最異者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唐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艸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疴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瓦器徐方之土文于侯社夏翟之羽文于旌旄登龍于章升玉于藻百梓州文冢銘人

工婦人彫礪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于天而不獲助于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噤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具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如朽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滄海如震如動盪怪異夫十爲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

之侵逼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之使戎虜以順文于野文于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山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甚稀豈非不獲于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圈者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震下坤上之同人離上乾下三策者曰嗚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鑿吉卜于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

梓州文冢銘

二

吉卜于水而問閼土叶吉震上巽下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絜祭祀之榮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壤乎生芻蕘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甌陶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于樂爲土鼓爲由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爲郡邑以興宮廟坎爲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爲壇廟乎窳爲升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爲吾用唯速化爲

百工之用慎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爲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滴爲醴泉以味乎謂口慎無腐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爲蘭茝以佩服見笑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能言舒而爲黃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覓之未返者亦命而爲弔三招之號曰在凡閼而來歸兮奄爲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魄在口吻而來歸兮終不汝久憶筆絕之年而麟見其文其無崇乎吟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

梓州文冢銘

三

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誰貞將利其子孫乎

漢陵唐寢樹爲荒草冷如此冢却留千古每讀之遂以大白澆曉墓前呼曰劉生勸汝一杯酒

劉軻文抄

三傳指要序

上座主書

上崔相公書

上韋右丞書

重與陸賓虞書

與馬伯書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早詞

劉軻

農夫禱

廬山黃石巖院記

王氏廣陵散記

栖霞寺故大德玳律師碑

廬山大德塔銘

三傳指要序

唐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
蓋聖人之立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
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
習之所至歷乎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所習互
相矛盾學者準載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開後生者邪
抑守文持論敗壞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
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摭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

三傳指要序

此所謂本經緯而從組織者矣既傳生於經亦所以
緯於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
會其歸乎愚誠願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
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與始涉者開卷有以
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
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幾道君子有以相
期於孔氏之門

上座主書

唐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勝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願魯紐繇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黃雌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于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是私已于有司非公有司于已也軻也墨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爲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耽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輕耕舍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雖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夷春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大構或農圃餘隙積書窗下日與古人磨礱瀟心歲月悠久寢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于時其于兩曜無私之燭不爲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

之盛親無瓜葛矣未何能發聲光於幽陋雖不欲雖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舉芳入幽不以孤秀不顯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刑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哉乎無朋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乎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人而已哉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崔相公書

唐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爲相，夫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錫狼子是宜微幅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等高，非布衣可以謁其武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爲也。然而潛是心，不爲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兇孽新夷，泰階初平，天

上崔相公書

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者，啼嬰見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爲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磁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於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爲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亦當有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望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

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管窵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贊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子下，誠上非獨貞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於今稱爲聖賢，況當相公首崇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而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夫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爲，見趙魏之地，夾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

上崔相公書

公弟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爲巍巍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爲平準者邪？以鼎寶言之，豈不資天下陸飛走爲滋味者邪？若輕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耻不爲章句小說，極枯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爲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祿也。謹獻所

管著隋監一卷方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
恩幸恩幸軫恐懼再拜

上韋右丞書

唐 劉軻

右丞閣下其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
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爲不多其閣今之事及耳目
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千古既
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揅乎著灼乎龜而下
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
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
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
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形法言思願吐一奇
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
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
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昇平之
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
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
天視也管貞觀初天下注心于房魏而太宗果爲堯
舜開元中天下注心于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今閣下
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于閣下聚

手而指以爲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參於天意耶先承而天弗違則自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管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耶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耶必欲爲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在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土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扁鐺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聽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

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聞日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爲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醒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爲太宗矣固屬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思幸甚恐懼再拜

重與陸賓虞書

唐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譙賞不接然子心未嘗一日
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
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沿河數千里安得不
悵悵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
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
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
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

東陸賓虞書

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
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背肩低脊與諸子爭甲乙
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
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
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于是而欲
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與否脫有知韶
卿人間烏有不心躬嚙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
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
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旣得者邪豈

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子不食
太牢爲不知味者也

東陸賓虞書

與馬植書

唐 劉軻

始存之不以子古拙不責子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鈔黃外餘直索子心于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子以而子何人敢不以心友子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子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于行路之人哉固無也

與馬植書

一

噉噉于內若飲者實滿于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子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子不得不吐于存之矣先此二十年子方見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崇峯于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幽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堯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時若名未揚于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

幾得罪于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

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嶺而南沿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得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于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于古人然于聖人之道非不孜

與馬植書

二

孜也既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于心有經實施之于事有古道猶不愈于堆案滿架矻矻于筆硯間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爲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憤思欲以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于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贊靈語經之

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
置之于泰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
論學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
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
也夫然亦何必咎吾目然後國語則吾足然後兵法
抵官刑然後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故有三傳
指要十五卷漢書又史記十卷黃中通理三卷孟子三
卷隋監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
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于大君之前曰真良史矣

東陽雜書

三

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其如何有知予者相
期不啻于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
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于
今人待邪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
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馬日
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
顓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茅暉薛瑩華陽陳壽言晉洛
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
綰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

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
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瓛
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
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
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
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
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
隋書有若王師邵王冑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
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

東陽雜書

四

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
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
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艸有未行于時及修撰未既
者如聞並藏于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子雖無
聞良史至于實錄品藻增損詳畧亦各有所意豈無
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
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
盡善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承孤衷者無以羔袖
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

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
今予之嗜書。有甚于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嘔。
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
譽不關。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
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虛之下。猶有用一成耕
牛。雨其僮僕。爲相祿。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願神誠知
非失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直耳。敢布諸足下。
其圖之。某啓拜。

東馬植書

木

五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唐 劉軻

前蘭陵令臣况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
識事機。冠宋章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
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
前虎以闢。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漆
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
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
宣王多沽賢。市名達諸侯。聞人聚稷下。若鄒子田耕。

東馬植書

一

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
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
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潔。
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蜴蠃之爲毒也。由
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
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
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
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屏周。俾臣爲蘭陵令。臣
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

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
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謫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
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弃臣如脫故疑臣之去蘭陵
豈不知相君之弃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
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
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汨春姝今雖戰國亦不
敢以他事自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莫相君擇焉
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嚮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
汨汾月熊繹華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文成始臣妾

東春申君書人

二十

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
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
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
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
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
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
侯盛以遊說交關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
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旣疎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
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

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尸歸至今楚
痛豈不曰疎屈平親靳尚而至於爾人亦謂今君
子蘭不得噤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借之屈
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日切骨雖有宋玉
唐靳景差輩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
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
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
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
雖深不爲楚壑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

東春申君書人

三

楚而何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薦寵喜以陰計
中上恨結枝布浸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
王之左右前後不靳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
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
真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
罷蘭陵也哉敢輕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况
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早辭

唐 劉軻

元和九年旱不周畿斗位直午。祝融權威焦金燎石。
雲奔馳雄獸遁足棲鳥不飛。太陰厄薄雨龍慵癢。
泉涸源有水拆枝有地文裂有草戕萎炎光鬱洞。
陽赫曠田莫可牛稼莫可鋤。瞻彼雲漢萬民莫綏。
侯既罷矣奚療民饑行者。燔趾居者。炊肥。廼命長吏。
分土之師。曝至十日。徙地而市。偶泥而龍歌。鍾彈吹。
誕搜祠廟。牲鬯繁祀。威巫虔祈。以期是擬。期而越應。
咎巫不媚。萬民首仰。日瞻其尚。渾碧萬里。光蒸交盪。
於戲天胡不降。原也煌烈。極目一狀。民罕求穀。殍莫。
求塋。拒饑而憊。困煥而瘴。持顛訴天。急睫而望。於戲。
天胡不降。汝南周子。宇靡其間。土靡其屨。不嫁不穡。
焉就口食。祇伺蚤暮。暇惟滯滯。天既不蒙。我憂孔益。
徙市曝巫。揮時紛徙。俗宜此尚。天其。庠汝南周子。
稽首謂曰。大凡天地。陽壯春夏。陰結凝。牙當陽之盛。
陰南施雨。過而不時。陰陽失序。帝心既憂。吏民亦苦。
命太史兆。何失其所。昔漢宣帝。遭憫旱暵。憂惟。下寧。

退避正殿。公卿大夫。皆宰損膳。以禳民災。以拯六親。
爲今效昔。冀憇民患。無使蒸庶。蒼徬渙亂。於戲。胡不。
滂荒焚之境。不勞旻蒼。地惠中國。以綏天子邦。

農夫禱

唐 劉軻

丙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黃爲甚。明年子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伍君祠。其意誠而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達精誠於明神。嗚呼。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邪。曩者仍歲薦饑。人爲鰥寡。田無耕夫。桑無蠶姬。癘疫瘡痍。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斂荒餘之人。挾弓持戟。

農夫禱

入

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群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蠲其租。今之收。令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旣雨而潦。必不爲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爲螟蝗。又慮夫廐馬之奪其食。賊吏之厚其飲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妾無厭羅紈者。吾歛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廐馬。無寒蠶婦。以暖妾妓。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

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馳。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爲。苟不此爲。民其嚶嚶。神其怡怡。尚

糴

農夫禱

木

工

廬山黃石巖院記

唐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爲山岳洩而爲川瀆然則匡阜之氣其大也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怪異自麓至頂卽下宇里餘大千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外行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信宿忘返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悴去留之沿沂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故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烟雲生於履舄風嵐出於襟袖群形浩擾倏人眸子每至烟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聳凌兢上冥冥安知不能與洪厓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顯氣絕態容於後面遠喧卑於腥穢乎河不得然菴鈎也餌也名爲利鈎名爲利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安得跳躍於此乎是知夫禪僧心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

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也

王氏廣陵散記

唐 劉軻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於戲天地卻愴而絕神明側儻而授中散沒而王女生其間寂寥五六百年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鼓鍾時動殷告於太師

廣陵散記

八

無媿於篇聚矣然猶未忝聲聞之縛旣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沉研單思朗然內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之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馬飄鼓星辰凌歷云云我何事焉後瓦官寺其徒聚謀而請曰瓦官寰中之名刹也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捨是而不居吾安仰始出山居焉從人欲也無幾何謂弟子志誠高湘等曰吾休矣丘井夢電之喻必然耳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於瓦官寺律堂是月景申茶毗塔於新亭之後圖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一門人臨壇者有若廬陵龍興寺明則廣陵定山寺道興鄉邑寺行銓臨淮開元寺澄觀九江寶琮寺智滿當州彭城寺惠興瓦官寺靈津崔林寺常靜天鄉寺日耀龍興寺惠登皆津梁後進爲世燈燭賢七十子而後仲尼大聖睹猶雲孫子得不爲師氏名焉今寶稱領摩訶菴芻衆壇廡廡岳大江西南卓然若出若商那之後繼以拘多得不得講釋氏之雄乎朝風承寶稱之知見命叙述且曰吾得子銘吾大師吾無恨矣文曰

極寶律師碑

二

有晉氏家地高瑯琊產栖霞今宿彌有自許身佛氏
爲釋子兮結決纏蓋惠刃中淨誰何對兮璞琢金容
潭澄月映本清淨今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師兮
攝深匡高以遊以遨鏗蒲羅兮梵行既立薪傳火襲
光岌岌兮

新復律師碑

三

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

唐 劉軻

維元和十年冬十月己亥我具壽大師歸于廬山東
林寺既庀事門弟子道深如建等以銘誌爲恩自彭
城劉軻軻嘗執吾大師之巾錫大師行業德狀博能
言之乃走其徒持巾狀于山陽草堂具道其所以來
軻既受事仰而哭且曰軻何心逃忍銘吾大師俄而
曰我而不銘而誰爲于是銜涕漣漣作石塔銘誌云
大師諱上弘俗饒姓其先臨川人祖公悅父知恭世
處大德塔銘

爲南城開儒故大師自童子耳熟家訓故風流舉動
造次必于儒者年十五脫然有方外之志遂依舅氏
出家暨二十二歲具戒于衡嶽大圓大師大曆八載
勅配本州景雲寺後依南昌進律師學四分毗尼既
覃精研究或從我駕說而通者日有百計時謂景雲
且在無患無伴貞元三年止南昌邑南四方風聞
者鑒至時江州峯頂寺長老法雲亦清寺法裔
荆州慶門寺靈裕並有大名于時會有事于臨壇故
三長老攝大師以臨之至四十年春九江守李公康

以東林遠公舊社不可以無至固請住焉前住事
凡一十八會彼城之男女繇我而作比丘者萬有五
千五百七十二人大師既明通大教祖述毗奈耶憲
章修多羅心同曹溪事同南山故及我門而陞我堂
者未嘗虛返我所以駕白牛以驅羊鹿孰謂我為小
乘者乎諒是薦紳先生若顏魯公姜相公並願依遺
民茅民舊事侍大師于虎丘鴈門之上故游二林者
謂生遠猶在將大去乃遺言于二三子曰吾生七十
有七臘五十有六年非不耆臘非不高今則去矣爾

東林塔銘

二

無謂吾死門人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智則智明
雲阜圖信行兄等長號無戀乃相與立石塔于香爐
峯下是月丙寅歸舍利于塔從故事也輒不得讓薦
識于銘銘曰

塔有德功有銘功可祖德可宗宗可師師有資嗚呼
千載而下資而後者知是塔有毗奈耶之宗師

36

歐陽永叔文抄

秋聲賦

集古錄序

梅聖俞詩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續思穎詩序

內制集序

歐陽永叔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真序

相州畫錦堂記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至喜亭記

醉翁亭記

豐樂亭記

業翠亭記

游儋亭記

峴山亭記

泗州先春亭記

海陵許氏南園記

真州東園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有美堂記

畫舫齋記

偃虹堤記

大明寺水記

遊浮槎山水記

菱溪石記

署園伐樹記

洛陽牡丹記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

虞部員外郎李備曹瑛等磨勘改官誥

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崇班儀州寨主誥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誥

大慶殿恭謝御札

賜新除宰臣富弼恩命不允批答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上范司諫書

投時相書

與謝景山書

與郭秀才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與黃校論文章書

滁上與梅聖俞書

與蘇子容書

與仲儀書

跋景陽井銘

跋中興頌碑

跋瘞霍銘

跋王獻之帖

讀李翱文

策問

春秋論
縱囚論
朋黨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桑維翰傳
梅聖俞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永叔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母鄭夫人石槨銘
石曼卿墓表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河南府錄張君墓表
澠岡阡表
祭蘇子美文
祭石曼卿文
祭丁學士文
祭吳尚書文
歐陽永叔墓誌銘
王

秋聲賦

宋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曰。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凜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也。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戕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

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奈何其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集古錄序

宋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使強有力而不姦好之而無力雖遠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之人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山崑崙萬里之外更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波淵涵者腰紐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鮫蛟魚金礦于山鑿溪而穴遠篝火候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又

集古錄序

入

多成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鼎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繡象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公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山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顯而嗜古凡世人

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尤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至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共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固子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集古錄序

入

二

梅聖俞詩集序

宋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矣自放於山嶺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積其興於悲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

梅聖俞詩集序

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傳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玉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

梅聖俞詩集序

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逮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江鄰幾文集序

宋 歐陽修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
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
至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倜然可謂一時
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
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
之銘者至二十八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及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
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
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
歿既已銘其墳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
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

釋惟儼文集序

宋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肯親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

釋惟儼集序

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管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遁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

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事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之人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釋惟儼集序

二

釋祕演詩集序

宋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

釋祕演詩集序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

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怯其案。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峴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釋祕演詩集序

二

續思穎詩序

宋 歐陽修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遷擢

續思穎詩序

一

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材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毫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問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

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

續思穎詩序

二

淡叙自佳覺古鍊藻續者反失之

內制集序

宋 歐陽脩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
他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
語頗哀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
文章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
祓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取便於宣
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
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
臣皆適不當道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
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自非
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
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
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
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
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
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令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
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

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
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
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
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
老而已

內制集序

二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宋 歐陽修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
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
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
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
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

建中書院序

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
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
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
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
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
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
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

時兵出兩道一自夔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建中書院序

二

送楊真序

宋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
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
商，絃騞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
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
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
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澀
鬱爲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
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廩，爲尉於劍浦，
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已不平者，且少又
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
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
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

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送楊真序

二

相州畫錦堂記

宋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間里庸人孺子皆得
多貶謫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兄棄於其妻一
且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瞻視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
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
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相將而富貴皆公所
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
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
足爲公榮相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
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
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
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

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
愚譽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
公之志爲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
故公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
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於鼎而被絃
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
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
也於是乎書

夷陵縣至喜堂記

宋 歐陽修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險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壓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

至喜堂記

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甃甃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又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繁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

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而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

至喜堂記

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載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峽州至喜亭記

宋 歐陽修

蜀于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風水道岷江不絕千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闕激束之爲湍澗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美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州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

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若矣自公之來歲數人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極力摹蜀險之不測以形出人情喜幸之至

至喜亭記

入

二

醉翁亭記

宋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醴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

醉翁亭記

一

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予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携往往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醴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在山人影散亂

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醉翁亭記

一

宋 歐陽修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疎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執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安閑旣得斯泉于山

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拔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叢翠亭記

宋 歐陽修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輾轅緱氏以連嵩室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若巡檢署之足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于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絡繹聯亘相附高相摩亭然起淬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峭豁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好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

游儵亭記

宋 歐陽修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山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海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因于什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江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施惠游于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初二日舟中記

荆川曰歐公零零碎碎無甚緊要而說來頗致脩

然最其所長此記尤稱奇

游備事記

八

二

游備事記

宋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

峴山事記

八

一

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嘗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剝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

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廻廊之壯又大其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
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
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
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
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
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
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

觀山亭記

八

二

泗州先春亭記

宋 歐陽修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
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于淮越明年
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
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
焉然人力出于州兵而石出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
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先春亭記

八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于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
饒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于此于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
之寓舍口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
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
貶夷陵過泗上下是知張侯之言爲政也昔屈單子
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容至不授館

燭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
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族
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
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
官張族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
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海陵許氏南園記

宋 歐陽修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其亭
其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淞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
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
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掌
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
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
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
辭氏南園記

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
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
園誠不足施其智而于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
矣子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
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
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
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
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與兄
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不忍

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洩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嘆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于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許氏南園記

二

真州東園記

宋 歐陽修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

真州東園記

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譙之堂闢其後以爲榭賓之圃芙蓉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櫺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闊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悲颺鳥獸之鳴音也吾于是信有力焉凡園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

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樂焉又曰其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于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

其州東園記

二

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有盡意

李秀才東園亭記

宋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國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閭國相勝攻然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鄆參相介壤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常通中國盟會朝聘倍二年方見于經以俾見書京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于蒲騷鄆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于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土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闕陞嶺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地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

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去來園。其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河。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情草之茁者。叢蓁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于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尾斃之。潤石物其泐乎。隨雖隨。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于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二日也。

荆川曰爲人作一園記。直從郡國說起。何等布置。

有美堂記

宋 歐陽修

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可兼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然其樂不可得兼也。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聖宋受命。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者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鉅賈。風帆海舶。出入於江濤洄濤雲烟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賢。

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與其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宋梅摯出守杭州。仁宗御賜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故梅取以名堂。而歐記之。

有美堂記

入

二

畫舫齋記

宋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與。則穴其上。以經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拳。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者。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嘆。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

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洄激置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子聞古之人有逆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子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乎友蔡君謨喜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以題于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畫舫齋記

八

二

永叔盡舫子固學舍皆以身歷江湖爲出一段學問別有餘致

偃虹隄記

宋 歐陽修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偃虹隄記

八

十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夫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于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凡
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
以數計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于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于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
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
一時之譽思爲利于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

滕侯記

二

大明水記

宋 歐陽修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
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
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于
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
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
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
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

大明水記

八

以楊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
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
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
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蕪州蘭谿石下水第
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
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楊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
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
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
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

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文瀑布第十七柳溪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
西山瀑布天台千文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瘧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確證甚安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淳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

大明水記

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遊浮槎山水記

宋 歐陽脩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刱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

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耳。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于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琴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善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靜庵山記

菱溪石記

宋 歐陽修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臥于溪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潛爲符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符谿者。詢于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譏，其嫌名以符爲菱，理或然也。溪傍若有遺址，去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二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于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家，遂立于亭之南北。亭員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遊之好，夫物之奇。

者棄沒于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
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
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烟零落至于子孫
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
去也哉

荆川曰委曲幽妙

袁宏甫記

八

二

署園伐樹記

宋 歐陽修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爲蔬圃
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
因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
而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蔽而新
植者不得暢以茂故其材拳曲臃腫踈輻而不堅不
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
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
杏故特不得疏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
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
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適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大曳薪過堂下
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
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
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

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否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修然其言而記

後記

入

二

洛陽牡丹記

宋 歐陽脩

花品叙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陽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商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是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

牡丹記

入

一

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旁礴之間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氣宜遍四

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大瘦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一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固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極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心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

牡丹記

入

二

妖語曰天反時有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旌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

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

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蕊真珠

延州紅

牡丹記

三

多葉紫

纓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瓣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纓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瓣紅鶴翎紅珠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

葉底紫皆志其異者

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
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
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

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此姚黃差小

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
遂著

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為某
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

雜記

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壽家始樵者於

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

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

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齋其園今普

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花傳民家

甚多人有破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

牡丹花王今姚王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

韞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一日青州紅故張僕射

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駝其種遂傳

洛中其色類腰帶韞謂之韞紅

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
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

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
深紅此造化之尤巧也

鴻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本肉紅如鴻鵠毛色

中葉者尤佳

雜記

此花自外添色近萼反淺白而添檀點其心此尤可

愛

一瓣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三指

撮之

九蕊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

密蹙其蕊為

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陽以穀雨為開候而此花常

至一百五日開最先

丹州延州花者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

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

左花者千葉紫花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

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著

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

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

猩血

京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葵

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花可延

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他花最

牡丹記

遠傳云唐未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

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

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

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

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

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

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

是紫花忽於葵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朵明年移在

他枝洛人謂之轉枝花其接頭尤難得

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

宅今有之

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

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

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

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

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

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

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

牡丹記

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

草計有若今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而寂無傳焉唯

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朵而

已亦不去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木際多

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

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

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

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帘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
陂隄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
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
爲留守時始進 御歲遣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
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
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帶乃數日不
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
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
山篋子人家治地爲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
壯壯丹記
著者一人謂之門園子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
直錢五千秋時立券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
其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
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千
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
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裏用軟土擁之以弱葉作
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唯南向留一小戶以透氣至
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種花必擇善地盡
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欽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

引蟲食白欽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
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
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
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
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翦其枝勿令結
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旣去翦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
上其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
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
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
壯壯丹記
工謂之氣葱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花復盛
此鑿花之法也烏賊魚骨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
死此花之忌也

贈轉吏部侍郎表

宋 歐陽修

嗚呼若驚况彼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政傾至懇之誠
仰瞻高明唯知跼踖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
局量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
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
報但虞填壑之後時弓劍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
屬皇明繼照聖治維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駑而自勵
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
無功之爵賞非唯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
何而甫茲隔年再以增秩方命昔之始下駭群聽以
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彿夙夜莫獲
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
察其惓惓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
而從人之欲天高或幸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以息
詭譎之論庶安常業普卑愚衷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

宋 歐陽修

昔下詩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儀
海澤之封並列蓋敦因體惟曰親私維始彼於寵章
當推擇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寶婺
分輝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
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謀茲膺蕃
衍之祉俾新禮命式永褒榮於戲寵秩既崇在平有
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祗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
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兵部員外郎李倫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
等磨勘改官詰

宋 歐陽修

勅具官李倫等國家外建厥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
退之法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能
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于官久勤歲月以
勞叙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磨勘改官詰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傳內
殿崇班儀州寨主詰

宋 歐陽修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
爲行旅而乘障者不亦久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
進若大異官俟爾立功

磨勘改官詰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誥

宋 歐陽修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
征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勲茲以爲寵猶有
責爾其圖之可

宋 歐陽修

大慶殿恭謝御札

宋 歐陽修

勅内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
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玉基撫
萬邦之有衆儉于已使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
之民佚固敢怠忽庶幾治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
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邊
隅不鋒風雨以時雖庶物之成和碩眇躬之增惕是
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卽廣殿之翼嚴擇

宋 歐陽修

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
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
冬至親祀南郊卽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
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
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副務遵典禮勿俾煩勞
咨爾多方咸體予意在茲札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 歐陽修

省表其知卿有愛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已有經
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蓄久而積厚則施之
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
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
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
而縉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
卿其何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富弼批答

賜知建昌軍沈造勅書

宋 歐陽修

勅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黃絹袋
享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穡樂此有佚之實擇其
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茲示諭
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沈造勅書

上范司諫書

宋 歐陽修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
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
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
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
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
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
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
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坐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
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
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
諫官雖卑於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
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
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
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
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
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

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
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
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
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
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
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
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
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
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矜
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歎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
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
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
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
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
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
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
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
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

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還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而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一朝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副時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雄偉

投時相書

宋 歐陽修

其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亂。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僞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闊濶。肆失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徂徠。然復思之人。之有不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開擊柝。惴惴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

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
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
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
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
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
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
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
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
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
羞。謹以所業雜文。此軸。冀賜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謝景山書

二

與謝景山書

宋 歐陽修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
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
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為文章。一
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祖駿之馬。奔星。覆駕。又節之
樂。抑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
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節。常節接輿。屈
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
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辭人之交。
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
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談往還書。不
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
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
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
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
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與郭秀才書

宋 歐陽修

僕昨以吏事至洪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
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諸
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
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可
違乃取羔鴈雉鴛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
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續畫之布以飾之然後
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殽幣

與郭秀才書

一

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鴈皮布爲
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
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
賦詩女曰鴛鴦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雄佩以贈之
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琬琰之美以送客雖無此
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
辭暴練緝綴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鈔若贄

以見當世公卿大夫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
庭而禮加簋豆實幣能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郭秀才書

二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宋 歐陽修

修啓。鄙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捐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谷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

東集古錄書入

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者。乃直其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非其不幸而得所託乎。夫。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

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其僭竊者。

風調流美

東集古錄書入

與黃校論文章書

宋 歐陽修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華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於中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東坡先生集

十一

近世應科目文辭。其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謹白。

滁上與梅聖俞書

宋 歐陽修

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移以至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東坡先生集

一

與蘇子容書

宋 歐陽修

拙詩赴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行香後乘涼枉
駕作一孟飯奉待却有絕品茶數種可試

絕類子瞻

與蘇子容書

與許儀書

宋 歐陽修

新歲晴和不審尊體何似湖圍清曠春物嚮榮然尚
在道音必未欲會聚其如閒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
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畧亦無
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
報也

與許儀書

歐陽井銘

宋 歐陽修

歐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
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
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
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其
詳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
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
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
歐陽井銘

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跋唐中興頌碑

宋 歐陽修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
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摩崖石而
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
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
史李建中家蓋十季前崖石真本也尤爲難得爾

跋唐中興頌碑

跋陸鶴銘

宋 歐陽修

右陸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顧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康奉爲書

跋王獻之法帖

宋 歐陽修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聯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幽爛然在口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詭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康奉獻之帖

讀李翱文

宋 歐陽修

子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延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美二鳥之光榮歎六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器器而維處兮戚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變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

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策問

宋 歐陽修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 明天子仁聖思致民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

策問

宋

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教而並詳述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民欲其不近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房者其言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理不獨學於古必將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護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

矣若夫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黜陟詞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悌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策問

宋

二

春秋論

宋 歐陽修

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門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聖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

春秋論

六

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

春秋論

六

七

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詭言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子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歐公每正論必本其說之自而隱括人情以折衷

之故往往痛快

卷之三

三

縱囚論

宋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
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豈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

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繼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繼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繼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卒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朋黨論

宋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利盡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五代史宦者傳論

宋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烈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勞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扶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當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禍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

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及矣。使其一悟梓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宋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處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皆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千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祖。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一沽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以此觀之。豈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壯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

豈獨伶人也哉

此文與莊宗雄心可上下千古

桑懌傳

宋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隨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屍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其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餘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邾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邳池尉時古險地多盜山而青灰山尤

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
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
憚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之憚信之
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
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于山口
憚素不自免憚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
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
罪出巡檢憚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
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授二十三
人名使往捕憚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
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
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
卒變爲盜服以出述盜所嘗行處人民家民皆走獨
有一媼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偶復閉柵三日又
往則携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盜
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輩媼曰彼聞系憚來始畏
之皆遁矣又聞憚問營不出知其不足畏卒皆還也

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歷
遣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慎勿
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
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于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
于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
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
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
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憚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
銀有固不可也更怒匿其閭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
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
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憚往盡手殺之
還乃授開門祇候憚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
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實厚而彼輕得
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實
歸已上者以奏發示予予謂曰讓之小聽徒以好
名與詐取譏也憚歎曰亦思之然士懷其心何如爾
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
爲也已余惡其言卒讓之不聽憚雖舉進士而不甚

知青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
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
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憚善劍
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過人常畏若不自足其
言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
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
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謂義勇之士其學
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
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
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
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憚事乃知古之人有
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憚所
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
第之

柳聖俞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駟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
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
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
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贈
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五
月丁丑塋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
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
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賢戚童兒野叟
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
所資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
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
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
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
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

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屬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驅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工文康公見其文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證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沔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關繆乃命編修唐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逸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郎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

安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景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堦曰炯曰龜兒一早卒女二尺長適太廟齋

鄭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賸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鈞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通篇以詩爲案

黃夢升墓誌銘

宋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兩科初任興國軍承與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問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謫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予知我者乃肯出

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塋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于哭其兄子庠之詞曰予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泯未嘗不誦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爲不爲塞壘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予爲夢升而悲

叙生平交游感慨爲志

張子野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塋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於子也初天聖九年子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慕餘賢豪且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子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游思從異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簾童然秃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塋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于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總寫交游之情而自任及樂善宛然言外

子野墓誌銘

三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各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殯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許死而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槨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

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
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
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
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藝其五世未
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
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
三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
雖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
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

孫明復

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
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開居徂
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蓋以師道
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
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序
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
有爲其成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
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
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

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
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
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
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
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
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

孫明復

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
謂待彼謫嬖愆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
東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
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塋其
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告曰謫嬖愆
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銘曰吾詩不云乎子
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哉等曰吾詩不云乎子
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今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邁
邁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
桓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意子雖毀其何傷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宋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
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欽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歿其父太子太師以
其子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
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
塋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
于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
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塋君諱舜欽字子美
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
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
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
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
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
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
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

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
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
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用兵事天子奮然用
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
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
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
公弼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
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各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
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書曰書一舉網盡之矣其後
三四大臣繼罷去矣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
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
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艸
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
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
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
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
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
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白澂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

次陷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
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
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
宜子述其得罪以歎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
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
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段終世以
顛擠荒孰問兮查難却鑒于之中兮有軀而無施文
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
垂

悲咽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有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惟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 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國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退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敗

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有延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厭其如斯

無限深情

尹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知師魯者亦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

師魯墓誌銘

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終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叅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貽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范淹匿不歸人謂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川兵大將韓懷敏奏起爲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辭而尤爲經畧使韓

公所洩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吳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以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師魯集卷第八

二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言師魯以公使錢貲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知州酒說得疾無醫藥昇平南陽求醫不效死於任上其子在前無其侍之色與賓客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

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歟之溪四之窰石可朽銘不滅

師魯集卷第八

三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子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
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語之未暇作居
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
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
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
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
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

謝氏墓誌銘

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滌濯縫紉必潔
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平
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
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
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
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問則盡能商榷
其入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
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
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庸賢問登其屈已

下之邪惟以道德爲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
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
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
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
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
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
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鬼且塞
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此予忍不銘夫
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

謝氏墓誌銘

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望宛陵以貧不能歸
也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濤兮土厚而堅居之
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去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
今然後爲安
法度怡好

母鄭夫人石柳銘

宋 歐陽修

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柳粵七月己亥
既成銘曰

於乎有宋歐陽修母鄭夫人柳既密既堅惟億萬年
其固其安

石曼卿墓表

石曼卿墓表

宋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契
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
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
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
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
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刺飲太
醉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益
多曼卿落第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
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

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
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
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
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
辟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
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
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太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
遂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
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宴然
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昊及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
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
將自賜緡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
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祖也夫不
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

有曼卿墓志

二

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
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
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奉若不可繩以法
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忤於理者遇人無
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
幾人其爲文章勁健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
客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
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

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
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
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
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
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
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

以悲慨帶敘事

有曼卿墓志

三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宋 歐陽修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氏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薛
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終
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
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進
厚孝謹多才能爲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
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

薛君墓表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旣而曰是豈
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
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強起就職居頃
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弟於其家忠信於
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父而化旣
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
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
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

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諸
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衛將軍夫人鄭
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
守是州子薛氏婚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
爲表于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
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
躬邦君在絳禮我者艾惟父之執其恭敢忘邦君有
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間里之榮嗟我絳人幸慈友
薛君墓表

二

恭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篇未有銘別是一體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宋 歐陽修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于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于隧

薛君墓表

八

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終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飾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碑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

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宋 歐陽修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
良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
十有七年之七月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
魯諶其弟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槧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
納于篋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
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
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
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
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
之卒離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僊
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
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其知名士故其幕
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僊公嘗待士未嘗
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竹竹竹竹竹竹
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

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
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
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君亦工
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
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
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
之葬省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
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
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僊公得罪
貶歿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歿且十餘年王顧
者歿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
遊者十蓋八九歿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
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
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記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
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
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
身云

瀧岡阡表

宋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

瀧岡阡表

人

十

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瀧岡阡表

人

十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矣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川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具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

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死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爲中書平章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自曾祖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封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碑。仰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

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進封表

四

祭辭子美文

宋 歐陽修

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
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
子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
用草不凋。發萌芽於文章。屋梁歎。有如此。
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
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
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
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
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謂得失。不待較。
量。哀子美來舉子觴。尚享。

祭石曼卿文

宋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
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
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
篇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于久矣。猶能髣髴。
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於地下者。
幾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
尺。垂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
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犬驚禽。
獸。獸悲鳴。躑躅而嘯。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
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麝。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
獨不見夫累累乎曠野與荒域。嗚呼。曼卿盛衰之理。
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曠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
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丁學士文

宋 歐陽修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德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論同就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慧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

祭丁學士文

而俟援援姦惡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況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十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吊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又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幾人之致力乃借譽而踰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誰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並

悲痛慷慨

漣

祭吳尚書文

宋 歐陽修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司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臺公之立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平余將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

祭吳尚書文

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平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外官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逝此惜矣大夫所以繫事于家而友朋故舊莫不走哭于門嗚呼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此篇以也字爲節段亦一體也

12361

卷之八

二

王介甫文抄

書義序

詩義序 周禮義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石仲卿字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送陳興之序

送孫正之序

王介甫

芝閣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楊州新園亭記

鄞縣經游記

游褒禪山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慈聖光獻皇后復土返虞愍皇帝表

起居舍人司馬光知制誥

叅知政事歐陽修父贈官誥

賜勅獎諭評議官詳斷官等

勅諭交趾

提轉考課勅詞

上田正言書

與沈道原書

與王子醇書

王介甫

一

二

答李秀才書

答蘇子瞻書

答楊忱書

答張幾書

同學一首別子固

上時政疏

讀孟嘗君傳

讀孔子世家

書刺客傳後

原過

禮論

伍子胥廟銘 新田銘

翰林侍讀學士梅公神道碑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度支葛公墓誌銘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王介甫

三

秦州海寧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臨州吳子善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鄭文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先大夫述

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王同深甫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省副文

王介甫

祭高師雄王簿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周幾道文

景靈宮修葺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書義序

宋 王安石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
事有旨爲之說以歷八名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
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後亡遺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
誦說以故不泯而世遠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
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發明
天下後世而臣父子區區所聞承乏與祭焉然言之
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陋也祗
書義序
所以爲愧歟謹序

詩義序

宋 王安石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而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故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易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

詩義序

八

一

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益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磨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置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棧樸之作人以詩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繼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按公書與詩二序皆應詔爲之者其辭簡而其法

變自典則

詩義序

八

二

周禮義序

宋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憫焉，以經術造之，乃崇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於學，而臣其實量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分，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宗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遠，掃除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迫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良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暨暨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親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安以爲庶幾焉，故遂昧耳目，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

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右司以待制詔頒焉
謹序

周禮義序

六

老杜詩後集序

宋 王安石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其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鄴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沈氏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日用自發焉

餘老

靈谷詩序

宋 王安石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翟之文章梗枿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豕魍魎之穴與夫僊人穆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翟之文章梗枿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龜此士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遊遊於山間之閒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友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於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鑒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繪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茅坤曰荆公文往往好爲深遠之思道婉之調然

亦思或入於渺而調或入於詭須細詳得之

石仲卿字序

宋 王安石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
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
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
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
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
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闕人
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
石仲卿字序序
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
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
以貴者歟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宋 王安石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抵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君子嘗爲畊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采機鏘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噉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達李著作序

送動

送陳興之序

宋 王安石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臯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荆公文往往好爲湛遠道婉然思或入於眇而調

或入於詭有之茅坤評

送陳與之序

二

送孫正之序

宋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子觀今之世圓冠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子觀於楊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比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子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子

欲默安得而默也

情詞可掬

孫正之序

二

芝閣記

宋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芝閣記

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之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情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議論甚大此文章之有識者若使齊梁人爲之多

徵芝事不知添幾番塗抹矣陳仲醇評

芝蘭記

八

二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宋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省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

度支廳壁記

一

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各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

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宋 王安石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于其舍之西偏。旣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于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于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于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衆。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蓀。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于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其賢者爲其

所樂與天下之志以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于周方春舍于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官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暇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于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于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譽子之餘言贅行吝細徧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于是酒酣客皆歎相與從客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

東山閣記

二

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于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前後左右若蹠若踞若伏若鶩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于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言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茅坤曰托通判與客相對之言而又托之書以爲

一篇文安可

東山閣記

三

撫州招仙觀記

宋 王安石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愛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招仙觀記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于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小小結構自有遠山景態

石門亭記

宋 王安石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游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婿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游眺望乎其亦于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于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

石門亭記

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而遠望其中必有樂然者書不云乎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游以爲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游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

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布用亭記

二

揚州新園亭記

宋 王安石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永相府化清事有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郡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弗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費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表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亭吏休而宴。于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表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于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于兵材資于宮之饒地。暇于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州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鄞縣經游記

宋 王安石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吹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兩室

鄞縣經游記入

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寶福寺莊過五峰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晷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徐遂歸去

縣令如此洵非俗吏已

遊褒禪山記

宋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記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之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入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

褒禪山記 本

褒禪山記 本

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至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復有力而又不隨以怠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已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什碑又以悲乎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

二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宋 王安石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
雲瑞圖示臨川王其求記其事某曰有以觀空空
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
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
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
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記

廬山現瑞記

慈聖光獻皇后復土返虞慰皇帝表

宋 王安石

臣某言伏承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反虞聖心傷
摧何以勝處恭惟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
佐保佑功施三朝粵自棄捐宮闈爰及喪事陛下哀
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報德內
外殫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
瞻望闕庭

慈聖光獻皇后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知制誥誥

宋 王安石

勅先王誥命之文何其雅馴而與美雖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討論潤色蓋有助焉以爾具宮其操行修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伴掌贊教往諸朕志可

司馬光制誥人

叅知政事歐陽修父贈官誥

宋 王安石

勅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可

歐陽修父誥人

賜勅獎諭詳議官詳斷官等

宋 王安石

勅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
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
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
擢任在讞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賞不忘于
懷

樂諭詳斷官人

勅賜交趾

宋 王安石

勅交州管内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
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
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
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鼎充安南
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
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侍省都押班字憲
文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運充
勅賜交趾人
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
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克
奔容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
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權政
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
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
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

提轉考課勅詞

宋 王安石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傳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勅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其使布宜以勵能者而擇左右可信之良使典治之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焉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而考慎其實與考課勅詞

士大夫宣力于外者皆安于禮義而不以便文微幸爲奸則朕之志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

上田正言書

宋 王安石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諱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問何以信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田正言書

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日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邇三矣雖倦倦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上田正言書入

二

去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與沈道原書

宋 王安石

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卜歸之思耳上聰明日膺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比山松栢間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今俞遜往因欲漸治垣屋矣

與沈道原書入

一

與王子醇書

宋 王安石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
自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
而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
或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
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
是足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乘常董也誠能使
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

與王子醇書

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
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
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
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
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
而賊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
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種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
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
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

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
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
不宣

與王子醇書

答李秀才書

宋 王安石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時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

答李季才書

雖短而思眇

答蘇子瞻書

宋 王安石

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婉麗與鮑謝伯仲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肯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此君常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

答蘇子瞻書

答楊忱書

宋 王安石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質其言濟其實賈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竊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默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

答楊忱書

我者雖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默然其爲我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樂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張幾書

宋 王安石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於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入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耻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易進說也况如某少知義道之

答張幾書

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同學一首別子固

宋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不予疑也

南學別子固

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上時政疏

宋 王安石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政如于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

上時政疏

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于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

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于大亂伏惟皇帝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
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
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
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于上民貧
于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
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
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
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

上時政疏

不

三

故災稔禍變生于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
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
有爲有爲之時莫急于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
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
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爲
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喜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
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
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

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上時政疏

不

三

讀孟嘗君傳

宋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孟嘗君傳

讀孔子世家

宋 王安石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進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選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易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偏尊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讀孔子世家

書刺客傳後

宋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願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縣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書刺客傳後

原過

宋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過

禮論

宋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

禮論

一

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孳蹠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斷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駟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

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

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

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

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

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

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

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

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

禮論

二

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爲耶則狙猿亦可使爲

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

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伍子胥廟銘

宋 王安石

予觀子胥出歿亡通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
吳折不測之楚仇報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
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眾畢諫於所事此其志
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
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于善而有補于當世
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
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于有餘年事之

伍子胥廟銘

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
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
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
州人方而斯之余與爲銘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通遂
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
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頌殿屋渠渠千
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
孝肆予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唐荆川曰隻眼之論足破千古之疑而文字清勁

磊落可喜

伍子胥廟銘

二

新田銘

宋 王安石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賓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吉尚寬之來問弊于民而知其故乃推官張居陶以兵士興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波教民自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率以歸一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相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收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稌環唐皆水

新田銘

矣唐獨得嚴焉船漕車輓負擔出于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爲數而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于世也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銘銘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千百其來其來僕僕毀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饑歲仍大熟飽及雞鶩餽船與車四部出穀今遊者處昔止者淮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同我鰥寡侯其歸矣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來之

陳繼儒曰文從周禮來而銘尤妙絕

新田銘

二

翰林侍讀學士梅公神道碑

宋 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忠臣寶臣輔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

梅公神道碑

涉秦不見史策有銘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捐以承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隗守丁僵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子汝嘉閉閣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勅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皆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倖州用獄一肯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濶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滾梁又奪一官往禪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檄節關中使總其輪煌煌全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

梅公神道碑

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閭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細加職侍讀改司詳收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子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敦睦

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
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
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
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
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此篇事在銘內別是一體

海公神道碑入

三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
治春秋不守先儒說每發一論一議暢達簡明超厲
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爲吏按姦發伏振撻利害夫
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細益君有以
過人如此然時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
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
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

楊君墓誌銘入

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
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
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
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
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畱也以柩從先人塋八年四
月辛卯從其父塋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
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語偕
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
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

景畧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佳致蔚然

楊君墓誌銘

二

吳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晁望潁川衛右卿丙錯以術川作漢家令觀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千家徙鉅野縣辟時韓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

鬼君墓誌銘

一

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爲君魯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暴聚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膺吏莫玩法累以廉終弱伸強懾按察按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哀僞參應手卽辯完靈噓枯俗戒以勸

秦王諸孫上冢入郭平榜驛隸君檣而誅將刻中人
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卽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
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
里間宴衍馬入罷牧地和于民厨傳費剗輸之殆貧
君曰閔哉責豈無像操書鶴守多紕其數遷官博士
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不酬課
歲蠲五萬奏自君可堪疾不治謁巫代醫教以餌藥
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脯飲酒閒暇
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恩

見君墓誌銘

二

始正郎位攝舒暮年條敘逾肄婢來鄰邦賑使無僂
扶獨抱去又遺之糧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縱陽河
避羅刹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筭舟無危行
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
茂漂石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
童隨驛間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殂壽五十五
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
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
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侯彥侯歸而後

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錢
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
祿嗣族嫺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
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丐埋辭衰麗走汴
掇其緒餘以質幽篴

事在銘內別是一体

見小墓誌銘

三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邵公既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與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費聚留師實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標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

邵君墓誌銘

一

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附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乘於朝葬於里厥殯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簡勁

度支葛公墓誌銘

宋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魯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

葛公墓誌銘

一

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自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

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間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

唐公集卷第八

十一

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譏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劔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劫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己未卒之年月日也

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付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附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歿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忘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聾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唐公集卷第八

三

此篇以也字爲節段別是一體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悅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旣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目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索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言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

陳君墓誌銘入

一

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壘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入宋調然亦有一段風致

陳君墓誌銘入

二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得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召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

許君墓誌銘

一

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謔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寃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薨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

璋真州司戶叅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叛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銘亦韻折

許君墓誌銘

二

金溪吳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塋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

吳君墓誌銘

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

善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見艱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嗚咽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宋 王安石

臨川吳氏有子與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其一人未續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辨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兄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

吳子善墓誌銘

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營款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絀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于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戚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

二日與其母黃氏共塋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
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
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
娶楊氏生堯适枉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輟轉鳴咽

集子壽誌銘入

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
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
州爭欲以爲師所畱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蔡
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
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
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塋則卒之明年
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
常兄墓誌銘入
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
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總蓄於身而施
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
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
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
使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
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益不憾也雖然先
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
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

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荆公以兄常甫才而不遇故特於文章虛景相感慨令人讀之而有餘悲

王兄墓誌銘

二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于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

黃氏墓誌銘

永安之孝事姑陳畱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踈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

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

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教墜弗行婦妾乘夫趨爲允厲
勵之顛愚猗差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
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通篇虛景語如貫珠如連環

黃氏墓誌銘

二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
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
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
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
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役以進士
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瘁
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間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

陳氏墓誌銘

一

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
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
年某月某日墓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
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舍然
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墓臨
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塋母塋銘斯石子聞余姓
母氏惟陳烝烝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誌不過二百言而文多頓折可悲此等處大似歐

陽

陳氏墓誌銘

二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紆之夫人
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
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
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
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
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
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猶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解
李氏墓誌銘
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
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
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
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
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饔餼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
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
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鳴
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

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塋祔祭配祗兮
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篇中多韻折多倒句

李氏墓誌銘

二

鄴女墓誌銘

宋 王安石

鄴女者知鄴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面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鄴女墓誌銘

一

竇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宋 王安石

右正言竇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塋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雕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

常公墓表

特顯綴虛景當屬別調

處士征君墓表

宋 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病疾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

征君墓表

筆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歿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

君之子又以誦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世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本爲歐君征君作表而詞連他人別是一體

在希墓表

不

二

先大夫述

宋 王安石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益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尚書縣人頗易之旣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實疾瘋闖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聖更歲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

先大夫述

八

一

邪卽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問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筭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

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撻矜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援爲政範亦擬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敕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詔小州卽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

先太未述

六

二

人卽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弛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任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尙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

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天嗚呼其命也毋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太未述

六

三

祭范穎州文

宋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瑾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昭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憚有危其辭詞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後公之在貶愈勇爲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河江

祭范穎州文

以灌尋尺宿耻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制狂
敢爲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内外完好
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室

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許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
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堙于溪孰餓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肯辱公知九承國萬里不往而雷
涕洟馳辭以贊謬羞

范公爲一代殊絕人物而荆公祭文亦極力摹寫

祭范穎州文

二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

祭歐陽公文

一

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蹙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高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幾乎英鬼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涓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

歔歔而况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爲第一

祭歐陽公文

二

祭張安國檢正文

宋 王安石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登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獻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偏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

祭張安國文

測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爵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東向原道文

宋 王安石

嗚呼。束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廩不起。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鵂鶩。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賸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

祭東向原道文

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宮。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郵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閔閔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于今。萬世之別。嗟也。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中多奇氣

祭王回溪甫文

宋 王安石

嗟嗟溪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溪甫之壯以死而吾
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
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子
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
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
文以薦食酒嗟嗟溪甫子尚知否

祭王回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宋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
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間里宗親
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
不偕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
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
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若
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
祭曾博士文
不是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
其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悲戚

祭李省副文

宋 王安石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計問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有逸調

祭李省副文

一

祭高師雄主簿文

宋 王安石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舸安知彌年乃見哭庭誰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耋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奇崛之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一

祭丁元珍學士文

宋 王安石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摯履護，危於陷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夕，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允天實，為此有磐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謬羞。

祭元珍文

祭周幾道文

宋 王安石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驚緘，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淚，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繼絕，弔禍問災，昔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文多鉤洗字字琳琅

祭周幾道文

景靈宮修葺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宋 王安石

兒郎偉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維億聖之祠夙有神
靈之宅嗣開宏構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
特尚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
雲漢之章武布風靈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
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行超然姑射山無一物
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
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

御殿上梁文

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垂
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彙述追先志考
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
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修梁而考
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譔

兒郎偉拋梁東 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晚

日思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 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

獻大宛金馬不須齋

兒郎偉拋梁南 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聞嶺

微萬艘輪輦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 邊城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

胡休誇寶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 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

來金輿玉竿年年往

兒郎偉拋梁下 萬靈賸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

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

御殿上梁文

二

壽徽繫占六寢之祥宗室藩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
家傳慶畀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饋祝之無疆
皇帝萬歲

司馬君實文抄

百官表總序

洛陽耆英序

諫院題名記

獨樂園記

文中子補傳

困人傳

無爲贊

劍銘

司馬君實

盤木銘

說玄

訓儉示康

論北邊事宜

論階級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疏

上資治通鑑表

答劉蒙吉 上樞密書

與范景仁論樂書

與范堯夫書

濮安懿王典禮議

序贈禮

葬論

文潞公家廟碑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銘

叙濟河郡君

祭江鄭幾文

司馬君實

改葬先令公啓 頌祭文

投壺新格

疑孟

百官表總序

宋 司馬光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機至衆。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於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

百官表總序

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勳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寢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武以大將軍告

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綬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庶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閒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

百官表總序

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閣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剛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爲百官公卿表云

洛陽耆英會序

宋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洛陽耆英會序

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同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乎其勲業固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其信然私相聚尚尚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

其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美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洛陽耆英會序

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

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宮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樊建中字

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字不疑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壽字景

元年七十

洛陽耆英序八

三

諫院題名記

宋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
與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
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
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
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
初 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
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
諫院題名記八
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
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宋 司馬光

熙寧四年遷叟如洛六年買田二十畝于尊賢坊北隅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甃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泉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樹圍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狀如魚人之處命獨樂園記一

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墻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植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清暑堂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時草藥樹木各物而樹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植其枘交相掩以爲屋植竹于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于園

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懷輶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近叟平昔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先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意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盟手臨高聳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愧耳目肺腸悉爲已有鸛鷗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獨樂園記

文中子補傳

宋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大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畧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

文中子補傳

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大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典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黎倚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瑱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悅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楊

帝卽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口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

文中子補傳

二

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若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

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害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

文中子補傳人

三

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類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淡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欽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

文中子補傳人

四

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苛毀將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忠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續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續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思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

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
 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
 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
 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
 之知也福時又云疑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
 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
 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
 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
 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
 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
 達曲避權戚微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
 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
 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
 通對李靖聖人且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
 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
 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
 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
 邦和黎庶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

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彼於
 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
 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
 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
 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
 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
 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
 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
 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
 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
 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
 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齊
 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
 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
 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圖皮
 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
 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
 誠博學篤行之儒惜也其目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

遇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編，以補其隋書之闕。

東中書補傳

七

圉人傳

宋 司馬光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弃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騶疾之，謁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遂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緩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肖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渥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

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盛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慄悍何憂哉。汧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南人傳

本

三

無爲贊

宋 司馬光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在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

無爲贊

八

一

劒銘

宋 司馬光

武曰古者君子居常佩劒以備不虞今也無之舍卒何恃焉應之曰君子恃道不恃劒道不在焉雖劒不忒體不能救其死故苟得其道則劒存可也亡可也作劒銘云

昆吾之精太阿之靈深虞過防却除不祥倏忽縱橫萬夫莫當用得其道利器可保道之不明器無足憑怙刀弄常匹夫以亡敗德阻兵國家以傾逆不敵順劒銘

八

一

暴不犯仁上以守國下以全身長鉞蕭蕭七星炤霄不離於道神鋒可銷

祭水銘

宋 司馬光

祭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歉小歉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也

祭水銘

八

一

說玄

宋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楊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若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楊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楊子不贊易而則爲玄易之

說玄

一

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楊子豈有以加之廼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楊子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若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高山者必踐於坎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政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渙渟漫漶畧不可入廼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便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楊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非

楊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精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楊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旣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楊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

說玄

二

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楊子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遠。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楊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訓俗示康

宋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肉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吾苟或不然。鄙吝故。

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

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饒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鑊簋朱紱山案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成。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施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慕效。入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論北邊事宜

宋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于始而應患于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于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過生于高竄北狄之際起于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寤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畧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抄劫邊民所亡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久旣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切責如此而望戎狄賓伏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切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遣二虜豈樂此而

論北邊事宜

宋司馬光

爲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旣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于介河捕魚及于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才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徃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旣有忿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昇斗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于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徐圖以討之可以驅穹廬于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讀公論議當時理事灼然

論北邊事宜

三

論階級

宋 司馬光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
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
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
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
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于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
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于死。于是
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敘。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制
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
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三兵。臣僚往往不
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
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鈴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
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驟恣
悖慢。凌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于卑。所謂下陵上替
者。無過于此。臣聞聖王刑期于無刑。今寬貸犯階級
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

風則所係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嚴敕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後有敢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警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固。

溫公諸疏乃治天下王道藥也。于宋之家法尤爲近之。

論階級

八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疏

宋 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

論皇城司

一

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雖則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撻撻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爲公卿百官而有不可信願任此廝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

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之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幽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諭皇城巡察人

二

進資治通鑑表

宋 司馬光

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下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天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備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 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繪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 先帝違弃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 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

智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以東至江治
劇乞就冗官 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乃聽以
舊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
精經史案牘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
悉小說簡牘盈積浩如溟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
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
九十四卷又略舉事月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
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併歸一塗爲考異三
進資治鑑表

二

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
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
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
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懼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
專事繁用酬大恩庶堪涖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
靡片目親晉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
迫於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 陛下寬其妄作之
誅察其願忠之意以青簡之燕時賜省覽覽前世之
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

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使聞
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謝以聞

進資治鑑表

三

答劉蒙言

宋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愛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蹊蹌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

答劉蒙言

八

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賽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其以爲歸，且曰：以幣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界

答劉蒙言

八

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樊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子，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乞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

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
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
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
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
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
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
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
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爲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
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
答劉棠書 入 三
所稱韓退之亦大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
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稠載而往垂堂而足下亮
之而已

上樞密書

宋 司馬光

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日求速死雖任戇妄
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書曰除惡務本周
頌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
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于安定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宋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一千三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

東莞論樂書

一

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此來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

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

東莞論樂書

二

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收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密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侖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

量與度皆非律也拾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疵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二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管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中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

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譏議也不宣光再拜曰

與范堯夫書

宋 司馬光

久絕榮進之心。委順田里。凡朝廷事。未嘗挂慮。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居此地。故事多所遺忘。朝中士大夫。百人所識。不過三四。如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人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酬望深。教督以所不及。隨時示諭。勿復形跡。此不敢望於他人者也。

與范堯夫書

濮安懿王典禮議

宋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子者。皆如親子也。人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濮安典禮議

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人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切以爲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

一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
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
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漢安典禮錄

二

序傳禮

宋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
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
專取高官爲之傳故問閭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
穿夕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肉聚於其
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
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
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
序傳禮 六
一尤孝友廉謹過於人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
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有他人物流入門者
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
一遮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
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
榮者其兄嗜酒仰文榮爲生兄或時醉歸文榮其鄰
人不平而暗之榮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
兄弟也有蘓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
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

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請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亭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他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贈。衣服曰禭。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序贈禮

葬論

宋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齋送不必庠庠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擇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官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者。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

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葬論

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錄之曰大占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

迄今亦無它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嘗以此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於是翰林承
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官少保以
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
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
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辭無肯唱衆爲之者獨
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
然尚未知築構之式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
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
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

文潞公廟碑

一

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訪在門中之右省牲展
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門外再重西
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以入輔出爲求靈踰時安處
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置廟而祀焉一旦授
先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
示後昆而爲我叙其事欵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
古率禮典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
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
爲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不丕生河東太守教始家平

陽其後有部漢末爲楊州刺史自詔以來世乃可譜
詔之六世孫頰後魏北絳太守頰曾孫顯傳以別駕
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交州刺史
頰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潁川郡丞名列
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幼秩君洪從唐高祖起晉
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
出戰沒頰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
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譏謫死嶠南播有史學
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

文潞公廟碑

三

孫括爲御史大夫括孫晦爲太子賓客晦兄翬爲義
成節度使晦爲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僞至晦皆
有傳見於史其家平陽城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
寶鼎晦之從父昆弟翬爲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
晦生汾州參軍樾樾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
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其仕後唐歷晉城天池
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晉太谷二
平漢高祖卽位復舊氏更名其漢失天下其支別者
歸於晉陽後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

石州幕府棄官歸鄉里 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爲文氏考諱恭以儒學進歷十二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害名聞達不可掩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司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叅知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二室夫人洪氏配燕公爲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

東海本廟碑

四

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祠以元日寒食秋分冬至致齊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人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鬱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諉天佑 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鉉釣克釐克諧允武允文井陵有妖悖暴紛囂公往迨逮不日而消 仁祖遺疾羣心震慄公入密勿四海

清謚出殷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謚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爲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于洛許允樂茲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剴是斷是斲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採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于居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于躬是容人痺公堂公曰于康人隘公廷公曰于寧人勿于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于痺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于履于視俾躬之爲

東海本廟碑

五

美匪目之爲麗廟堂既闢四室有侑泰牲孔碩導黍及稷豆邊既滌掃酒既備旨酒既沛刳牲爲饈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假來臻天錫公祉強胡壽愷帝錫公祿崇崇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公勲是醕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絕終始式詒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宋 司馬光

熙寧二年春傅欽之遺光書曰昔我王考材氣過人
官不遂以沒堯俞幼鞠於王妣以至成人恩隱殊厚
堯俞或以事疲艾未寢王妣常危坐待之及仕而之
四方王妣不見再逾月則憂念氣滿而成癰逮王妣
之亡竭產~~之~~泣不足以償癰之血也~~將~~以某月
某日舉吾王考妣之柩葬於濟源吾嘗與子同在諫
省子幸而知我必爲我銘其墓子苟自謂不能是愛

傅君墓誌銘

下

其少頃之勤而使抱終已之恨非仁人之爲也光
讀之愧且懼復書曰子以義責光光何敢辭然門內
之美光不得聞也子爲光序其事以來光謹條次之
則可矣有間欽之以其狀來曰君諱某字寶臣其先
大名內黃人世爲富家曾祖考諱思進始讀書爲儒
祖考諱凝贈虞部員外郎考諱世隆以春秋三傳登
科官至駕部員外郎知邛州事始家於邛君少通尚
書屢舉不中第用親蔭補三班借職累遷至右班殿
直初監澶州酒稅歷齊州離濟賽酒稅廬州巡檢以

傅君墓誌銘

二

事去官後監趙州倉知定州新樂縣復以事去官已
而監博州酒稅以疾罷歸明道元年十月十日終於
家壽六十一君爲人慷慨方嚴家之子弟雖甚愛之
不命坐不敢坐其當官明敏果斷在新樂有西山采
木卒二百人謀劫其縣大呼自南門入君率左右操
白挺逆之至則叱使坐卒不意君遽出皆愕不敢動
君因罵之曰餓兵欲奚爲粹其爲魁者數人杖之各
數十而縱之皆抑首去不敢出聲然不能與世浮沉
平視貴要若無人故所至齟齬且老益窮因發狂疾
棄官歸卧一歲所忽起召家人與談語言如平生人
乃疑其非狂也故相國王沂公爲諸生家居未與人
接君卽以公輔器之已而果然人不知其何用知之
也夫人霍氏國子博士致仕若拙之孫篤於孝慈其
父亡夫人未之知獨視雲烟~~水~~皆慘悽變色泣下
不能自止逾月而~~計~~至後君二十二年年八十一而
終男某仕至山南東道~~准~~官~~知~~州~~昭~~德縣事
贈工部郎中二女其長者蚤世幼適楊氏孫七人長
曰堯俞字欽之今爲兵部員外郎次舜俞郊社齋郎

次君命未仕餘皆早世欽之爲諫官處大議正直無所顧避朝廷不能用其言除知雜御史欽之固辭不肯拜必求得罪以去知和州聲振天下嗚呼得非承其祖之風烈邪欽之以夫人嘗至濟源愛其土風遂葬焉銘曰

氣直志剛難進易傷善抑不揚其後必昌皆理之常

南君墓誌銘入

三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誌

宋 司馬光

右千牛衛將軍士虬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齊安郡公仲郃之子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宗望之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密國公允言之曾孫也母曰安康縣君李氏將軍生五歲以例賜名除右內率府副率明年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踐阼遷右千牛衛將軍幼而秀慧不嬉戲異於常見七歲始就學授孝經孜孜不捨晝夜教授

將軍士虬記入

劉仲章老儒生嘗於廣坐問之曰將軍誦孝經果有何得對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其所得也仲章驚嘆曰異日成長必爲德器數年念自修立有成人之風親親尊尊動皆應法問安熙膳朝夕無倦不幸遇疾以熙寧二年五月丙戌卒年十二宗室共嗟惜之朝廷贈右屯衛大將軍其年十一月癸酉塋永安縣謹記

叙濟河郡君

宋 司馬光

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之女
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
朝封清河縣君及爲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
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三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君
性和柔敦實自始嫁至於瞑目未嘗見其有忿懣之
色矯妄之言人雖以非意侵加然而受之終不與之
辨曲直已亦不復貯於懷也上承舅姑有接娣嬀下

敬濟河郡君

撫甥姪莫不悅而安之御婢妾寬而知其勞苦無妒
忌心嘗夜濯足婢誤以湯沃之爛其一足君批其頰
數下而止病足月餘方愈故其沒也自族姻至於厮
養無親疎大小哭之極哀久而不衰戚出於惻怛非
外飾也內外無一人私議其短者茲豈聲音笑貌之
所能致邪平居謹於財不妄用自奉甚約及余用之
以賜親戚之急亦未嘗吝也始余爲學官箚中亦無
幾一夕盜入室盡卷以去時天向寒余無續絮客至
無衫以見之余不能不嘆嗟君笑曰但願身安財須

復有余賢其言爲之釋然近世慕皆有誌刻石其
文以遺人余以爲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故止
敘其事存於家庶使後世爲婦者有所矜式耳

敬濟河郡君

二

祭江鄰幾文

宋 司馬光

嗚呼。佗人之生。憎愛糾紛。獨君不然。見之者親。佗人之死。議論交集。獨君不然。聞之者泣。問君何修。乃能致此。率其誠心。無有表裏。是宜期考光大顯融。如何不淑。星未五終。平日之游。晨往夕來。宛其在目。誰能不哀念。君素懷於物。何有叙茲永違。無若卮酒尚饗。

祭江鄰幾文

下

改葬先令公啓殯祭文

宋 司馬光

其體惡不天。福祐單薄。吉甘甫備。風樹永違。日月貿遷。松楸未植。夙興夜處。心不遑寧。是用物土之良。詎時之吉。改卜宅兆。恭啓披塗。屬以備位宰司。任隆責大。懇祈退避。恩指莫從。不得臨穴。盡哀惡棺。取訣永言。罪負隕絕。復蘇叩心。長號五內。糜沸。

改葬先令公文

下

投壺新格

宋 司馬光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
從容宴思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
敗故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
之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
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利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
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

投壺新格

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
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
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
功益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脩身可
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
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
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
垂典謨凡所施爲不帝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
已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

投壺新格

固則放蕩傾移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
人廣爲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
之際性無能密莫不矜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
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
也豈非脩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
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
容求得之而不懌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
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
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
以殘賊相勝孔子猶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
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
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
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爲右是亦投壺探圖
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
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微倖者無所
指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
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
不火者爲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

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箭十算

首箭中者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
第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五算若一箭不中
次箭皆爲散箭其連中內有貫耳及驍者其箭
別計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則二十算是也舊圖
初箭一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其非
勦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賞之

投壺新格 入

三

所以勉人於不解也

全壺無算

無算者不以耦之算數多寡皆勝之也若兩人
俱全則復計其餘算以次勝負夫爲由九例功
矜一實全壺實難故君子貴之

有終十五算

末箭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
加五算也

散箭一算

貫耳十算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驍箭十算

亦謂之驍皆俊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反躍
捷而得之復投而中者也爲其已失而復得之
不遠復善補過者也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者
其算別計復投而不中者廢之

敗壺不問已有之算皆負

謂十二箭皆不中大無功也若兩人皆敗則亦

投壺新格 入

四

計餘算以決勝負

橫耳橫壺皆依常算無賞

橫耳謂箭橫加耳上舊五十籌橫壺謂橫加壺
口舊四十籌皆依常算無賞謂偶然而橫非投
者工何足以賞若爲後箭所擊而墜地者與不
中同

倚竿龍首龍尾狼壺帶劍耳倚竿皆廢其算

倚竿謂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五籌龍首謂倚竿
正箭首正向已者舊十八籌龍尾謂倚竿而箭

羽正向已者舊十五籌狼壺謂轉旋口上而成
倚竿者舊十四籌帶劍謂貫耳不至地者舊十
五籌耳倚竿舊十五籌皆廢其算謂皆傾邪險
故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爲奇箭多與之算甚無
謂也今廢其算所以罰之然亦異於不中者故
於連中金壺皆得通數若爲後箭所擊及自墜
壺若耳中者與不中同

倒中倒耳壺中之算盡廢之

倒中舊百二十籌倒耳舊不問籌數並滿此則

投壺新格

五

顛倒反覆惡不大者奈何以爲上賞今盡廢其
算所以明逆應之道

疑孟

宋 司馬光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按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
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
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
夏不愛乎陽虎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
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汗君乎爲委吏
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
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股樂在其中豈非阨
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
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
事其大夫之賢者及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
遜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出之何得
云君子不由乎

陳仲子避兄離母

按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
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

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
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
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
粟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
築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驚兄所受之饋也故哇
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
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
行亦猶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與

孟子將朝王

疑

本

二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
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
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佗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
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
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幼周公
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而朝畏事之與事
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孟子謂蝼蛄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
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

裕

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
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
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
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
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
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沈同問伐燕

疑

本

三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
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
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
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哉
夫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
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父子之間不責善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傳云愛子教
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
不教也而可乎

性猶湍水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譬叟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生之謂性

疑

大

四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齊宣王問卿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若有大過無若糾紂之卿

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

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伐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諭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

疑

大

五

也其可乎

所就三所去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管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

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義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魯史殺人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替叟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子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替叟既死於皋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皋陶

猶可執也若曰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從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皋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欲遠海濱而處民豈難之哉是皋陶之執替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集

六

七

范希文文抄

說春秋序

唐異詩序

述夢詩序

清白堂記

岳陽樓記

嚴先生祠堂記

楊文公寫真贊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范希文

一

乞小郡表

道表

論元昊請和疏

論西事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上張侍郎啓

上時相議制舉書

睦州寄晏尚書

上呂相公書

與唐處士書

與韓稚圭書

寧海軍節度沈君墓誌銘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太府少卿孫公墓表

郭郊友人王君墓表

祭韓少傅文

祭石學士文

范希文

二

說春秋序

宋 范仲淹

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袞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索王之言尙或天遠不識其無津涯今褒博旨流成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玉佐之異昔不深春煥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

說春秋序

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碎屬詞比事之教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與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唐異詩序

宋 范仲淹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爲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論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爲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旣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

唐異詩序

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爲序焉嘻詩之爲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閑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

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削。悲哀爲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興。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已之實。吟咏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爲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情情相溢。仰不主乎。元稹。俯不主乎。勸。誠抱鄭衛之奏。責嬰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予然。

唐集詩序

二

弗伯。沈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隱。色。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懣。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觀。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述夢詩序

宋 范仲淹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游甘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於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於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楮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其觀三君子之詩嗟

述夢詩序

八

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長避爲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劍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情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爲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

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惟惜俱文
珍輩又絕羣羣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阜銜之
會順宗病篤阜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
阜之謀而行內禪故常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
雪唐書無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
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
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
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歸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
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
之

述夢詩序

二

清白堂記

宋 范仲淹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
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
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卽呼工
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廢之由不
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
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
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
清由堂記
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
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
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
而不食弗治也中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
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
義益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
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
清白堂又構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
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有道之文

清白堂記

岳陽樓記

宋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

岳陽樓記

入

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際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岳陽樓記

八

嚴先生祠堂記

宋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湯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祠記

八

楊文公寫真讚

宋 范仲淹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於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
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薦當清近終
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爲已任由是東封西
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當
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
克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晉王文正公居
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冠
楊文公真讚入

萊公當國真宗有瀆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
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
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
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
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
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
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北海公預宏議就
高文閣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賜禮
部尚書謚曰文今觀公之真而爲讚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游
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
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楊文公真讚入

二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宋 范仲淹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霆允爲渙汗臣中謝何以昧陋。參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泰。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言。情爲未究。妖兇既斃。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僉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勝。勝訴伏蒙皇帝殊渥表。

陛下用澤廣納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怨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効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乞小郡表

宋 范仲淹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遠得駭博之疾。對賓客忽爾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暈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豈敢避事。無何赴

乞小郡表

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力。勉強稍難。見於永興軍諸醫官看治。次其本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家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尤。寄以重難。無思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未踰數年。實經三黜。頻招物議。屢贖宸聰。費大力之上。張由臣命之奇。蹇矧念抱病何可食。榮處於善藩已多優幸。帶茲近職。深未遑寧。伏望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逢。特發聖衷。

不循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或
於隨郢均汝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痊瘳雖
貪目微祿詎逃病者之譏而遙避清班少緩有司之
責儻形骸未頓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亭育
臣無任云云

乞小郡表

八

二

遺表

宋 范仲淹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之
難忘輒忍湏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辭皆
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決知聖
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纓脫中銓之
冗遽參麗正之榮耻爲倖人竊論國體昨自明肅祚
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
卷惟虞無位之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

遺表

八

一

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
危臣之負以顧將列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
嘗周旋戰備指日地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
使西山之賊亟逼講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
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參大政之幾微益難勝
責自念驟膺于寵遇固當勉副于倚毗然而事久弊
則人憚于更張功未驗則俗稱于迂濶以進賢援能
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泊泰二華之行愈增百
挫之謗上繁天聽終辨衆讒因恐避于鈞衡爰就班

于待竹一遠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于便安奈
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遭拙疾之未平息鞍
東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疾之見困非晚歲之能
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穆
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
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于數世圭組煥于一門有
如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而有云蓋
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
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但化以竭遺忠敢憚陳
遺表

入

二

于緒言庶無負于沒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
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
號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于未亂
納民于大中如此則不獨微臣甘從于異物庶令率
土永寢于淳風言逐涕零命隨疏頌臣無任惶懼戰
湯之至

論元昊請和疏

宋 范仲淹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勲上玷朝廷俯慚鄙懷心究
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
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
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
爲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辭厚禮請降元卒以
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爲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
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弄內器德明
論請和疏
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爲邊患
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
雖朝廷示招納之意昇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
實因累年川兵蔣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
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
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爲
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
以逞克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
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

禮從元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才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于人哉。惟石晉藉郭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薦號于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人。自郭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

論請和疏

一

二

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吳世受朝廷爵命。非有郭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吳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述云。未由禁止。今元吳于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常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儀。其陝西戍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于四方豪士。將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順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郭丹並立。夾用中國。豈復有太平之

望耶。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吳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于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中。後元吳有僞詔。諭鎮戍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矣。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郭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吳僭號。是將啓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

論請和疏

二

三

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吳以累世奸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詞頗慢。而後屢勝。常有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詞厚禮。便肯從元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吳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

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爲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朔。厥。囉。等。諸。蔣。去。秦。川。一。帶。離。落。爲。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強。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蓄。未。挫。之。銳。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茲。五。年。論請和疏

八

四

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疊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爲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靈害。今既爲強敵之虞。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人。蓄或與奸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于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

身任邊事。敵來請和。不以爲功。而反抱無窮之慮。

是何等心事

論請和疏

八

五

論西事

宋 范仲淹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

論南事

六

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領屯兵二三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輒提邀前擊

後乘風揚沙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投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資糧士運謀客日練月討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

論南事

二

論西京事宜

宋 范仲淹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絕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補宜以將有朝陵之名漸營原食陝西有餘可運而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論南東事宜

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俟臣口對不備謹再具狀奏聞

上張侍郎啓

宋 范仲淹

某啓聞漢相出守邊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孰問希遠者景附以誠宜矧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維留守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襲濬雅量於玉潤輝華烈於金冊經緯抗曾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仁助南薰下解吾民之愠道倅東易剏洗庶物之心詠是仙貫日升天姿畫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周紀漢綱振憲司上張侍郎啓

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得穆穆顧懷師屬望參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踰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銷於唐室翊宣帝問欽叙疇倫義鼎載美既觀於烹養魯卮在商俄鑒於敬盈不盡君子之餘迺起達人之觀劇言黼屨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闕今則毗倚載重名教薦登鳴玉北門寔奉觀書之座分卦南闕崇司受錄之都彌重國威益威廟寄蕭侯關內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

周之化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莫不凝養粹
靈惠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
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遙之墟浩氣載盈仁
聲允塞然而三輔之輿適賀帶安底邦之懷未忘高
仰佇見日圓迅命星駕嚴歸苑風移愛其棠而益
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決麗澤於百靈藹英聲
於億載如某者藝疎芳濶行愧直清蟬游之術未充
經綏之朝奚解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書約史循名
勉附青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旅百之先洽叨

上張侍郎啓

二

叨之鳴謨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謬廁於賓榮詎與
沈後之嗟尚冀騰夷之遇伏遇留守侍郎燕金募秀
蔡展延才鐸宣百世之文旌習四方之善遠者近者
鼓之舞之其顯若望風惠然入園六經之教郁郁成
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而况某將趨列鎮實附宏都
弗遠鷄犬之音密奉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臺臺
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願觀
魏相之誠雖才異唐英未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
庶登梁孝之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或爲霖而有功

效百年之翰幸構厦以無遺跡預洪範之思
卑情無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張侍郎啓

三

上時相議制舉書

宋 范仲淹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踈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而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德輔成王道後何求哉至于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其質成敗非求道于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于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庫不振師道久缺爲學者不汲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

上議制舉書入

二

柔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帝王之正觀南朝之麤則可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拔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足將復小爲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不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裨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爲意而以去留爲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何哉國家勸學育才必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古並練帝王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况文有精麤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

上議制舉書入

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于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
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
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于天下得之者昌失
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
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
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爲此一舉儻曰言于兩制如能
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
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
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條主必
上議制舉書
三
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又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
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
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于犯
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駐州寄晏尚書

宋 范仲淹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
越茲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毫忽數千里
日思奏記覓於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釣體惟寧赫赫
之瞻日以增重恭罪有餘貴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
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
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
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
雖州寄晏書入

接於浙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衝歛二水合于城隅
一濁一清（潁江濁）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
釣相望鳬鷺交下有巖于陵之釣石方下之隱茅又
群峯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
馬日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
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
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
爲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徃徃
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

之恩。知已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于濟台嚴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惟尊崇爲國自重。

按家譜景祐元年甲戌。公赴桐廬。有酒。酒桐廬郡十絕。郡齋書事一首。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致書邵餗先生求嚴祠篆額。召會僧悅躬圖其像于堂。移守姑蘇。道出其下。見東嶽絕碧。知爲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僞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一十八言又圖。睦州寄書人。

處士像於嚴堂之東壁而去。公真風流太守也。

上呂相公書

宋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勸哭。人忌之。說爲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惠生事。仲淹於縉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駁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爲狂士。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過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本覺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計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知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懼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宋 范仲淹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論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某嘗遊於門下一日請與唐處士書入

曰琴何爲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遇於上京崔公旣沒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弄之音遊義黃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

薰之詩以爲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某狂愚之咎亦冀拾旃不宣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入

二

與韓稚圭書

宋 范仲淹

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項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少服藥專于積氣養生之說也道書曰積氣成真是也唯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已亂必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可

與韓稚圭書

一

寧海軍節度沈君墓誌銘

宋 范仲淹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葬于德清縣之水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具先食邑於邨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規祖諱廷誨父諱廷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

沈君墓誌銘

一

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於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於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權酷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叅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沉俊辟爲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寬孝悌于家

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已子。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相弔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三子曰。祁曰。祁曰。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齋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勝侯極意以營之。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銘曰。

叔寬叔寬生。今可愛。歿。今可傷。友朋之望。今子孫其

泣。作度誌銘入

二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宋 范仲淹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祕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荏池陽之權。酷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

滕夫人墓誌銘

一

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巧。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焉。即奉先公太博之靈。塋于此山之金鷄原。斯又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諱史存焉。皇考諱晃。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泰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夫人夙夜誨導。內惟節儉。外豐禮於賓客。俾令人是親。以就厥文行。

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朝廷夫人
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祿仕二
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曉文
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十
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人從
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德於慶
間沒反真於福地某於祠部同年之執也嘗入拜于
室上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年

滕夫人墓誌

二

高岸可遷尚有人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
墓再拜而去

太府少卿孫公墓表

宋 范仲淹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
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
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
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爲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
者傷之甚矣公諱鸞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志公以
奇文遠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
縣幕府改臺憲爲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
孫少卿墓表
一
終于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於會稽之南
山今山陽守沔卽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迴避
有聲朝廷近過閭里掃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
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旣而歎曰唐季海內支裂
卿材國士不爲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
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爲
邦家光吾播紳生宜樂斯時寶斯時則深於春秋者
無所譏焉因追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
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鄆郊友人王君墓表

宋 范仲淹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數著乎命或修而壽或速而夭顏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而天之不幸矣夫君諱鎬字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祖鼎邢臺之督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袞太子右贊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太守不汰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

鄆郊友墓表

一

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薄遊至止及宮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者早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鄆杜之間開樽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別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閑暇紫翠萬疊橫絕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清林壑清

風自發長烟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水壺之中客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旣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之樂也豈待乎外哉暨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祿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今殿中丞致仕母君隨居鄆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予美田百頃枕琴藉書釀醉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於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

鄆郊友墓表

二

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於甲等忽焉構疾以三月九日不起於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於終乃齋其樞行哭道中歸於鄆郊又數年予倅河中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會周道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君善與人交也如此又十年予經畧西事遇君之長子以壘期來告嗚呼君幼而奇敏能歌詩筆札有聲於關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祿有肥遁之節後感母

君之言侃侃一進遽以不壽妻譙氏生子五人長曰
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藏于郭縣某山某原禮也
次曰慨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簿而亡次曰
覽曰親曰觀尚幼俱嗣其業二女適孫周道早卒噫
予與君別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茲方面
賓客滿坐鍾鼓在廷白髮憂逸對酒鮮樂豈如圭峰
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人
乃搗石而表之書曰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
始終不磨兮其清而賢

郭郭友墓表

三

祭韓少傅文

宋 范仲淹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
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
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
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衮職斯補一德一
心弗愧弗負假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臥理不廢清
言功成名遂捐讓而退爲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誥
誥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
祭韓少傅文
爲惟命杜石之衰邦國不幸尚饗

石學士文

宋 范仲淹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交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實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今如生希濶之人必爲神明尚饗

12361

石學士文入

老泉文抄

送吳侯職方赴闕序

族譜引

蘇氏族譜亭記

彭州圓覺禪院記

張益州畫院記

木假山記

仲兄文甫字說

名二子說

老泉

吳道子畫五星贊

老翁井銘

諫上

諫下

修禮書狀

樂論

春秋論

史論

明論

辨奸論

上文丞相書

上韓樞密書

上田樞密書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第二書

上韓舍人書

丹校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蘇軾

權書

二

送吳侯職方赴闕序

朱 蘇洵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其始
不強而成易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變聖人見天地
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有度見
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河之砂礫而太山之谷納一石
而不加淺于是有量見物橫于空中首重而未舉于
是有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輕重之相抑昂
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權衡者因焉故度量權衡家

與侯赴闕序

一

有之而不可闕至于後世有作者出以爲因物之自
然以成物不足以見吾智于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
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歛水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
器嗚呼殆矣吾見其朝作而暮廢也夫不忍而謂之
仁忍而謂之義見踏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
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從而義存焉無傷其
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
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爲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
以驚人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爲之此人心

之所自有邪。強之也。強不能以及達。使人心不忍殺。人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爲仁矣乎。嗚呼。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殺其身者。然則異世驚衆之行。亦無有以加之也。吳侯職方有名于當時。其胸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躍然。務出奇恠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陰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于世。

與像通關序

二

三十年而猶於此爲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爲此官矣哉。

族譜引

宋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易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年。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

族譜引

一

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則盡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

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族譜引

八

二

氏族譜序記

宋 蘇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誨相與。悉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族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自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

蘇族譜序記入

一

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計。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誶。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旣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然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族。

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歸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資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祿處謹謹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自斯人之潰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馬赫突婢妾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

蘇族諸事記人

二

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言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告族人焉焉焉斯人之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親之則而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彭州圓覺禪院記

宋 蘇洵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耻食其食而無其功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界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

彭州禪院記人

一

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士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李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

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
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嘉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
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聞覺經有奇因
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
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
院以成是爲記

彭州禪院記

二

張益州畫像記

宋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
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
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
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人大吏孰爲能處茲文
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
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
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
益州畫像記
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
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
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
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
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歛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
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
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
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
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

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
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
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
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
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
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
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
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
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

蘇州畫像記

二

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
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
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
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
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
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
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
謀夫如雲天子曰噫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旌蘇舒舒

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
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
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
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媚媚
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
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茂豐公在朝廷
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
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
公像在堂

蘇州畫像記

三

詞氣嚴重極有法度

木假山記

宋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梁棟。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髡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沙泥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

木假山記

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子。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傷。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若

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木假山記

二

仲兄文甫字說

宋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條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

仲兄文甫說人

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盛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虚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猷跳者如驚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

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

仲兄文甫說人

二

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風水之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描出許多變態來今人曰歌

名二子說

宋 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微乎吾知免矣

字僅百而無限宛轉無限情思

名二子說

木

吳道子畫五星贊

宋 蘇洵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茂張與曹歷歲數百共有幾何或鏡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榮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炭怛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膠四方遠遊去如飛颺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吳畫五星贊人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裙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語旌非今人唇傅黑膏惟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遺

老翁井銘

宋 蘇洵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未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空然出于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爲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歲

老翁井銘

不

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于泉上，就之則隱而入于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爲作亭于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聞其老于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于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娟斯泉，全溢以瀾，飲以爲井，可飲萬代，汲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

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絜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老翁井銘

不

二

諫上

宋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

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桓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閭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鄒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上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刺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勦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允爲游說無龍逢比

下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進諫 千古絕調荆川謂此等文章摹荀卿良是

諫下

宋 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
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
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
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
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
是也猶懼其選與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
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
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
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
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
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
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
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
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

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諫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諫下

八

二

脩禮書狀

宋 蘇洵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脩禮書矣。

八

一

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旣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祇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

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脩禮書葬。

脩禮書葬

二

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

樂論

宋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遂，至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有

不以美口爲諱去其鵠微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
樂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
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
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
天下之人知其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
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
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
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
然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
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
一震焉而疑者散感者遂曰雨者口口者口風者以
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
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
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
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嫻娜百折無限煙波

春秋論

宋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
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
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
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
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
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
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
春秋論 一
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
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
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
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
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
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
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
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

之基爲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苦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苦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

春秋論

八

二

惟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乎王乎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

桓晉文而不遂以天下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權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

春秋論

八

三

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然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子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被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

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荆川曰只是一事問答纏聯到底

春秋論

四

史論

宋 蘇洵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擣抗擣抗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策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公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旣曲

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
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
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
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
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
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
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
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
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

史論

大

二

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
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
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
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
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
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器器然冗且
倍則善矣

明論

宋 蘇洵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
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
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
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
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
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
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
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
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
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
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
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
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
轟轟焉達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
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
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

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管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明論

二

辨奸論

宋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佞不求以物浮沉。使晉無患。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

沈衣垢不忘於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恒廣。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隱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益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過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辯身論

八

二

上文丞相書

宋 蘇洵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官。而試之於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官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歛而揚之。惟其揚之。

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歛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畧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畧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掟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願甚易爲

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韓樞密書

宋 蘇洵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
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
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以請見求進未議太尉
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
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其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

上韓樞密書

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瀾爲太湖萬世而不溢
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大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
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
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
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

上韓樞密書

平

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
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螻蛄終日而不螫則
噬諸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
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
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
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
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
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
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
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
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
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
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
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
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
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
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
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梓聲未絕城輒隨
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
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
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
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貽
貽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
上韓樞密書入

三

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
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
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勞好
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家
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
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
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有

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
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
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
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
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
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
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
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
上韓樞密書入

四

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
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
故天下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
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
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
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
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
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禮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雄深

上韓樞密書

五

上田樞密書

宋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

上田樞密書

一

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我之罪也。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作，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

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蕭蕭魯魯衰
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
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
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
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
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飢
寒困窮之不勝而號于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
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
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

上田樞密書八

二

肖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
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
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
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
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
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聖人賢人之術亦
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
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

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
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
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
與我也曩者見執事于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咲飢
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
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
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
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
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

上田樞密書八

三

葩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
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
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樞書洵有山田一
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
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
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
所謂策二道樞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
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
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

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王長安書

四

上王長安書

宋 蘇洵

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

不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
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
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
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唐荆川口議論奇高

王長安書入

二

上張侍郎第二書

宋 蘇洵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
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
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
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
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
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
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

上張侍郎書

一

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
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
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
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
鄭州唇黑而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糲
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
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
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
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

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告知已者之言情詞可涕

上表書

二

上韓舍人書

宋 蘇洵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
衰息賦歛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
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
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
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
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子方事事而王
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
上韓舍人書

一

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
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
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
與之論閑事耶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
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踞王公大人苟
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
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
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
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

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何。何。如君侯平生所
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宜。

上韓舍人書

二

丹徒楊君墓誌銘

宋 蘇洵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
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琳次曰
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
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
四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
銘以求不泯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
而卒美琳美珣皆志于學而美琳既仕于朝銘曰

楊君墓誌銘

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
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
且貴嗚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宋 蘇洵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于天誰不壽考而于彥輔獨齒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洗洗哉哉滿眼蜚蜚于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惜惜其惟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未前天高茫茫惻惻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鸞來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慷慨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譟

祭史彥輔文

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爲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險易我溺子援破窓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持以安慶曆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于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舩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

中塗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攀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遣文隆榮爲子收拾以葺以綸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子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卧不能奔

祭史彥輔文

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權書

宋 蘇洵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

權書

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資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

權書

六

二

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計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絕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賊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其用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

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人當猛虎奮呼而操挈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祖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

精義

八

三

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闔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

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彊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蹙疎行以紆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嚴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堦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憚背城而戰欲其不憚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轍且睥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

精義

八

四

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
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
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耶不使吾
得之目矣

疆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
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
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
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

權書

入

五

君下驪與彼上驪取君上驪與彼中驪取君中驪與
彼下驪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
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
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
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
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
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
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
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

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
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
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
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疆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
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
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
壯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
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
擒蓋一陣之間必有壯牝左右要當以吾疆攻其弱

權書

入

本

耳唐太宗曰吾自與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疆
其左吾亦疆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疆
疆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
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旣不能處
其疆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襍其間非舉軍精
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
之是無以耗敵之疆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
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疆忘其小喪而志於
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鳴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挾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挾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

權書

本

七

權書

八

八

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日門之固一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廉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沔都江破虜丹兵徑拔武陽縱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縣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攷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人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

之善用兵者一帥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

權書

六

九

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

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爲示者以爲信三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口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

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
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
之其言兵之雄乎合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
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
甚吳王闔廬之人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
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
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
失凡有三焉九地曰故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
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
甚其失一也作戰日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
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秣
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
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
夫之私忿以敵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
譬吳也勾踐不願膏塚而吳服田單誦燕掘墓而齊
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
入郢乃因胥誦唐祭之怒及乘子胥之不仁武之功

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此况
區區祖其故智輪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
之人也皆著書書其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
兵也輕法制專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
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
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
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
丈夫亦能失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關
管而自固或且自亂然則為三軍之衆惑之也故特
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
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
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
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
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
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
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

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
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
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
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
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
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
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
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
若抵高國鮑晏吊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違

權書

六

十三

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
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
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
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
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甲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
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
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爲齊人計之
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
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莒乘以俟齊毀誅

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
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
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轅田常於都市
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
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
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
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
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權書

六

十四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
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
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上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權書

十五

始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滅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

矣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水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日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

權書

十六

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

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
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
亞父族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
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
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
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
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
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

權書

六

十七

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
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
愛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
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
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懸布盧縮皆南面稱
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
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
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
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
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
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
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
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
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
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
死于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

權書

六

十八

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
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
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
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
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
而警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
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
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
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卽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
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
人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
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
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
善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
無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
矣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據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
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
也戰國時魏代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
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
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
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
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常見大險
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
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
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

權書

本

十九

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指足如劍門者而
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
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
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
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權書

二十

12361

蘇子瞻文抄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晁君成詩集序

送僧思聰歸孤山序

觀宋復古畫序

吉祥寺看牡丹序

蘇子瞻

天竺寺詩序

思堂記

喜雨亭記

超然臺記

凌虛臺記

衆妙堂記

大悲閣記

眉山遠景樓記

黃州雪堂記

雲壁張氏園亭記

放崔亭記

遊桓山記

石鐘山記

秦太虛題名記

李太白碑陰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文與可畫贊簞谷偃竹記

淨因院畫記

蘇子瞻

壽寧院畫水記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方山子傳

萬石君羅文傳

外曾祖程公逸事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范子淵知峽州誥

韓維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誥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慰止旦表 賜衣襖表

謝梅龍圖啓

謝制科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與謝民師推官書

答李端叔書

答秦太虛書

答劉沔都曹書

與滕達道書三首

蘇子瞻

八

與蔡景繁書

與王元直書

與魯直書

與王慶源書

與徐得之書

答賈耘老書

答呂熙道書

答參寥書

答言上人書

三

與毛維瞻書

與巢縣楊元素

孔北海贊

郭忠恕畫贊

李西平畫贊

辨才大師真贊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顧愔之畫王初平牧羊圖贊

九成臺銘

蘇子瞻

八

枕柳庵銘

雪浪齋銘

穎州擇勝亭銘

六一泉銘

參寥泉銘

菩薩泉銘

徐州蓮華漏銘

文與可琴銘

却鼠刀銘

四

硯銘

天石硯銘

黃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惠州官葬暴骨銘

十八大阿羅漢頌

孔君頌

小峰偈

書東臯子傳後

書淳于髡傳後

蘇子瞻

書六一居士傳後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書若達所書經後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書醉翁操後

徐州書會獵詩後

書遊湯泉詩後

五

書卓錫泉

跋南塘桃耳圖

跋艸書後

書墨

書硯

書蘭亭記

記游定惠院

記游廬山

記游松風亭

蘇子瞻

游白水山佛跡巖

題廣州峽山寺

書海南風土

題羅浮二

題石丞畫壁

書臨臯亭

書過溪亭

記海南菊

評荔枝龍眼

六

白雀觀基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酒經

日喻

藥誦

青州怪石供

補龍山文

武王論

策畧

蘇子瞻

策別

策斷

私試策問

省試策問

表忠觀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淮陰侯廟碑

王子立墓誌銘

陸道士墓誌銘

七

朱亥墓誌銘

保母楊氏墓誌銘

祭陳君式文

祭吳子野文

祭刁景純文

祭龍井辨才文

惠州祭骷骨文

蘇子瞻

八

前赤壁賦

宋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今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子懷望美人兮天
南未舉賦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酾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

蟣於天地渺蒼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大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化者之無盡藏也而
前赤壁賦
二
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藉相與枕席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宋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默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僂而不答。鳴

呼噫嘻。我知之矣。時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後赤壁賦

范文正公文集序

宋 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

范文正集序

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予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

范文正集序

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晝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王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大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篇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六一居士集序

宋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害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害。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

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者。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能屈其言。士無賢

本一居士序

二

不肯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

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集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本一居士序

三

晁君成詩集序

宋 蘇軾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民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鬼者。處詩序下

後吾嘗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父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

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我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管李邵爲漢中候。更和帝遣二使召徵服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邵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鬼者處詩序下

二

送僧思聰歸孤山序

宋 蘇軾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
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
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
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
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
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
達僧思聰序

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
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
二拾琴而學書書旣工十五拾書而學詩詩有奇語
生烟葱朧珠璣的皪識者以爲畫師之流聰又不已
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
儒皆敬愛之泰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歸復使
聰日進不止自問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
盡爲蘊虛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
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僕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

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
水鏡以一合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
得道淺深之候

達僧思聰序

觀宋復古畫序

宋 蘇軾

舊聞房琯開元中嘗幸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
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
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
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書曰
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
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
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余嘆息不已殊曰雖損

宋復古畫序

十

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曰度數形名豈
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
是響泉余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
卧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
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
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
璵善作詩及行艸書復古名廸畫山水艸木蓋妙絕
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遁脫無所著皆奇士也
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

佩玉新絃雖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
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
絃曲

宋復古畫序

二

吉祥寺看牡丹序

宋 蘇軾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序牡丹

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褊迂濶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雅馴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

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錢塘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清明賞會假盛金盤綵籃以獻于座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半落自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知花之存者有幾可爲歎息也蘇軾記

序牡丹

入

二

天竺寺詩引

宋 蘇軾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天竺寺詩引

思堂記

宋 蘇軾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予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

思堂記

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是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思堂記

八

二

喜雨亭記

宋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

喜雨亭記

八

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

不得以爲聚一兩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超然臺記

宋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
者也。餽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
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
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
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
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斗。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
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
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
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
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圃。滋其庭宇。伐安丘高晉之木。以作補破。取爲荷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日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櫛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滄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也。

凌虛臺記

平。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凌虛臺記

宋 蘇軾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髣髴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

凌虛臺記

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

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髮髯。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泉妙堂記

宋 蘇軾

眉山道士張易簡。敎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大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符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雜艸者。曰。是一妙也。子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

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予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鷄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喙。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蛇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

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六年三月十五日蜀人蘇某書

東坡筆記

入

二

大悲閣記

宋 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數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管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日數飛鴈而耳節鳴破首肯傷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于手異執而于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于手之出于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

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脩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闍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大悲閣記

六

二

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攪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大悲閣記

八

三

眉山遠景樓記

宋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濶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

遠景樓記

一

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

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用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

遠景樓記

二

二

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此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

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
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賦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
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
遺愛。尚未晚也。

黃州雪堂記

宋 蘇軾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脊。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
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隙
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
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
興也。未覺爲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
撫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
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拘人也。而嗜慾深。今
似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
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
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
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穢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
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
全牛也。子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
釋。子有患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蠟之在囊。而時
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
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

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惟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爲籬外之游可乎。蘇子曰。子之於此。自以爲籬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籬也。名譽不足以爲籬也。陰陽不足以爲籬也。人道不足以爲籬也。所以籬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悲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嗜鳴跼蹙之而已。則籬之於人。抑又事堂記

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圖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子之和既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疎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襍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

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予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圖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觀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木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予

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得。亦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

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邇而優不寒而栗淒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彼其趙趙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脈膏梁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綉者破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梁文綉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

雪堂記

八

五

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頤頤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三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韶是堂之作也

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萃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咲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領之曰有若人哉

雪堂記

八

五

靈璧張氏園亭記

宋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連夾有江湖之思樹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饌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

靈璧園亭記入

一

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璧而爲此亭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于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景

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靈璧園亭記入

二

放鶴亭記

宋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其馴而善飛且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放鶴亭記

則徠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翩然斂翼旋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放鶴亭記

八

二

宋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于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以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况於椁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舍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宜不少廖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適煥之子彥舉

山記中如慧法師廬山陶靖節斜川王右軍蘭亭白傳大林寺蘇文忠赤壁桓山真爲胸臆借山

發之斯爲善遊不爲法華轉者矣

石鐘山記

宋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

石鐘山記

下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雀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

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鏘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開始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又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石鐘山記

下

秦太虛題名記

宋 蘇軾

覽太虛題名皆以管時游行處閉目思之了然可數
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
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
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荒才參寥道人致
問且以題名相示時余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
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
太虛題名記

太虛題名記

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
濤天際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
可錄以寄太虛也

李太白碑陰記

宋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
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
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
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
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
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
生云留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
外而路賈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
遊公卿如野雉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
也方之外者言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
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
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
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李氏山房藏書記

宋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斃。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斃。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李氏藏書記本

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又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盡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

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及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捫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

李氏藏書記本

二

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捨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公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予與可畫筍簪谷偃竹記

宋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於劬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

筍簪像竹記

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余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繚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穢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反與可自洋州還而徐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

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輒材當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鷲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筍簪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筍簪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實

筍簪像竹記

筍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餐。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余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以見與可於子親厚無間如此也。

淨因院畫記

宋 蘇軾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

淨因院畫記

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拳拳瘠瘳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絡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嘗歲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稍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壽寧院畫水記

宋 蘇軾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津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管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畫本記

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

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

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龍水記

八

二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宋 蘇軾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仁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愉。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相與。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幅祿無窮。升遐而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固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道之人。問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

作宋飛白記

一

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
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
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
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
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
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仁宗飛白記

二

方山子傳

宋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遇晚乃遊於光黃間曰岐亭巷居蔬食不與世相
聞桑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
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適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家者巖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卜有
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白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夢間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顛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僅見之與

方山子傳

八

二

再石君羅文傳

宋 蘇軾

羅文歛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
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
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
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
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
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
自棄於巖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礱成就之使從諸生

羅文傳

八

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
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
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
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
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
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
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
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
書父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栢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

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歎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賜之。其後子闔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群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

羅文傳

二

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欽之。祔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譏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當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

羅文傳

三

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和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井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遂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

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坐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歙間者嗚呼國旣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海南人十四代祖媚川

羅文傳

入

中

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挈浪迹泥途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襁褓頤長而白晢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閩人多矣蓄及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

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

羅文傳

入

五

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受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傳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損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

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敗，失利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爲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黃耳陸吉傳

黃耳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薨，隱於泥山。陸隱於龍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

羅文傳

入

木

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耳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耳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耳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召燕章華臺。群臣皆與耳坐，止坐吉。喟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耳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耳。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耳？』耳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

剖肝怡顏，下氣以固帶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兒童亦懷之。子才孰與耳？耳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耳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

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招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耳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耳子爲穰侯。

羅文傳

木

七

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同車廉頗屈姪欲弄衣，尹姬悔耳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遠，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外曾祖程公逸事

宋 蘇軾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牒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版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切聞獄僚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因坐廳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昨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誓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我爲公荷擔而往誓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浴沐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誓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困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一年三月九

書程公逸事

一

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書程公逸事

二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宋 蘇軾

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詞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亦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

趙瞻戶部誥

一

范子淵知峽州誥

宋 蘇軾

勅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殿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神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知峽州誥

一

韓維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誥

宋 蘇軾

勅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於人而兄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蘇氏少以女士秀於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氏以朝衰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能以訓詞庶幾采蘋之道芳不與宿草而共盡可

韓維妻蘇氏誥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 蘇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美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文彥博答人

慰正旦表

宋 蘇軾

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
凡在照臨、舉增懷慕、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躋堯禹、
行比參方、受圖於三朝、明發不寐、念御簾於雙日、
孝思奈何、幸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

慰正旦表

入

謝賜衣襖表

宋 蘇軾

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相十行、更佩先春之煖、
恩均吏士、聲動華夷、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
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
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
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慄於天驕、丹詔下融、遂流漸於
河凍、旣無功而坐食、實有德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
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情媿、庶收汗馬
之勞、以解濡鵝之誚、

謝賜衣襖表

入

謝梅龍圖啓

宋 蘇軾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謝梅龍圖啓

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

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個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謝梅龍圖啓

二

謝制科啓

宋 蘇軾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
雋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
評。刑內自顧。於無堪。稟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
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
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
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
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
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
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
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
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
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
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
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
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
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

謝制科啓

二

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
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
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
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
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
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迫人。少而自信。治經
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
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
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
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媿。
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
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
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
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
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歐陽少師致任啓

宋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懌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繫縻之於前晏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常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知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賀歐陽少師啓人

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失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展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言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父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異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歐陽少師啓人

二

與謝民師推官書

宋 蘇軾

軾啓近奉遠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東謝民師書

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

升堂有餘矣而適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浚而堂宇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東謝民師書

上

答李端叔書

宋 蘇軾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遲遲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濶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適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

答李端叔書

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面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誆誆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撓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

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艸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交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帶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適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是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

答李端叔書

二

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節哀強食不次

答秦太虛書

宋 蘇軾

軾啓五月未舍弟來得子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通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哀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日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適居無

客秦太虛書

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廼出白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得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聲聲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過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

客秦太虛書

二

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于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衰衰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豫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逞逞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中村酒亦自醇醪橘橈枰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鱉不論

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
皆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
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
至此想見掀髯一咲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
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
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非老乳母今
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
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

再拜

蘇軾書

草平有高韻

三

答劉沔都曹書

宋 蘇軾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
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
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
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
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畧無遺者覽之
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
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
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
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
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
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
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詩詞句
優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
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
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
廼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

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辭清婉雅興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賦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列形於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勿勿不宣

答劉清書

入

二

與滕達道書

宋 蘇軾

某閒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痕目無憾往往又笑不令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謂令子手筆甚高見其爲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與滕達道書

一

示諭宜甫夢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遠愛賊故爲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不罪

又

其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紫子兩泉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黃然遂成藉艸之樂爲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甚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縣竹人多藝然可閑考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年與之稍熟悉要知之

東坡達道書

與蔡景繁書

宋 蘇軾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其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愛之狀而無慘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論前某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篋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遊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東坡景繁書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矣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礫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刻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

與王元直書

宋 蘇軾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寔，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必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炊一段，一僕與子、眾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艸橋疫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與王元直書入。

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與魯直書

宋 蘇軾

見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前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見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別爰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與魯直書

與王慶源書

宋 蘇軾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
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
近始肅然。聞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
值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州橋路上放詞倒
載也。

與王慶源書

與徐得之書

宋 蘇軾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
硯一枚。送上須臾。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然俯仰間便
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耳。恐得之惜。別
又復前矣。家中閨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與徐得之書

答賈耘老書

宋 蘇軾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答賈耘老書

答呂晦道書

宋 蘇軾

南都佳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第。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答呂晦道書

答參寥書

宋 蘇軾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
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
略祇似靈隱天堂和尚退院後邛在一箇小村院子
折足鐺中繼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瘡癘病
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尋氣但苦無
醫藥京師困窮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
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
也未曾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又

相涉彌書迹巉巖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
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絕不少尚留
情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
戲三昧也居閒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
往數篇終不甚楷也祇一讀了付如師收勿示餘人
也中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
但聞海船過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

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
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賴師喜於得
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
相知之深不可不盡自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
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答參寥書

二

答吉上人書

宋 蘇軾

去歲吳興余卒爲別至今耿耿寤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汰體佳勝扎翰
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
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見議
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吉上人書

與毛維瞻書

宋 蘇軾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燐時於此間
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與毛維瞻書

一

與巢縣楊元素

宋 蘇軾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楊元素

八

孔北海贊

宋 蘇軾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亂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惜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歿爲孔北海贊

八

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啾啾泣涕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區衣物平生奸僞歟見真性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良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許漢公使玄德誅操無難也子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歟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歟我宗若人尚及千祀

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北北海贊

二

郭忠恕畫贊

宋 蘇軾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
先以字行洛陽人少習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
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
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
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
人無貴賤口稱猶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
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
郭忠恕畫贊

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盡卽自爲之郭從義鎮
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
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
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
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
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遊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
賁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恕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
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大學

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拈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攬天蒼壁挿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怨先在焉呼之或出

郭忠恕畫

二

李西平畫贊

宋 蘇軾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既賊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赴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爲菹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李西平畫贊

辯才大師真贊

宋 蘇軾

余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卽之浮雲無窮。太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哇霧之中。

辯才師真贊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宋 蘇軾

吾觀沐猴。以馬爲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譎。沐猴宜馬。真虛言爾。

畫沐猴馬贊

顧愷之畫王初平牧羊圖贊

宋 蘇軾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牙。啖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號稱甬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屨郎。巢門舐地寫鹽湯。

畫牧羊圖贊八

九成臺銘

宋 蘇軾

韶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自泰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三千三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管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固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籟。使耳得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戈箏磬匏絃管試

九成臺銘

入

一登大韶石之上。舜降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綿綿。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呼吸。往來倡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蕭韶九成來鳳凰而舞百獸者。旣以粲然畢陳于前矣。

翻空見奇

枕柳庵銘

宋 蘇軾

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枕柳林中
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負屬
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
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苦堂與雜處帝奴東坡居士
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
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髮不改視現毗盧無作無止

枕柳庵銘

八

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
跨汗漫而遊鴻濛之都乎

雪浪齋銘

宋 蘇軾

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
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出湯爲大盆以盛之
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蓋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
齋石中乃有此理存玉升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激
其根東坡作銘宜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雪浪齋銘

八

兩州擇勝亭銘

宋 蘇軾

維古潁城，因潁爲隄，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邇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櫺欒梁，繫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帷四張，我所欲召，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黃洗解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褰袂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旣濟我茶，擇勝亭銘。

亦謬我漿，旣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傲又改爲其寶，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邪，神馬足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廚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月窟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砥世盲，卽古之慢亭也，文亦空濶。

六一泉銘

宋 蘇軾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予聞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徃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髯，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六一泉，亦入。

勝莫適爲至，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

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
世而已茲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
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
亦或見於斯泉也

參寥泉銘

宋 蘇軾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
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
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
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
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
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剌參寥子櫛新茶鑽火煮
泉而淪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

參寥泉銘

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
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
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真
身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
實弊汝神

菩薩泉銘

宋 蘇軾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
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
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
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
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
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
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
見如峨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
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
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
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
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
尚有一泉蓋往鑒之文殊了然

徐州蓮華漏銘

宋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開
于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
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
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
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
之國子博士傅君揚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
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于軾銘曰

蓮華漏銘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
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于度量與權衡豈不
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
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于三十八萬七
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
霜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
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
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
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自公勝場

卷之五

木

二

文與可琴銘

宋 蘇軾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磬之蕭然如葉脫水。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杳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文與可琴銘

十一

却刀銘

宋 蘇軾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管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黠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踉撼幕，終夕宰宰。叱訶不忤，啖醬聚栗，掀盃抵缶，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爲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猓。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亦無跡。又有甚者，聚爲怪妖，畫出群閭，相視睢眦，舞於端門，與主雜居。猶見不噬，却刀銘。

却刀銘

一

又孔於家，徂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漿水致前，飲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爲祟以驚。夫貓爲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類搖於穴，走赴如霧，碎首屑腸，終不能吞。是獨何爲，宛然尺刀，阻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論，是亦何勞。

硯銘

宋 蘇軾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曰：真硯不損。紹聖二年十月臘日。

硯銘

一

天石研銘

宋 蘇軾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研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研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天石研銘

一

黃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宋 蘇軾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子劍叅筆墨歲丙寅斗東北歸余者黃魯直

洮河石硯銘

一

惠州官葬暴骨銘

宋 蘇軾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於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顙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官葬暴骨銘

十

十八大阿羅漢頌

宋 蘇軾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僂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爰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掘其墓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楚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樞不能歸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十八羅漢頌也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段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觀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烏言丹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乃各卽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等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於前。老人發之。

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歛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卽。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

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

十八羅漢頌入

二

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略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踞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

受其香。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清瀧。神馬居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髀。獅子顧視侍者。

擇爪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視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卽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

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忤。盡取玉函。以昇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

有神人涌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

十八羅漢頌入

三

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

子。篝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簫發火。我作佛事。

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

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渺。稽首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

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
諸根自倒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

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
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

十人舉漢額不

四

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繫鬚慕師慈愍
爲爾慙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於右

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頌

曰

彼聾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恐存以無言音
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

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鬚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井曰
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

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烟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默瑟旣希
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雀其一旣下集

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

十八羅漢頌不

五

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雀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
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願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

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願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問之於佛
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有信人故諸賢

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義眉五臺
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
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雪花桃李
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
現神變倘其然乎今於海內得十八羅漢像以授子
由翁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
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
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趙

答孔君頌

宋 蘇軾

夢中投井及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
日作此苦忽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
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
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道作如是觀

木峰偈

宋 蘇軾

元豐七年鵬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
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木山一峰供養乃說
偈言愕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爲君作炭

木峰偈

大

書東臬子傳後

宋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於下者
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飲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
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
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爲
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
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
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卽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
東臬子傳後

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
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得酒吾爲
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臬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
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醢
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
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
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臬子矣然東臬子自
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技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
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臬子

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豫刻死日自爲墓誌予
蓋受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東皋子傳後

二

書淳于髡傳後

宋 蘇軾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
裸坐幾於勑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
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
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
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
書此

書淳于髡傳後

一

書六一居士傳後

宋 蘇軾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

書六一傳後

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視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宋 蘇軾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煇鷄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噉。卽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卽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李氏傳後

書若達所書經後

宋 蘇軾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
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
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
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
是誰磨自然勻平無有籠細如空中雨是誰揮洒
自然蕭散無有疎密杳爾楚達若能一念了無法門
于剎那頃轉八十藏無一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
書若達經後

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宋 蘇軾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
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
問而知其名過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
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口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
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
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
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
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
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
其所見者乎

書山莊圖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宋 蘇軾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辛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

書佛事

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焚香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子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宋 蘇軾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日不解炮灼埋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爲惕然也

書酬柴桑詩

書醉翁操後

宋 蘇軾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汰真彈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安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不能謀而同三合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書醉翁操後

徐州書合獵詩後

宋 蘇軾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終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槩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岡，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上觀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獵豹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

徐州書合獵後

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城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過人。武吏日以爲常。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旣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爲異日一笑。

書遊湯泉詩後

宋 蘇軾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于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獐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梵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汚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遊湯泉詩後入

一

遠不爲當塗者所慰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于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卓錫泉

宋 蘇軾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楊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唯惠人喜闕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興元年九月廿六日書

卓錫泉

入

跋南塘挑耳圖

宋 蘇軾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
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
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
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妻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
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安今見定
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卿識此

跋挑耳圖

跋艸書後

宋 蘇軾

僕醉後輒作艸書數十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
去也

跋艸書後

書墨

宋 蘇軾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書墨

八

書硯

宋 蘇軾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艸。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又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書。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書硯

八

書蘭亭記

宋 蘇軾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

青蘭亭記

入

記遊定惠院

宋 蘇軾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一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頂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旣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脩潔如吳越間人竹林

記遊定惠院

入

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鏗鏘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詣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寅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旣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各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遇何氏小圃乞其藥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園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捐掌時參寥獨不飲以來湯代之

記游廬山

宋 蘇軾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裡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僊寒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游杳霭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瀝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摠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於此矣

記游松風亭

宋 蘇軾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記游松風亭

游白水山佛跡巖

宋 蘇軾

白水山在象頭南羅浮之東麓也有懸泉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絕石四五丈不能及旁有巨人跡數十謂之佛跡巖巖西故有院亦曰佛跡院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跡巖沐浴于湯泉晞髮于懸瀑之下浩歌而歸有輿却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葱曨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茱萸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來游白水佛跡巖人

游白水佛跡巖

游乎意忻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已寄妙拙大士參寥子

題廣州峽山寺

宋 蘇軾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閣滯爲澄潭使人過閣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興元年九月十三日

廣州峽山寺

書海南風土

宋 蘇軾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僭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拆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

書海南風土入

汲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寒其寬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題羅浮

宋 蘇軾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題羅浮

題羅浮

宋 蘇軾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磯舟泊
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
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
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
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
六魚四壇北有洞曰朱明蔡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鏐
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

題羅浮

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酒進
上許穀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關夜大風曉
壯甚有辟晨粥已還舟憇花光寺從遊者幼子過巡
檢史王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
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
明年三月復來

題鳳翔東院右丞書壁

宋 蘇軾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
耿耿然畫僧踴躍欲動恍然久之

題鳳翔畫壁

書臨臯亭

宋 蘇軾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
重門洞開林壑坐入常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
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書臨臯亭

書過溪亭

宋 蘇軾

辨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常出至風
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美
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
曰過溪亦曰二老

書過溪亭

記海南菊

宋 蘇軾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
隨秋之早晚大畧至菊有黃花乃開獨嶺南不然至
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
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
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
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
重九書此爲記

海南菊

評荔枝龍眼

宋 蘇軾

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子如食螬蚱
大蟹斫雲流膏一噉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嚼
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啞啄之味
石蟹有時勝螬蚱也戲書此紙爲飲流一笑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
荔枝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無
然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

評荔枝龍眼

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褻言會也蘇軾記

白鶴觀碁

宋 蘇軾

予素不解碁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
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
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
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
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碁者戶
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桴杵坐對誰究此味空
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
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宋 蘇軾

余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
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
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余嘗見知琴者言
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
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萬松嶺院壁

酒經

宋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汁。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三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解散而勻停也。釀者必齋酒。

酒經

入

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熱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麴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麴半日取所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操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精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堅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五斗。又

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猛也。麴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酒經

入

二

日喻

宋 蘇軾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

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没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

渴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雖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藥誦

宋 蘇軾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養性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旤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太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虫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虫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麴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麴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旤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

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今味無味之味五味備今茯苓麻麥有時而匱今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旤今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青州怪石供

宋 蘇軾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紋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

青州怪石供

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同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

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子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

青州怪石供

二

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繫云

補龍山文

宋 蘇軾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子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群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帔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驟交驚驚寒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顙前髮維明將軍度量闊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鞵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

補龍山文

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

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右解

滑稽于文者

武王論

宋 蘇軾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管孔子蓋罪湯武顛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

武王論

不

十

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廼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特諸
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
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
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
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
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
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
之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
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

武王論

八

十

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
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
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
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
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
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
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
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將行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

忍也自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
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
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
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
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武王論

八

三

策畧

宋 蘇軾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幸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

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擬拾三代之遺文補苴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浮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

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
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
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
要云

此篇以容形主甚有決斷

策畧

入

三

策別

宋 蘇軾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
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
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
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
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
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
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
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
惟聖人爲能繫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
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
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
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
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
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
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
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

策別

入

一

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衆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

策別

人

二

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旣以舉之而詔曰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

人

三

策斷

宋 蘇軾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禦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誅以羈維也。故中行說教單

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洛之便美也。繇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廓。濬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收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

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

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韞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鬬戔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

晉爭疆。黃池之會。疆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疆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何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

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視中原之富麗廟社官闕之壯而悅之却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者食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

策斷

三

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又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

於公卿輟軒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去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國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飲而虐

策斷

四

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窠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固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

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也。急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憚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策南

八

五

私試策問

宋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景帝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已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旣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旣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

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搢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
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
召諸侯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
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
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
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
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
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
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
其所以然。

私議策問

入

二

省試策問

宋 蘇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
功速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
而天下歸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
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
子方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庭。將必
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
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
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
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
才者遣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
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
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
遷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有節之政。史傳曰。三王
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意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爲過
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獨者歟。帝自以爲不如。而魏

省試策問

入

一

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
不如爲賢歟漢文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
此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省說策問

二

表忠觀碑

宋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祀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表忠觀碑

入

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公其國如公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管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蒼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表忠觀碑

一

二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艸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朴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束。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陞引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表忠觀碑

一

三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中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乎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

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鏘李逢吉之譏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

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其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焉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迨逐李杜參翱翔汗流藉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鉤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慘牲雞卜羞我觴於粢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畱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韓文公廟碑八

三

淮陰侯廟碑

宋 蘇軾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和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泊乎山鬼返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開輔戰必勝攻必剋掃

淮陰侯廟碑八

十

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艸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艸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昔軼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銘更似古詩

淮陰侯廟碑

王子立墓誌銘

宋 蘇軾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子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吝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適於高安績溪同具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於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禮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諡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

年十一月五日其兄邁子開墓下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美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北新立墓誌

陸道士墓誌銘

宋 蘇軾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脩潔清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出所著詩論內外丹指畧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予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丹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予若

陸道士墓誌銘

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基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鶴雀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視子復來少宏寬無復清詩助痼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

朱亥墓誌銘

宋 蘇軾

崔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恃惟布衣
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願視如豚猘
斧其在屠惟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
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
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
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朱亥墓誌銘

保母楊氏墓誌銘

宋 蘇軾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年三十始隸蘇氏
頽然順善也爲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
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
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塋之於朱東
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東坡此志極摹大令雖小文字乃知公未嘗一字

保母墓誌銘

無所本

祭陳君式文

宋 蘇軾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嗚呼。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爲貧。從政于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擯疎。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阻我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卽安丘。祭陳君式文。宋。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荷歟。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饗。

祭吳子野文

宋 蘇軾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兀爾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志人緩已。忘其渴饑。道路爲家。惟義自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聞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稀。我獨何爲。感歎。欷嗟。一酌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祭吳子野文

祭刁景純墓文

宋 蘇軾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鬢鬢蒼然。君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蒼。尚想松下。幅巾杖履。迎我於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歛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鷄。聊寫我哀。尚饗。

祭刁景純墓文

祭龍井辯才文

宋 蘇軾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歲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綽。禪有連高。後二十年。獨餘此松。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欽獻。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莫必躬。豈無他人。莫爲我留。

祭龍井辯才文

惠州祭枯骨文

宋 蘇軾

爾等暴骨于野。天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蛄穿穴。但爲累案。罕致全軀。幸禱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起生人天。

祭枯骨文

八

蘇子由文抄

古史序

元祐會計錄序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潁州擇勝亭詩引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南康直節堂記

王氏清虛堂記

遺老齋記

蘇子由

八

東軒記

待月軒記

黃州快哉亭記

武昌九曲亭記

廬山棲賢寺新修西堂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巢谷傳

蜀論

西戎論

北狄論

君術策

臣事策

民政策

秋試武學策問

賀文太史致仕啓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上曾參政書

蘇子由

八

上劉長安書

答黃庭堅書

答陳師仲書

管幼安盡賛

銅雀硯銘

六祖卓錫泉銘

代李樵卧帳頌

御風詞

書白樂天集後

書楞嚴經後

祭歐陽少師文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汝州謝雨文

論語拾遺

蘇子由

八

三

古史序

宋 蘇轍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一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希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

古史序

一

一

古史序

二

二

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燬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

元祐會計錄序

宋 蘇轍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境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建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亡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

元祐會計錄序

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維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

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欵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事入吾金幣爲珍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群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諸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元祐會計序

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人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舒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初官邸官吏冗積負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強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

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播。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

元佑會計序

三

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泰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

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元佑會計序

四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宋 蘇轍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寔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檐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菰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慮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而實。腴而實。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予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

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俊。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潁州擇勝亭詩并引

宋 蘇轍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輒愛其文，故繼之云。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虛，死安于丘。孰成不化，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疲，而炊釜後，鑿以渡。書設豆觴，夕張余禡。出入濤淵，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游。外纏毳韋，內輯貂

擇勝亭引

入

鵝。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兎鹿，聚爬薪樵。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明至成，置不懷，一。嗟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異爲華堂，湧爲層樓，繚以修。危，賈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茲士夫，汎焉周流，如燕巢春，知不期秋。修像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礬水嬉，習氣未廖，豈以言好，而俾民愛。穎尾甚清，湖曲甚幽。風有翠帷，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

來底幾無愁

二銘兄弟角技真稱絕矣

擇勝亭引

二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宋 蘇轍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歎出文十數首昌言

遠布書引

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以爲文中心自慙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彊悍不屈之虜庭建大師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

虞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文有生色

送石昌言引

二

南康直節堂記

宋 蘇轍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華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劔立於廣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輒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恭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瞰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

直節堂記

一

直節堂記

八

二

衣雪飛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闕而罷

騷雅

王氏清虛堂記

宋 蘇轍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士之居而忘其京都城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者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

清虛堂記

六

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弃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宕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襟懷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

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騫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

大近長公

清虛堂記

八

二

遺老齋記

宋 蘇轍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
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
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栢蕭然如野人
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
所以名之予曰予頴濱遺老也蓋以遺老名之汝曹
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蕪然不知也
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承道
遺老齋記 人
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
爲不孫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
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
是流落凡三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
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
再昔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
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
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
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

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策未有善
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
處遺老齋可也

一恬曠之襟可挹

遺老齋記

人

二

東軒記

宋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茂
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潯水
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
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
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
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
皆罷去事委于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

東軒記

六

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
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
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
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
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
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弄塵垢
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
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

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
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
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
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
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
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
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
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
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
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
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
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後游以忘其
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東軒記

六

二

待月軒記

宋 蘇轍

昔子遊廬山見隱者焉爲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爲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艸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萬物亦非日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一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爲小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

待月軒記

入

一

待月軒記

入

二

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公舉酒延賓。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黃州快哉亭記

宋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沔北合漢沔其勢蓋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翻洄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快哉亭記

一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爲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颭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適。於。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樵。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爲。快。也。哉。

快哉亭記

二

二

武昌九曲亭記

宋 蘇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陀蔓延。澗谷深窅。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而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于山間。以此居

九曲亭記

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年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丈。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莽。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酒然自笑者也。

九曲亭記

二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宋 蘇轍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交錯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而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于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沙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縱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于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予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

所以真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于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岩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于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卽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長公與李公擇書予由近作棲賢堂記讀之慘凜

棲賢僧堂記

二

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慄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宋 蘇轍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任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于朝明年俾復其舊師罷後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龍井訥齋記

不幸而立于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于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人復致其所有饒饒堙圯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翠綠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爲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卽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

冬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

龍井訥齋記

二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宋 蘇轍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如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絜雖其間閭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囑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圃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洛陽園池記

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畧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

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益未易以園圃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口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子遂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洛陽園池記

二

巢谷傳

宋 蘇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及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

巢谷傳

一

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及其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歸。門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托者也。予之在谷。谷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州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

巢谷傳

二

兄弟遊。平生親愛無復相間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詣。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遣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今至海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憊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昨未卽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子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智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

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子兄弟子方禱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淡宕

集傳

八

三

蜀論

宋 蘇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爲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旣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讐。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爲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

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懣。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怨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性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

蜀論

二

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憚獨。而只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快利

西戎論

宋 蘇轍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強則臣。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畧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後。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太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

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狄戎之人惟其慙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鬥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

北狄論

二

慨切勃挺

北狄論

宋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守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擅喪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

北狄論

一

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迫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

耳。無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
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
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
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
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
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
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
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
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
北。狄。論
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
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
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
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
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爲。非。其
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
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
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惟。納
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

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
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
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
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壯。激

北。狄。論

三

君術策

宋 蘇轍

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至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

君術策

夜渾渾趨于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塗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決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視其激作相感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

君術策

八

二

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忘。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躍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

及於爲變苟其湑育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文氣如潮

看術策

八

三

臣事策

宋 蘇轍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悉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

臣事策

八

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行而事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已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

忘情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怒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天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事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

臣事策

二

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諱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

臣事策

三

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猶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茅坤曰。乎由重臣一議。往使淋漓誠千古絕調乎。

瞻不能過也

史事策

八

四

民政策

宋 蘇轍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縈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滯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事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祖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耻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

民政策

八

一

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耻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

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趙超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切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大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芟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廩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耨斯趙以

民政策

八

二

辦茶麥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茶麥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求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無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

民政策

八

三

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畏其害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惡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惟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誨教誨其民之意情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敢求望其高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唐順之曰孝爰力田此古今不弊之政子由此策

宛似漢人剗切

民政策

八

附

私試武學策問

宋 蘇轍

三晉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
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糧道而
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
而陰招齊之士誠此二計者淮陰雖之幸其計之不
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
其必有以待之請陳其說

武學策問

八

一

賀文太師致仕啓

宋 蘇轍

右某啓伏審猗猗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
也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養臯之偉
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
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川尚父雖
長而膺揚未喪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况復坐而論
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
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翺翔嵩
嶺之木師啓

少之下沂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鍾
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
之所願誰復問然某蚤以空疎誤辱知獎嘗欲借潤
於河海底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
將歸掃墳墓絕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
恩未棄尚許登門之游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
爲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
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上韓太尉書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鄉里鄉黨之
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
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之富且
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竭公

之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

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

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

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

上尊太尉書

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

又幸矣

豪壯

上尊太尉書

上曾參政書

宋 蘇轍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

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

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嗇嗇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

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

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眂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

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

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

上曾參政書

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

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

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

斷倚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齊如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

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

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

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游而明公適爲京兆當

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憚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輯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附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峭屨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鹵莽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群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參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章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上曾參政書

二

逸氣

上曾參政書

三

上劉長安書

宋 蘇轍

轍聞之初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艸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人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

上劉長安書

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

夫

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

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潔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

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夫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凡間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慄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遂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氣岸自別

上劉長安書

二

答黃庭堅書

宋 蘇轍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慳猥可量也自燒筆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少曾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

答黃庭堅書

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益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棗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陳師仲書

宋 蘇轍

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自亦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得其所爲輒諷詠終日譬如新病瘡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陳師仲書

管幼安畫贊

宋 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來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于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于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于知時而審于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

管幼安畫贊

一

自全者穎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蹙袁紹皆談笑而辨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于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于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

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盟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单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閑不求通白帽布裘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莫必躬八十有四

管幼安畫贊

二

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銅雀硯銘

宋 蘇轍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而澤歸以遺予爲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堅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毫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硯明窓細穗老尚著書撫之長嘆用捨有時一愚一賢

銅雀硯銘

六祖卓錫泉銘

宋 蘇轍

六祖初生曾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泉沒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

六祖錫泉銘

辯公四年泉水洋洋烹煮灌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卧帳頌

宋 蘇轍

子瞻在黃日以卧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巖老
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荅紹聖二
年九月訪子高安戲代荅之

鐵牛正卧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爲我害爾
是地獄業安卧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爲降魔設

李樵卧帳頌入

御風辭

宋 蘇轍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遂遂朝發于東海之上夕散于
西海之中其餘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
披拂草木奮勵江海强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
天地肅然塵盡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于
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
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
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

御風辭入

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
蒲以爲履斲柳以爲屨富者伐檀以爲軸秦駟以爲
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
不同乎苟非其理履屨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
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草之間止
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
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
飛鳥後有游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
橫從不眎海嶽晃蕩青紅葢襍陳于吾前者不可勝

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曾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
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
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
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凶
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
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
洗而留之，足將跨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
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
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鐘。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

御風辭

六

二

十仞之壖，非輕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况欲與之
逍遙翱翔，放于太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
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
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于風乎？於是容起而歎
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
乘傳而東乎。

學莊子

書白樂天集後

宋 蘇轍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昌大暑水陸
行數千里，至羅浮水菴，小舟益庠，惕然有瘴暵之慮。
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
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怡
目。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隣黃氏世
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
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
書由集後

八

一

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
終老。蓋唐書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
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
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
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
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
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
於吟嘆，輒以公卿投荒，慘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
鄙之。至其間，亦饒請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

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卽隨息念中矣。欲而不隨，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爲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慧自生。定慧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

書白集後

入

二

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卽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卽流通。住卽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徧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予觀蘇氏兄弟於斥廢後，並托禪宗一脉以自解脫。此類可見葉石林云：陶淵明白香山尚未盡禪。

諸忍未必然

書白集後

入

三

書楞嚴經後

宋 蘇轍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
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
清園，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
六根入，每跌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卽
直生死道中，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八卽是涅
槃，其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
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
書楞嚴經後入

滌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祭歐陽少師文

宋 蘇轍

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
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予心
吾於天下交游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
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嘆息，改容
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
其重鼎鐘，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
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剝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
祭歐陽少師文入

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斥棄羹醢，號茲古文，不自愧耻
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踴躍元昆
與轍偕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祿
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群疑相歷，公恬不驚
衆惑徐開，滔沿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誠佛
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陋宅
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
自毫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
於穎，則降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

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哀
甚懷酸辛報不及至因計過蔡嗚呼公之於人雲漢
之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繩方知者
之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
易後來相承敢損故事雖庸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
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
其左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人之
生物各維其時朝陽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
不寒時去不返雖強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特時既
祭歐陽節文

生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
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慰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宋 蘇轍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
自西會哭于廷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姪在位成王
在左曰予俾俾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
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歟
歸歟公畏莫當邁返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
來思及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
不言一二卿士代天輪旋事勢如絲衆比如櫛治亂
祭司馬相文

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
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
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
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宅將享合官百辟咸事公病
于家卧不時起明日常齋公計暮聞天以雨泣都人
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繼公之
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
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
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

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蒼古

祭司馬相文

二

汝州謝雨文

宋 蘇轍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
太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
之奠恭祭于北園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戾謫守茲
土自春徂夏旱饑爲苦楚麥殄悴禾未出畝吾民憂
傷巫覡旁午念予罪人餘譴累汝間行北園亭曰致
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顧慙昔賢願躡前武掃地而
祭屏去牖戶清漪繞屋喬木環渚微風肅然神物來
汝州謝雨文
處吾僚祗敬齋宿吾府雲興山際條遍天宇風來不
疾雷發不怒祈甘澤如脯如乳酒不濡地雉不升
組仁哉有神未請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陽既
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吏免訶譴民病獲
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祗薦醪牲以永斯祐尚饗
精雅

論語拾遺

宋 蘇轍

予少年爲論語畧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
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
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
爲糖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
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
斯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
論語拾遺 本

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
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
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
賢矣然貧而樂難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
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
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
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

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
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
有思則邪矣夫必有先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
也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
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
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至六十耳目所
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
論語拾遺 本

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在七十時焉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而自入矣譬
如車輪輿具牛馬旣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
行之惟爲之輓輓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
輓輓輓端持輓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云
云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思故曰不
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
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

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飲蔬食沒齒無怨言與堅刀易
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
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于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
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也子曰誰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大然猶有惡也無
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于
不仁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
論語拾遺 八

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
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于不仁則物有以害
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
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

孔氏之門人其問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
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
雖多學而識之至于生死之際未有不失也苟一
日聞道可以下死矣死而不亂而後可稱為學
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
爾子路聞之曰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
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
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
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陳文子孔子
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
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
論語拾遺 八

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故冉有子路之政
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
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
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
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
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
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

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穆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羽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疆以

論語拾遺

下

五

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讓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

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論語拾遺

下

六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云云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徵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子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

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畢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卑弱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引而行使試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論語拾遺

八

七

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微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近也小入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饑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孝弟忠信汎愛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云云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

論語拾遺

八

八

之好學也譬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者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

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子欲
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君子
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
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
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
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讐子瞻曰衛
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
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

論語拾遺

八

九

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
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
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必有所一而後可
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
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
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
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
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

曰仁在其中矣

論語拾遺

八

十

曾子固文抄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王子直文集序

王深父文集序

王平甫文集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齊州襍詩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子固

八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贈黎安二生序

序越州鑑湖園

謝杜相公書

寄歐陽舍人書

答孫都官書

徐孺子祠堂記

分寧縣雲峰院記

齊州二堂記

學舍記

南軒記

飲歸亭記

尹公亭記

道山亭記

醒心亭記

清心亭記

擬岷臺記

仙都觀三門記

曾子固

八

廣德湖記

襄州宣城縣長渠記

歸老橋記

趵突泉記

游墨池記

洪渥傳

劉伯聲墓誌銘

戚元魯墓誌銘

廣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

亡兄墓誌銘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蘇明允哀詞

曾子

入

三

戰國策目錄序

宋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
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
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
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
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

戰國策目錄序

一

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三子乃獨
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
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
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
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
嘗不同也三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
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
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

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欺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禁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藉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策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三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尤爲英爽軼宕王遵

目錄序

宋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秦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典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

陳書目錄序

一

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

陳書目錄序

二

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決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化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謂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詳雅

眼青田錄序

三

王子直文集序

宋 曾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故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此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王子直集序一
總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達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

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取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子爲叙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王子直集序

之序其志云

二

王深父文集序

宋 曾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辨達有所開闢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其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存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

以基軍節度使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平甫集序

二

王平甫文集序

宋 曾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子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九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爲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闢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

王平甫集序

一

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演於滅能自振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沒而無傳或播其體於世而

得之資。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
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掩也。則平甫之求於內。
亦笑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書。或長於詩。
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
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
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心腹。不爲毫髮
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
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
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王平甫集序

二

達雅

范貫之奏議集序

宋 曾肇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
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
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
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
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處。
或辯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
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
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違。或越月
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
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休養。元元至於是。非子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
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
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
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
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
大臣。而朝政無太缺失。群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矣。

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
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
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
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
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
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
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
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忬爲公之墓銘云。

范貫之集序

二

齊州襍詩序

宋 曾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夸詐見於習俗。今其
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群黨
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驚來爲
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
未期固圉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
得與其大夫及四方士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
或長軒遠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蓉菱荷，湖波
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爲小詩以娛情，寫
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
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
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
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
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

齊州襍詩序

一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 傅華

昔邨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豈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祭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于學長于朝其於武備固修維摩院琴序

一

矣其子家有塾于黨有序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教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其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嘗得之於

維摩院琴序

二

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爲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云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

寶臣元珍鄭穆閩中孫覺老林希子中而子曾鞏
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通傳向老令瑞安序

宋 曾鞏

向老傳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
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
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
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
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
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
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
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通傳向老序

贈黎安二生序

宋 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適將以言相求於外那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

贈李安生序

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序越州鑑湖圖

宋 曾肇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撻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

越州鑑湖圖

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于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

三江之口所謂湖高于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絲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鳥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蔬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測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

越州鑑湖圖

二

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
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
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
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
民田理置石柱以識之村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
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
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
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執禦又以湖
水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

越州鑿湖

入

三

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
伯玉則謂曰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
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播役夫內
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曰役五千人益隄
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
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
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
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
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

錢三百至於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
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
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
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顓不
聽又求休壘湖爲田顓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
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絲漢歷吳晉
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
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

越州鑿湖

入

四

二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
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上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
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于人者則其利
之不_可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于承平
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
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
勸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
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知吏孰
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

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多
湖之所以日廢縣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
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
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
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
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
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
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
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觀也使湖盡廢則湖

越州鑑湖

五

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觀者故曰
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
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
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
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
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之所未
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
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窟隆不
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

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
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
則有開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
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于州縣與
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
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
爲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
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
或浮議外播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

越州鑑湖

六

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
潤澤之今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
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
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
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
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
寧二年冬卧龍齋

茅坤曰通篇點次鑑湖如天官家之次三垣五星
二十八緯以及飛流疾伏無不擘畫如掌而又恐

後之勢家或請爲田而廢也於是又詳爲辨嚴祭
駁曾公之文固雄而其經世之略亦概見矣

蘇州雜記

七

謝杜相公書

宋 曾鞏

伏以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
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
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
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
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
知所以爲賴而旅襯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
此時閤閤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
謝杜相公書人

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
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
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
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陰訟推說者窮萬世非
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
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聚細之事宜以徹於
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
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
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

行之不以進退而輦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輦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河歐陽舍人書

宋 曾鞏

輦頓首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人之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

寄歐舍人書

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是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

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辭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入非畜道德者惡能辯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輦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輦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輦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歷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

寄歐舍人書

二

之冠國榮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而柳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使甚不宜

此書糾徐百折而感慨滋深

寄歐舍人書

三

答孫都官書

宋 曾鞏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凡三千首盛矣哉文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怨懟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至於是耶、鞏之愚且懶且爲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

答孫都官書

一

海不見其涯、洙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敢議其大小高下耶、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勵鞏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鞏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鞏誠怪閣下自處之過、而爲以賜鞏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凡鞏之學、蓋將以學乎爲身、以至於可以爲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怠且蔽之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其教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尚且借觀而先以此謝、皇恐不宣

氣旨蒼然

答孫都官書

二

徐孺子祠堂記

宋 曾鞏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

徐孺子祠堂記

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已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月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

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了而易於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

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

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

北遙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

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

禾中太守徐騭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

立碑晉永安中大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

徐孺子祠堂記

二

儋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

湖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

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

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

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

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

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承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分寧縣雲峰院記

宋 曾華

分寧人勤生而蓄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儲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澆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革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硬拍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拍其於施何如也其閭利

雲峰院記

害不能以梯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基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爲小戾則相告評結黨詐張市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筌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後之門闔覩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

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蓄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泊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矧邑人者必道常乎此其敢必也廣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入院不自息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中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

雲峰院記

二

成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齊州二堂記

宋 曾鞏

齊濱濰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濰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

齊州二堂記

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媽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益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媽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媽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

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

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濰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

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

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厓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

尤甚及至于厓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

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山高或至數尺其旁之

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櫟于黑水之

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

齊州二堂記

二

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

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濰水達于清河以入

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

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

濰水之旁出者也濰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

年公及齊侯會于濰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

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濰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頃

蓋失之今濰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濰水之所出也故

名之曰濰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

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

年二月己丑記

辨証的確得太守體

齊州二堂記

三

學舍記

宋 曾肇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閱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難。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漉。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湍石之川。崩崖莽林。飈馳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望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盡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凡爲身治人。

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暴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簞飯世覓之美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事生所

學舍記

入

二

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君子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借游覽說學徐文長文漪堂記似之

南軒記

宋 魯羣

得鄰之弗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翫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與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欲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肯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激記遠山錢豕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圖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億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辯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

致無不畢裁處與吾俱可常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
類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
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
過也改超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
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
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
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以義或惡而毀之者亦
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
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
南軒記

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
焉以自進也

飲歸亭記

宋 曾鞏

金溪尉汪君名邁爲尉之三月斤其四垣爲射亭既
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
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
也旣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
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
方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
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
飲歸亭記

予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
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
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雖然自秦漢以來千
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于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
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
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
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其旗旄
鉦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
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

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
攻駭驚閭巷而並逐于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
蒙霧露陷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
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
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
亭汪君之志與其識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
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關而喜勝其是歟夫
治固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擯
飭使士民化奸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
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不治而能大
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
者耶

渾雄中并見典刑

尹公亭記

宋 曾鞏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行也人之於君
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
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
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
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
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
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
開元佛寺之左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
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
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
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
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
茅爲亭以蒞爲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
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
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

因其故基增庠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憫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來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以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失之者豈獨憫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

李公事記

不

二

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通山亭記

宋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盡其地列于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于兩山之間山相屬累數驛廼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于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可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

通山亭記

不

一

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間或奮紆繆繆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其勢若瀉矢輪其激若矢舟沂淞者投便利失其險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險而侯官于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于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

于門庭麓多樂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
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
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
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千百其瓌詭殊
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
得閩山嶽岑之際爲亭于其處而山川之勝城邑之
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于四矚程公以謂在江
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
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
道山亭記
二
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
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于埃壒之外其志壯哉
空行不窮

醒心亭記

宋 曾鞏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
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
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凡公與州之賓客
者遊焉則必卽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心
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
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
則其心灑然而醒更使久而忘歸也故卽其事之所
醒心亭記
一
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
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
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
皆爲材且良夷狄禽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
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
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
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
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
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

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清心亭記

宋 曾鞏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余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孀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子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

清心亭記

八

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

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

清心亭記

八

二

擬岷臺記

宋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岷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岷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閭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驟潦毀葢藏棄委於榛藂茅草之間未有即擬岷臺記

八

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元爽繚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擗沙禽水獸下上而沉浮者皆出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晦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飲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

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
激烈或觀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
身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君既因
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
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
樂也故予爲之記

茅坤曰此記本管家洲來

擬岷亭記

二

僊都觀三門記

宋 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如
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
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
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
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
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
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
僊都觀主門記

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
之所不能害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
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
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
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畢相其室
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
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畢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
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
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畢之取予文豈不得

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已也夫

儋都觀主門記

二

廣德湖記

宋 曾鞏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縣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鳬鴈魚鱉菱蒲葭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鴛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舟之所

廣德湖記

一

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爲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彊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于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既

而務治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木曰高橋臘臺石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佑之間民復州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薄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

廣德湖記

二

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勤趨于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于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墜水關其間而扇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開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爲之益舊總爲碶九爲埭二才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爲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

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從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鴈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于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

廣德湖記

三

以爲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于廢者數矣緣屢有人故益以治益大厯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爲民之幸不幸豈細也歟故爲之書尚俾來有知毋廢前人之以爲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岫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爲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本末纖悉得記事法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宋 曾鞏

荆及康郎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鴈水。左丘明傳曾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

襄州長渠記

一

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陽爲城一縣治是也。而更謂之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壅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鴈水之出西山初弃于無用。及白起亦以

襄州長渠記

二

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衆散于四方。蓋水出于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于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于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于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于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有成功。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雖出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于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

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千年鄢水本末如掌

襄州長樂記

三

歸老橋記

宋 曾鞏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築吾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厓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于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

歸老橋記

本

一

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鳬鴈之下上繙于深而逐鱸鮓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陵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于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于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何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

歸。今吾有事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人之
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
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
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
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
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
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
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
也。然其志于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

歸老橋記

爲之記

二

趵突泉記

宋 曾鞏

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
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
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
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
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齊人名曰趵突之泉。嘗有
寒潦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
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鰍
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
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
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
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
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

澠池記

宋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墨池者荀偃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

墨池記

人

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學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輩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乎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善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洪渥傳

宋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出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

洪渥傳

人

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據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

伯聲墓誌銘

宋 曾鞏

慶曆之間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內弟劉伯聲從余遊余與伯聲皆早與人接得顯意以學問磨礱浸灌爲事居三年乃別後數年余以貧而仕見伯聲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校書史館伯聲數過余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伯聲未老然以疾故亦衰矣旣而余去京師而東更七州至毫伯聲子之美來告曰伯聲死八年矣將死時命之美屬余銘

劉伯聲墓誌銘

一

其言曰葬而不得余銘如不葬也余惟伯聲始從余遊至今三十年見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故最久於其死而託銘於余固不得而辭也伯聲諱震爲人質厚沈深寡言笑恂恂蹈規矩與人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能拔其篤於誼如此讀書有大志慨然欲有爲者也少孤能自立尤貧然營䟽屬之葬孤姪之嫁娶忘其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鄉卒不合晚乃得試將作監主簿曾大父澤左補闕贈吏部尚書大父居仁單州單父縣主簿考

絳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葬開封府之東明今爲東明人伯聲卒於熙寧五年三月戊戌年五十有三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元豐三年十一月某甲子妻賈氏尚書庫部員外郎武之女子四人之美之純之奇之邵二女嫁倪良器李日新張文叔名彥博予爲之序其文者也銘曰
微於求已尚行寡言篤於求古廣見多聞有執畀之而施則屯維舊則信以諗後人

劉伯聲誌銘

二

歐元魯墓誌銘

宋 魯鞏

戚人宋人爲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遠近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眞宗時爲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爲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子爲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爲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爲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
元魯墓誌銘
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寢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遊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疎凡知其爲人者皆爲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爲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爲建州崇安縣尉

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爲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爲
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
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
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
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
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子師陟以書
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子文以見於後
故不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
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遵道以

戚元魯誌銘

狀來速銘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
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
哀納銘於墓

此銘似以止緒墓爲韻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宋 曾鞏

介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
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
數百年之間教化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
楊氏袁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
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序
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
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爲學
戚公墓誌銘

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
侍郎考緯綸事太宗眞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
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及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
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爲魯國公翊
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
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
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
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天祐
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

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謂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廕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還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畱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威勸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川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飲侵其民而民之養

戚公墓誌銘

二

其父者得以其義貴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具濮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擣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蠶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

陳氏葬於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氏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潁侯者曰戚鯁鯁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袞稱吳郡鹽官人侍婦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歲材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荒謬特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

戚公墓誌銘

三

歷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淋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達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嶇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恭辭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宋 曾鞏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考爲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蔭爲將作監主簿六遷爲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爲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禁院內衣庫皮角庫簽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

胥君墓誌銘

一

庚寅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瑩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謚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蚤夭君少孤能自奮厲力學問工爲文章又謹畏潔廉慕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爲察察於人有所能容其太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修而百姓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年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爲判官通判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將大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

胥君墓誌銘

二

閣近臣又薦其修潔宜任御史朝廷乃徵用之以爲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獎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偶然自天聖至於今纔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棄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刁氏年七十與君之孥羈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邪君之葬祕閣校理裴煜以茂謚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銘曰

知者之辭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宋 曾鞏

唐之亡強者分其地爲國以十數傷行客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溫爲吳將有功行客死三子相次立溫用事貴顯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去溫所與爲姓名者姓李氏名昇溫已子知諫事昇爲將死昇追以爲中書令臨淄王知諫子遜事昇子璟爲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爲其祕書郎賜緋魚袋宋既受命平天下俘李氏徐君墓誌銘入

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挈挈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旣入於有司天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爲尤多不取有冒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榆字僊材好學善屬文吏事黃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徐君墓誌銘入

自見也嫁呂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

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慙可謂又安之諧歸此土女子之爲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此篇豐贍典實不爲濫美且有裨於世教非有信史之才不能作也

亡兄墓誌銘

宗 曾鞏

君姓曾氏諱畢字茂叔有智策能辯說其貫穿反復人莫有能屈之者身窮爲生事或毛密應之無困而讀書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亦不廢也歎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口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自氏騷人材士之作訓教警戒辯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興亡得失是非之際莫不能議焉其文章尤宏瞻瓌

亡兄墓誌銘

十

麗可喜三代遠矣漢以來世有成事業就功名之時則賢臣謀士材技之人同世並出常若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往往有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隱窮頓委於巖牆間巷之中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辯博又其學如此使得用其意於事其施設必有異焉然卒不克見於世蓋亦豈非其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故太常博士娶李氏子曰覺曰贊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某

日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弟鞏爲其銘曰

世或須人中士爲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故君之學於已爲足而材與世爲乖刻銘幽石維以告哀

亡兄墓誌銘

二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宋 曾鞏

劉凝之仕既歸隱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
壓之田而凝之輩翫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
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
之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
進於朝廷薦於鄉閭凝之夫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
川之間白髮皓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獲之
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慊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

錢氏墓誌銘

一

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
十有七哭其妻子喪自爲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
乞銘余爲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
崇班穆祖考內閣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
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疎間盡其宜
事夫能成其忠教子能成其孝是皆可傳者也夫人
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某歲某月某
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

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秘書丞曰
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
子中允黃廉孫某凝之名渙筠州人今爲尚書屯
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繇嬾有人維不終窶
又壽以康有續孔辰既庶而臧世迫而求獨優以取
世儒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
尚配于古

錢氏墓誌銘

二

明允哀辭

宋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父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辭事無遺而中托喻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人能使之從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畧如此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

蘇明允哀辭

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以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嘆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辟微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

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祕書省校

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辯智遇人氣和而色溫好爲策

蘇明允哀辭

謀務出已見不肯躡故跡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明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子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疆閭今古今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噉浮桑燦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三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戢戢

今勢方颺孰云命今變不常奄忽逝今汴之陽維自
著今瞻煌煌在後人今慶彌長嗟明允今庸何傷

蘇明允東坡人

三

蘇少游文抄

揚州集序

集瑞圖序

精騎集序

淮海閒居集序

送錢秀才序

謝及第啓

謝館職啓

賀中書蘇舍人啓

蘇少游

上呂誨叔書

上岐公論薦士書

謝王學士書

與鮮于學士書

婚書

五百羅漢圖記

閒軒記

游湯泉記

游龍井記

游雪齋記

龍丘子真贊

李潭漢馬圖贊

劉氏硯銘

顏師硯銘

二侯說

書輞川圖後

鐵書

晁錯論

李水澤

木

二

盜賊論

清和先生傳

陳階傳

耿伯傳

錄壯愍劉公遺事

徐氏夫人墓誌銘

代祭韓康公文

代祭歐陽夫人文

弔鍾鐘文

遣瘡屣文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興龍節功德疏

寶林寺開堂疏

高郵長老開堂疏

秦水澤

木

三

揚州集序

宋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泊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

揚州集序

十

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邳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邳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楊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揚州集序

二

集瑞圖序

宋 秦觀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爪生於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氲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睟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拊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瑞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

集瑞圖序

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鵝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而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大蓋有應之者矣

精騎集序

宋 秦觀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
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
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
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
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
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
也比讀齊史見孫奉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
衡騎集序

衡騎集序

一

一

淮海集序

一

一

淮海閒居集序

宋 秦觀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禁於囊中得數百
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
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游之詩附見者五十有
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送錢秀才序

宋 秦觀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晨輒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衝支徑卒相覩逢輒罵罵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爲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

送錢秀才序

已令適節之僚壻爲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歛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褰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沒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

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爲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已余病弗

送錢秀才序

二

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蓋有所命之乎余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側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謝及第啓

宋 秦觀

光靈遠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維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能咸耻乎未仕國冠方屢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未系志在流水嘗辱子訓之知困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故雖黜以忘慙懲於羹者吹竽自知其妄不量鑒而正納人指爲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劇太美焉用以貴本而不遺昌猷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卽蒙昭雪拆劔旣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寃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席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許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戰而屈人名宦壘成吏類均而受祿退而省察始有負綠此蓋伏遇某官謗通人杜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爲左右之先璀璨餘

光復自此隣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慎操修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及第啓

二

謝館職啓

宋 秦觀

法同博士閔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龍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未技。固非道義之尊。簪十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隤。善未就於衮華。惡已成於瘡痍。三朞之內。王尊乍佞。而年賢七。年之中。謝館職啓 一

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視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視顏以居。未能投効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台東綰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慾。美吹鑿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泰壁之光。終念播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干

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館職啓

八

二

賀中書蘇舍人啓

宋 秦觀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維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
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
蕭夫子之文章鬱爽亦慕張使君之感望草木猶知
始從注記之嚴愛掌絲綸之重茲邪聞命投七箸以
自驚忠義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
儀昔者先生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
拜之崇倍切欣愉之至

賀蘇舍人啓

上呂晦叔書

宋 秦觀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
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
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也。至雖欲深閉固
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
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
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

上呂晦叔書

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
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
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
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牒
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
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
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
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
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馭驅驅通道上峻

岷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創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其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指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贖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

上呂誨叔書

二

服役之後求備灑掃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其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贊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先焉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閣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綴此以進下月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辭意俱豪

上呂誨叔書

三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宋 秦觀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脂韋汨沒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于常人者豈復有意求知于縉紳先生之門哉此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于門下夫布衣之賤復見知于宰相此古人所以書函上日掃門而求

論薦士書

一

者也顧某之不肖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常聞之禍莫大于蔽賢福莫長于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誥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遇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于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爲凡蔣那茅胙祭之國共周公之求

賢豈有意于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和調廢政具舉吏民効職夷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榮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頤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于從容已事缺然若無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却客踈上固于盛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諏發于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况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厚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

論薦士書

二

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于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于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千目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宋 秦觀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數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徵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掩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

謝王學士書人

十

抱不售之器以自瀆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劍工之惑劍劍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胸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惜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瓦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

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

見而閣下固以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猥賜屬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爲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邪天不爲人惡寒而輒其冬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會

謝王學士書人

二

閣下在告私懷倦倦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近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維閣下道德文章爲一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以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藻而木植之使駑駘蹇服知所趨向不謬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臂之義也維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與鮮于學士書

宋 秦觀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
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
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
一旦蒙擯絕則內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
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寔深
論報無緣愧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
日隔之疎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

鮮于學士書

者之說閣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迹矣觀之去門下於
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
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候門牆希望明公一
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以聲聞過情深爲同進所
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
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乃知君子之所
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
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於淮海士
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創置之

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千乞營繕
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問緣此故也伏望
垂悉幸甚

鮮于學士書

二

婚書

宋 秦觀

蚤年擁彗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婚書

六

一

五百羅漢圖記

宋 秦觀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塵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鳥鵲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燃

五百羅漢圖記

一

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兒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年謁者五人受胡輪隨者七人受胡從兩素馳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駕象者獅子獻者各三人爲犀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蟒上者一人背樹囑山鵲者六人注孫孫者仰鳳集者閱糜鹿者各四人俯伏願者旣舞者各五人樹苗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五人掃蕉葉

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
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已
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屨者後
洗而納屨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爲削髮者
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
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
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
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芒屨櫛登而歸者三人束裝而
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欵欠杖柱筭負數珠

五百羅漢記

二

白拂山曲水隈塗觀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
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僂
瞰仰睇直眎轉盼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
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
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貌象者
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
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椎髻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
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主茶奩樹策持
餅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

齋書鱗身鳥喙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
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
犀象挈筐篋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
九鳥獸有鳳鶴鵠鳥龍虎犀象獅子馬牛羣馳蟠蟠
戲狻猊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爲主故號五百
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
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管戴
達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有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
隨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

五百羅漢記

三

可成非率然而爲之決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
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
讀其文恍然如卽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
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
卽其畫哉姑致敘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
日弟子秦某記

閒軒記

宋 秦觀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
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
拾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
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餽粥俱絲麻賓婚燕祭之用
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
于進退久矣弁冕端委于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
披莽蒼而佃橫野獵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

閒軒記

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畧天
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
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寂分猿狖之居廁麋鹿
之遊竊爲君不取也乃爲詞以招之曰山之雲今油
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教雲爲雨兮水爲瀆時不淹兮
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
兮投袂起探虎穴兮崩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劍
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驚湍鷹
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爲寒四無人兮誰與

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閒軒記

遊湯泉記

宋 秦觀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出集賢孫公謂其遊曰漳南所寓富山水盡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礴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又馳七十里次貢相院明日漳南

湯泉記

一

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中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十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爲八方斛發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漏泉輪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卽此泉也噫泉之爲湯者衆彼汝水驪山嘗爲乘

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勝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辟昧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旣嘉泉之近於道又歎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

湯泉記

二

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曠望建業江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巖崒岑不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而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噴其趾蓋以乳石而鼠窠其竇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繞而烏企鼻口呀而斷齟露其取互橫選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

乎閔於龕巖人迹罕至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者不欲輕售其伎必待夫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禱多應云夕還惠濟惠濟有庵一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庵中隱者陳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隨前有小澗涓涓而流瀋以密篠閣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泛篠薄激松稍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簫巽嚮而望自定山轉而西目光霽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矗立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效履舄之湯泉記

三

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菴明年菴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老焉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求仁謁項翊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想于虛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瞑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會者蓋

不可勝計鳴戲茲遊之所得可謂富矣

湯泉記

四

遊龍井記

宋 秦觀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早禱雨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濶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龍井記

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脇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峭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脇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卽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

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愍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士又何以加於此

龍井記

二

雪齋記

宋 秦觀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澁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太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雪齋，則以爲恨焉。

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基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編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

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置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

雪齋記

二

龍丘子貞贊

宋 秦觀

惟龍丘子以大塊爲興元氣爲駒放意自娛遊行六
區世莫我疎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龍丘子貞贊

李潭漢馬圖贊

宋 秦觀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骸佳快厥意可想中間四馬
或顧或嬉飲嚙自如不相瑕疵最後一驛尾鼠奮驚
背而號鳴若聞其聲寬閒之鄉水遠艸長無羈無繫
樂未渠央

李潭漢馬圖贊

劉氏硯銘

宋 秦觀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函明星爲穎芻作亦礪永寶
用篆斯銘

劉氏硯銘

八

穎師硯銘

宋 秦觀

穎師十二歲以書爲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
量哉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
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於此處轉大法輪

穎師硯銘

八

二侯說

宋 秦觀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其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伴若有所失白怪而問焉黑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亾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固許之脫永井傍絕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令閩人呼相賣曰我已侯白伊更侯黑余謂二侯皆徂巷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成游者未必爾也而今世薦紳之士閒居負道德矜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真若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於時稍迫利害則釋易而趨險叛爰而誣親擠人而售已更相伺候若奕棋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怪哉

書輞川圖後

宋 秦觀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携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悅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若絕策蕞泝躡槐陌窺鹿柴砦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樂家漁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仍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書輞川圖後

幅巾杖履基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蠶書

宋 秦觀

予閑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充筐織文徐筐玄織
績青筐底縹域紉豫筐繼續青筐縹絲皆繭物也而
系上既蠶獨言於充然則九州蠶事充爲最乎子游
濟河之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北屋詈之故
知充人可爲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
皆得充人也

蠶書

種變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藉迺縣之
始審卧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尚卧而不
色

時食

桑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
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
既食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
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

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凡眠已初
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毋食二葉

制居

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荏葦範以荅荻竹
長七尺廣五尺以爲筐建四木官梁之以爲槌縣筐
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糞其巢餘
時去之荏葉爲籬勿密屈蒙之長二尺者自後茨
之爲簇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溫居繭
欲涼故以荏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蠶書

化治

常令煮繭之門湯如蟹眼必以筋其緒附于先引謂
之餵頭毋過三系則系籠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
自開道錢眼升於鑲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
車

錢眼

爲版長過開而廣三寸厚七黍中其厚插大錢一也
其端橫之隅耳後鑲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
眼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弓鄰國不肯出其王卽求置婚
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水女聞置蠶
帛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
蛾飛盡蠶蛾乃得治繭言蠶爲衣則治繭可爲絲矣
世傳繭之未蛾而廢者不可爲絲頃見鄰家誤以廢
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爲絲
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于闐治絲法者肯
以教人則貸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
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蠶書

四

晁錯論

宋 秦觀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
天下爲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
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
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
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爲師老子犯曰
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爲善戰理矣
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
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以異
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強大然則
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
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
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
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爲反者三十餘年其
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
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
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

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毋言之則爲是以妻言之則爲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毗睚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卽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

纂錯論

八

二

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澠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尚能爲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盜賊論

宋 秦觀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廩敗則獸散，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械，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

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若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

盜賊論

一

二

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存亡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罰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

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逖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

盜賊論

大

三

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清和先生傳

宋 秦觀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偏彊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春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舍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作已而逃乎河內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

清和先生傳

一

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醕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間巷倡優之口莫不美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

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

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

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

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

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龍著聞

者中山丘城淦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

蓋駢集賓客號嘯出入無節交易之人所在委積由是

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詬入欲以遂上意而取寵

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

清和先生傳

二

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蓋厚遇

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

非公而不樂旣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

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

量草瓶之智或虛已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

之遇如挾纊唯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

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

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

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
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
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
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
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
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
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
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
虞以虛閒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逸稱先生爲
清和先生傳入

三

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
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
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
棄素行以賣直自售唯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
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
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權
故不著今撮其行事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
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

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
薰然慈仁君子之故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
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
嘗過山中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
傳以記

清和先生傳

四

陳偕傳

宋 秦觀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盡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既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子從事於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敝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紙筆濡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

陳偕傳

一

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債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動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

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

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晉宋元君時畫圖有一

史解衣槃礴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槃礴固個

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爲真畫其意果

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

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

之又從而思之此所謂自得於已者耶抑亦得於天

者耶將內雖不克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

易知然此夫銜技以夸人買能以售汚俗者相去亦

陳偕傳

二

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儒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宋 秦觀

美倡有眇一日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眇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簫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其兩目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

眇倡傳

入

一

上見而悅之爲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間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去佳日得一足矣又奚以爲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嘗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眇倡傳

入

二

錄壯愍劉公遺事

宋 秦觀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群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疋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錄劉公遺事八

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衆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師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囊得一銀釵劍泊一礪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賊於主有司以問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礪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

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錄劉公遺事八

簡率

徐太人墓誌

原缺第一葉

代祭韓康公文

宋 秦觀

嗚呼我宋受命綱羅羣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
間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爲
上宰厭有丕續盟府是藏出爲長城臨制萬里姦變
銷亡伯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奉身
而退與道翱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
奉旨祖道供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卽窺窬漠然
聲光二聖震驚汰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實舍
祭韓康公主人

三句一韻

代祭歐陽夫人文

宋 秦觀

吁嗟夫人出於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
一世之師道德餘事發爲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
四方以正萬物爲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
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今夫人逝士亦永歎
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因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
文忠之塋歸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遑
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祭歐夫人文

一

弔鐃鐘文

宋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惟
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鐃鐘焉其
形有兩鑿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
舞鐃銜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
識其實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
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
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
帝鐃鐘文
一
史盜顏忠肅之碑材真其所述率僚屬爰及士子躬
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遺瘡鬼文

宋 秦觀

邗溝處士秋得瘡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涸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蝮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淳醪酌以注盞未足爲快徂酉盡成泆然雷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遺瘡鬼文

髮運斤鼓橐靡綆注金揮以大篲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管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就爲爾來荒唐是師跂地是受果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銘木桮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岍然恬不爲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朋儕漫

不可省警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官流微而贖者勿知嘗以爲未然乃今信之寒吾妙齡志於幽玄明師我違以溺奇偏疑信相寇於茲有年披收氛霧乃覩青天焚然故藝一夕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二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游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遺瘡鬼文

二
閉陽何獨迷繆自喪耿光依憑艸木爲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喏而不合悔其所爲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宋 秦觀

歲功告備方圓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
爰修勝會用達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
行香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推以
玉珮金鎗之韻皇帝陛下俟願聖躬如月宸筭後天
日開萬歲之呼歲受千金之鑑

賜庫功德疏

興龍節功德疏

宋 秦觀

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葵今向日頌聲復溢於
華戎恭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閱西土
貝葉之文妙會維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鞏固神筭
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常感會於
中天

興龍功德疏

寶林寺開堂疏

宋 秦觀

彌勒開門唯善財而能入毘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
寶林禪院南宋道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繙經之地實
澄觀肄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吞玉鑑涵日
月於昏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源之綉錯
仍丹雘之鼎新飛閣浮堦就山爲勢方疏園井因木
成姿卽之而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
寶之莊嚴萬石鯨鐘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
寶林寺疏

寶林寺疏

一

鑠迦羅眼

高郵長老開堂疏

宋 秦觀

棒頭取證尤爲瓦解水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
況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賊而
叫屈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
黃面老子伏惟和尚脚跟點地鼻孔遼天真匠子之
鈴鎚實作家之鑪鞴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
證明但看一場敗闕

長老開堂疏

一

黃魯直文抄

苦筍賦

王定國文集序

胡宗元詩集序

畢憲文詩集序

小山集序

大雅堂記

張仲吉綠陰堂記

游清隱禪院記

黃魯直

忠州復古記

蜀川松菊亭記

東郭南園記

黔南道中行紀

西山南浦行記

瀘州滴乳泉記

香山寺行記

吉州三秀亭記

游龍水城南記

游安樂山記

與李端叔書

與王觀復書

與胡少汲書

與廖宣叔書

與元不伐書

答晦夫衡州使君書

王元之真贊

宋喬年真贊

黃魯直

長蘆夫和尚真贊

綠菜贊

筇竹杖贊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癭尊銘

檀敦禮硯銘

曹伯達硯銘

硯銘

勒石洞道真師染袈裟頌

缺月鏡頌	清醇酒頌	書贈韓瓊秀才	書王知載岵山雜咏後	書贈王長源詩後	書贈俞清老	書秋浦歌後	書聖庚家藏楚詞	題蘇子由黃樓賦草	跋子瞻木山詩	書林和靖詩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跋佛頂咒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題東坡像	題校書圖後	題七才子畫	書繒卷後
------	------	--------	-----------	---------	-------	-------	---------	----------	--------	-------	----------	------	----------	------	-------	-------	------

題東坡字後	跋東坡書後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題蔡君謨書	跋法帖三首	跋匹紙	題李漢舉墨竹	書壺中九華山石	題練光亭	題固陵寺壁	石門寺題名	浯溪題壁	游愚溪	游青原山寺後	封植蘭蕙約	碁經訣	筆說	金崖硯作覆斗說
-------	-------	----------	-------	-------	-----	--------	---------	------	-------	-------	------	-----	--------	-------	-----	----	---------

惠王子均硯說

黎遠字子思說

李惔字相如說

跋奚移文

蕭濟父墓誌銘

劉咸臨墓誌銘

非羅墓銘

陳夫人墓誌銘

章明揚墓碣

黃魯直

祭十一舅母范夫人文

祭知命弟文

杜詩箋

解疑

食時五觀

涪翁禪說

苦筍賦

宋 黃庭堅

樊道苦筍。冠冕兩川。甘脆愜當。小苦而反成味。溫潤
穠密。多啖而不疾人。蓋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以活
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之秀氣。
故能深雨露而飽風烟。食肴以之啓道。酒客爲之流
涎。波桂班之與夢求。又安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筍
不可食。食之動痼疾。令人萎而瘠。予亦未嘗與之言。
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則若信。退若眩焉。下士信
耳不信目。其頑不可鑄。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
醒者傳。

王定國文集序

宋 黃庭堅

元城王定國灑落有遠韻才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時所與游盡丈人行或其大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爲文章初不自貴珍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其作詩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摹遠大必有爲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

王定國集序

未盡如意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富於春秋崎嶇嶺海太國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未有以報君爲言鬱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未易爲俗人道之王良秩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恐觀者以爲定國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故爲序見之定國名輩文正公之孫懿敏公之子也八月壬辰序

胡宗元詩集序

宋 黃庭堅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泉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艸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爲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艸木與榮衰焉慶祭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

胡宗元詩集序

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秌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

子第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子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子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畢憲父詩集序

宋 黃庭堅

河南畢公憲父以事功知名治郡甚得民所忝民思之然不知其能詩也憲父沒後其子平仲得其平生詩若干篇以示豫章黃庭堅且曰爲我序其先後之次庭堅持歸讀之三日夜漏常下三十刻所乃盡得其所謂因以郡縣爲類少壯者艾爲次秩序爲三卷歸使藏其家而告之曰此公自以爲不逮其意故不嘗多以示人也者庭堅實始以吏事至於廬陵奉簿畢憲父詩序入

領上府比它吏屢得燕見聽說條理貫穿六藝百家下至安成虞初之記射匿候歲種魚相蠶之篇鼻嚏耳鳴之占劾召鬼物之書無不口講指畫使疑者冰開虛心者滿懷歸而未嘗不歎也今觀公詩如聞答問之聲如見待問之來按其筆語皆有所從來不虛道非博極群書者不能讀之昭然公世家吏治與所蘊崇不爲人知庭堅旣作銘詩刻之下宮又論其學問如此載之家集

小山集序

宋 黃庭堅

晏叔原臨淄公之莫子也磊隗權奇疎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沈於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特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槃跚牧宰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而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之風爾

小山集序

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愠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上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爲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汾中

嘗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交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

安耽毒而不悔是

酷之樂鼓之舞之使宴

小山集序

大雅堂記

宋 黃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間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詩諸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廡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笑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了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闐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

以詩到李杜猶酒人讀此愧死

張仲吉綠陰堂記

宋 黃庭堅

嘉陽張仲吉寓舍於樊道以酒壚爲家產若朝夕汲汲於囂中之贏惟不足及能種花養竹閑閑於林下之樂嘗有餘其子寬夫又從予學故予數將諸生過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陰啼鳥鳴蛙常與人意相值或時把酒至夜漏下二十刻雲陰雷風與諸生衝雨踏泥而歸諸生從予未嘗有厭倦焉則仲吉父子好士喜賓客可知也今蒙恩放還去此有日矣

綠陰堂記

故書游息之樂使工李燕刻之綠陰堂上使後之不與予同時者得觀焉元符三年六月丙子浩翁記

遊清隱禪院記

宋 黃庭堅

發豫章下流暑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行一舍舟行百里有大聚落足爲占之鄆陽今爲都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寬得意圖畫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繙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洞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臺也野老岩之下盤折爲隈隩其土泉

清隱禪院記

其而繁松竹曰清隱寺者唐秦陵皇帝所賜名也其後縣令陳泉用咸通赦書改築於南山之陽自爾餘百年閱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無用芭風雨以食熙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王之遂爲南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建隆卒長老惟是自廬山來百事惟興願力成就而僧太琦實爲之股肱於今八十年宮殿崇成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斬新松竹欣欣安樂雨露而無斧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器械奇巧如火血脈周流於百體也陰房薜壁戶牖通達昔

者蟲蛇之寢處虎豹之燕居無不築丹堊糞其寬
衍以爲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遊少欲而常足
無聚祿而望人之福余得意於山川以來隨食南北
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清隱之心
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不同付與五湖
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強爲我記之

忠州復古記

宋 黃庭堅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
以爲臨州後周以爲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爲忠州
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爲刺史司馬故劉尚
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
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
事者以四公俱賢圖象爲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
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
忠州復古事人
興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
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鄧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
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
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
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
故聖涂爲州捐養柔良知其飽餓鉅治姦猾幾於傷
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
曰屬且無類卽以智籠小駭吏群訴於部使者聖涂
不爲變日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錄錄畏吏苛民耶亦

會部使者審吏爲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
次啓問故老訪明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
蓋士安旣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
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爲稍遷故爲郡
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
西樓以嗽鳴玉溪登龍昌上等以望江南諸山張樂
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
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放於詩復其舊貫種荔
枝數百株移木連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

忠州復古堂記

上

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
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
四賢之室思欲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
於今爲一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鰥然常憂瘴癘
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道事蕪沒欲盡聖涂齊
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強撥煩材有餘地
而晚暮爲遠郡守乃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
池觀花竹翫然如元和己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
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爲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

爲之記

風流愷悌此文真兩得之

忠州復古堂記

蜀川松菊亭記

宋 黃庭堅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

松菊亭記

宋

一

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適然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乎。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饑問寒以拊孤。折券棄責以拊貧。冠婚喪葬以拊宗。補耕助歛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爲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

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無餘。使宴安而不壽。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哀

松菊亭記

宋

二

東郭南園記

宋 黃庭堅

以道觀分於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
華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汗行以辭祿。而友朋見
絕。自聲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况其遠者乎。東郭居
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遊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
不偶。駕而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慍。退而
伏於田里。與野老並鋤灌園。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
逐無涯之欲。父乃遽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

東郭南園記

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
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
居類市隱也。總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
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
矣。據群山之會。作亭曰翠光。逼而視之。土石磊砢。竊
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繡幃文章同觀。其
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
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
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

東郭南園記

士

冠霞登綠閣。解玉飲椒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濁。獨
窮心亨之業。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仙意也。
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止
餘。至靜則廉。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
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
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涉難之羽
逐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
萬物不能撓。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
東郭聞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爲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
姑氏。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
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刻之南園之石。它日御以如
皐。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
夫。於是乎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
記者。豫章黃庭堅。

黔南道中行紀

宋 黃庭堅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山尉
辛紘傍厓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
號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爲客煎茶
過大悲遵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游間一徑棧閣繞
山腹下視深谿悚々一徑穿山腹黠閣出洞乃明洞
中略可容百人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
餘可立嘗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壬子堯夫舟先
黔南道中行紀

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蟆碚從舟中望之願頷口吻
甚類蝦蟆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
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
石平潤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蟆背垂鼻口間
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
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黃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
享黃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
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
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

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歸陸羽茶經
紀黃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媼賣新茶一籠
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夕宿鹿角灘
下亂石如困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坐石據
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
隨磐石爲几案牀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爲
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
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猶澁不可
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餅價甚
黔南道中行紀

平也携至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搗得味
既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
乃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傅子正
也

西山南浦行記

宋 黃庭堅

余蒙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西山實與從事譚處道俱來西山者蓋郡西渡大壑稍陟其山半竹栢蒼蔚之間水泉處爲太湖亭樹環之有僧舍五區其都名名曰勒封院樓殿臺觀重復出沒烟霏之間而光影在水此邦之人歲修禊事于此凡夔州一道東望巫峽西望郁郢林泉之勝莫與南浦爭長者也寺僧文照喜事作東西二堂于茂林修竹之間南浦行記 木

仲本以爲不奢不陋冬煖而夏涼宜于游觀也

瀘州滴乳泉記

宋 黃庭堅

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甘泉滴瀝一州泉味皆不及也余名曰滴乳泉然寺僧宗會埋其上泉滴來不及汲似爲死骨所觸余聞葬書死而葬泉源者其子孫皆當病水瘡而死其毒數世不已惠若有子孫可忠告之選以避數世之禍

滴乳泉記

木

香山寺行記

宋 黃庭堅

太守高仲本率南昌黃魯直墊江譚處道同來遠水
喬木僧房高下景物清絕爲夢路第一建中靖國元
年一月庚申微雨中來庭堅書

香山寺行記

吉州三秀亭記

宋 黃庭堅

廬陵北缺守輒以它吏攝承託宿傳舍吏胥視民爲
組豆執鞭者衆羊失其牧歲歲仍饑饉夜有抱鼓不
治聲聞京師元豐六年春詔用壽春魏侯魏侯有家
法以吏能名一世至則引見官吏問敝所先下書
教民諭以苦語獎拔才能昭勸不勉戒敕宿負聽以
功除按行州左右曹三獄累械至三百餘決其得情
引愿釋其點染攀牽唯上請須報遠逮證左與繫輕
主秀亭記

而捕重者乃付有司其所裁遣蓋去三分之一人氣
以和下車之十二日芝草二本產於州院獄門之東
其後得一本於郡齋便坐之室而最盛於西峯僧舍
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產芝二十餘磊落權奇人物
象成最後寺僧來獻黃芝異本同穎黃者慶色異本
同穎者不爭之祥今郡侯樂士愛民天澤優渥五穀
順成鈔盜其將衰息健訟之民且化爲慈祥弟友魏
侯亦將鴻漸於臺省以受福民之慶則靈芝之生不
獨爲吉瑞魏侯因改秀野亭以爲三秀屬豫章黃庭

堅記之魏侯名綸字君俞其歲之六月甲戌記

宋文如荆公芝閣浩翁三秀皆卽事說理蔚然溫雅使留連玩賞者不覺形穢

五香亭記

二

游龍水城南記

宋 黃庭堅

龍水城南大雨雨後十里至廣化寺谿壑相注溝塍爲一草木茂密稻花發香邵彥明置酒招余及華陽范信中龍城歐陽仙夫約清旦會于龍隱洞余三人借馬自南樓來至則彥明及其弟彥昇在焉初至震雷欲雨旣而晴明燒燭入洞中石壁皆沾濕道崖險路絕相扶將上下及乃出洞之南東還臥洞口仙夫抱琴作賀若有清風發于土囊音韻激越余與彥明龍水城南記

綦賂太白彥明自藏形也是日信中從佃夫授琴久之得數句洞南有喬木似梧桐熟視葉間有實毵生似橄欖問從者蓋木威也木威本草經無有宜州諸城若多有之風俗取豚脰合之爲盤中珍膳也佃夫曰廣東蓋號爲烏欖猶邕貴間謂波斯橄欖云木威之葉廣東西人用作雨衣柔韌密緻勝青笠也

游安樂山記

宋 黃庭堅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晦合江令尹白宗愈率江西黃魯直拏舟泛安樂溪上劉真人山同來者臨穎索繼萬黔安文輝上簿郭中以疾初起不能來尉周世範以支軍廩不至安樂山真人飛昇之宅也真人諱真字善慶初卜居此山曰焚道平山氣歇而不清江安乃山氣濁而不秀求山而清秀唯安樂山耳既定居泉源發甘虎豹服役晦日之游雲霧晦瞑將出山晚晴諸峰皆出

與李端叔書

宋 黃庭堅

數日來驟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窓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耳公比來亦游戲翰墨間耶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陵厲中州恐不減晁張但公不識耳

與李端叔書

與王觀復書

宋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卽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建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韻善舞多錢善賈主語也南陽劉縯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

與王觀復書

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辟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當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旣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奕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及其趣試更深思之若

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錯巴嶷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果歸之期日月到門疲于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艸艸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與王觀復書

與胡少汲書

宋 黃庭堅

庭堅叩頭晁嫂必孝友解事。家居惟雍睦。則不以細故傷大義。亦使亡者無憾于下泉矣。念兄當此多難。能自奮發否。公學道頗得力。即治病之方。當深求。蟬蛻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為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與胡少汲書

與廖宣叔書

宋 黃庭堅

燭下見所惠簡。喜承體力漸勝。所論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蜚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于事。有益于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于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于是。

與元不伐書

宋 黃庭堅

知命挾雌將雛下荆峽迎元明未得近音也文章殊不能下筆蓋才智與齒髮俱衰憂病又侵其半所謂吾猶昔人也有放浪石刻數種亦可以見其衰颯散誕矣

與元不伐書

答晦夫衡州使君書

宋 黃庭堅

望之去後想令弟必將沂國入城其人亦肯調伏成家否諸子弟有從學之所否人生須較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而不倦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門客畧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藝麻必不能爲粟也向見令嗣眉目明秀但患未得師友耳厲之人夜半而生子求

答晦夫書

夫其急惟恐其似已也況長者手無緣會而聊寄一

主元之真贊

宋 黃庭堅

天錫王公佐我 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來
庭上稍宴衍公舍瓦石貴君堯舜采芝商洛以切直
去惟是文章詩以獨步白髮還朝泣思軒轅雞犬馳
門羣飛上天真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匣公挺其
鋒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
直叙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主元之真贊

朱喬年真贊

宋 黃庭堅

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爲師用其多以見已
相遭於功名之會圖像麒麟獨行於寂寞之濱照影
谿壑大者四時爾小者風雨爾豈真我哉

朱喬年真贊

長蘆大和尚真贊

宋 黃庭堅

松枯竹瘦是其歲寒也。山高水深不可犯干也。取多國士莊嚴此土如陶家手也。拂除方丈置佛而坐一不受也。首出萬物淵默雷吼寂寥者之參也。若夫以法界印印毛印海則驚僧繇而走巫咸也。

長蘆大和尚真贊

綠葉贊

宋 黃庭堅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爲蔭蛙蟾之衣。采采盈掬吉蠲洗澤不涸沙磔老以辛鹹宜濁宜餽。在吳則紫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盲瞽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綠葉贊

不

筇竹杖贊

宋 黃庭堅

厲廉隅而不劇。故竊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嚙李而瘦。涪翁晝寢蒼龍掛壁。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乘間而孺子成名。

筇竹杖贊

宋

十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宋 黃庭堅

凡治有條如機有綜。經緯積寸成兩。管崩之手。簡功於紉。可席可屨。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宇以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驚。以迪有造。得意自己。言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幙阜凡几。吳味楚尾。其下脩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民。世得材用。

藏書閣銘

宋

十

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墮之。永鹿俎豆。

瘦尊銘

宋 黃庭堅

瘦尊庭堅得之舅李公擇以獻仲父聖謨仲父懷寶
不沽晚受福於巖壑鉤深而望遠得意而忘歸載酒
乞言賓客從之此尊魁磊譎得鉤匠而成器也晚
其所容盛足以宴山川之暇日仲父撫尊曰斯其以
惡駭俗汝爲我銘以曉客庭堅曰甕盎遺老宿瘤三
述說何佐宜名顯齊國相士實難執柯其則擁腫樛
句不受繩墨斷爲雷尊於酒爲德君子提携與裾同
樂事第
詩子子孫孫勿替用酒

檀敦禮硯銘

宋 黃庭堅

用爲砧不可以調杵擣衣用爲鼓不可以退盜舉旗
用爲鏡不可以鑒美惡用爲礪不可以御賓客檀公
三十六策戎匠鑱石刻其四卦以爲管城之國旁陳
玉斗挹水以和墨時渴而飲之給出不竭礪筆礪墨
宜日書紙治翁勒銘有告無止

檀敦禮硯銘

曹伯達硯銘

宋 黃庭堅

巴東南浦巴子國。金崖之下有蒼石。琢而成器。受書
清。翰林主人子墨客。不鄙夷之。與偃息。不離輕重。與
南北。重爲輕。爲可戒德。曹氏父子百夫特。

曹伯達硯銘

研銘

宋 黃庭堅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者
靜。戾者聽。觀斐几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磬。

研銘

勸石洞道真師染袈裟頌

宋 黃庭堅

丈夫出家當被壞色衣。蜀僧袈裟多似苾芻尼。輕羅綉縠染成春。柳絲撩蜂引蝶。唯欠遠山眉。

勸染袈裟頌

缺月鏡頌

宋 黃庭堅

瞭然一破鏡。贈與上座涪翁爲之作頌。月墜鏡中無滅無生。月雖缺。半影像圓成。

缺月鏡頌

清醇酒頌

宋 黃庭堅

清如秋江寒月。風恬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游絲落在之。因人。饌之以滄翁清閒鑒此杯而渌。本之以李叟孝爰成此甕中春。

清醇酒頌

書贈韓瓊秀才

宋 黃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爰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成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王知載駒山雜詠後

宋 黃庭堅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諍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隣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垂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垂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宵次釋然而開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

駒山雜詠後

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管丘王知載仕宦在子前。予在江湖浮沈。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邪。

書贈王長源詩後

宋 黃庭堅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饑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忽忽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輒以舊詩十許爲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書王長源詩後

書贈俞清老

宋 黃庭堅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爾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懸科終日者。正爲百艸憂春。而耳。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使。有。不足之歎耶。

書贈俞清老

書秋浦歌後

宋 黃庭堅

紹聖三年五月乙未。新開小軒。閒幽。烏相語。殊樂。戲作艸。遂書徹李白秋浦歌十五篇。時小雨清潤。十三日所移竹及田野中人。致紅蓮三十本。各已蘇息。唯自籬外移燈一株。着籬裏。似無生意。蓋十三日竹醉而使燈亦醉。亦失其性矣。知命自黔江得一畫眉云。頗能作杜鵑語。故携來。然置之摩圍閣中。時時作百蟲聲。獨不復作杜鵑語。爲客談此。客云。此豈羊公崔之苗裔耶。泰少游學書人多好之。惟錢穆父以爲俗。初聞之。不能不嫌。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遂改度。稍忤俗氣。既而人多不好。老來漸懶慢。無復此事。人或以前時意來乞作草。襍之以今。已不成書。輒不聽。信則爲盡滿紙。雖不復入俗。亦不成書。使錢公見之。亦不知所以名之矣。摩圍閣老人題。

書秋浦歌後

一

青聖戾家藏楚詞

宋 黃庭堅

章子厚嘗爲子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予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予聞斯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人也但願以世故廢學耳惜哉

家藏卷八

下

一

題蘇子由黃樓賦草

宋 黃庭堅

銘欲頓挫崛奇賦欲弘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出子由作賦紆徐而盡變二公已老而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陳無已方駕於翰墨之場亦望而可畏者也

題蘇子由賦

跋子瞻木山詩

宋 黃庭堅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
恨不得趨拜其版焉間請問作文開紐及元祐中乃
拜子瞻於都下實聞所未聞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
此書爲廢卷竟日

跋子瞻詩

十一

書林和靖詩

宋 黃庭堅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
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
園林幾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
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似女色好惡止繫
於人

書林和靖詩

十一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宋 黃庭堅

益城王寅慎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
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慎中文士孝友清修年
三十八未嘗知女色輩類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
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世事故
其行易持觀慎中詩語所道閨闈中意不應是鐵人
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爲難

跋胡笳集句

跋佛頂咒

宋 黃庭堅

佛頂咒筆畫似鄭預洛祠志及般若心經注然此書
自縛規矩不能略見筆妙止是經生絕蕪爾觀書者
當用此意求之

跋佛頂咒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宋 黃庭堅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西來六祖師人物皆妙絕其山川草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于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畫列于冠蓋之會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于世道興衰亦有致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殲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基簞于此蘇子瞻范子功跋浴室院畫人

題來從之故余過門必稅駕焉

題東坡像

宋 黃庭堅

元祐之初吾見東坡於銀臺之東其貌不爾紹聖之元吾見東坡於彭蠡之上其貌不爾紹聖之末有僧浚舟見東坡於惠州之市其貌不爾而彭山石瑜作東坡之像焉廖宣叙東坡年家子也而謂之然予安敢獨謂之不然

題東坡像人

題校書圖後

宋 黃庭堅

唐右相閻君粉本北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硯二十二投壺一琴二懶几三檮願一酒榼果柶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管其一欲逃酒爲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韓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

題校書圖後

以手挂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檮願其一右手捉筆挂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懶几左右手開書筆淡簡皆不缺煩者不亂天下奇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宣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榮陽盛孟適蓋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來將下荆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書歎貴顯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焉書其大槩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廉者必不取

食者必不與也趙閻甫家燭下書

題校書圖後

題七才子畫

宋 黃庭堅

看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題七才子畫

書繒卷後

宋 黃庭堅

少年以此繒來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乃來也。爾然未必能別工楷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逆少只是俗人耳。

書繒卷後

大

題東坡字後

宋 黃庭堅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合已醉。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澀。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題東坡字後

跋東坡書後

宋 黃庭堅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斌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它人終莫能及爾。

跋東坡書後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宋 黃庭堅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爲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艸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艸書法。艸書不難工矣。

妙解

東坡志林卷八

題蔡君謨書

宋 黃庭堅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闕房態處。

東坡志林卷八

跋法帖

宋 黃庭堅

庾公所作支髮枕蓋今俗謂山枕

又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劣於此帖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又

知足下故羸疾而目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跋法帖

本

又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爭也

又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正觀書評大似不公去逸少不應如許遠也

又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也

跋法帖

本

二

駭匹紙

宋 黃庭堅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
霽開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醞
問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子予自贊曰能因濯予古
銅瓢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爲子書匹紙子請盡之
既而一舉覆瓢示子因爲落筆不倦是日子子雖醉
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有以觀其不凡也

駭匹紙

題李漢章墨竹

宋 黃庭堅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
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
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此來
作文章無出無咎之右者便是覓見古人妙斲試以
此示無咎

題李漢章

書壺中九華山石

宋 黃庭堅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疊它日湖中石百怪並出當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嵌嵌雲雨之上諸峰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峰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臂聳於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固然後此石爲蕭九華山石

蕭酒綠爾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二石北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題練光亭

宋 黃庭堅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處若于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鑪設明窓墩筆硯殊勝不爾勝師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欲作虛窓與室余爲名軒曰物外至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密而清明于事稱也

題練光亭

題固陵寺壁

宋 黃庭堅

天水張茂先世家南昌黃某魯直弟叔向嗣直建中
靖國三年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思順開法席於此
山道俗歸心荆棘艸萊化為金碧時新雨晚晴同登
鐘閣觀白鹽之崇嶺想少陵之風流歎大雅之不作
徘徊久之

題固陵寺壁

石門寺題名

宋 黃庭堅

韓城元丰雙井黃庭堅同游石門霜清水落山川高
明掃徑上冠雲可以忘歸

又

晚到石門秋氣正肅斜日在青苔上冷光翻衣袂此
地憶康樂延谿淺瀨茂林修竹誰使人意遠

石門寺題名

浯溪題壁

宋 黃庭堅

余與陶介石述浯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嶧臺
銘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以介石徘徊其下實探千
載尚愛之心最後於浯亭東崖披剔榛穢得次山銘
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王筋篆筆畫深隱優於
他石也故書於長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

浯溪題壁

游愚溪

宋 黃庭堅

三月辛丑同徐靖園至愚溪過羅氏脩竹園入朝陽
洞蔣彥回陶介石僧崇廣及余子相步及余於朝陽
巖裴回水濱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故漫洞口咫尺欲
不相見

游愚溪

游青原山寺後

宋 黃庭堅

予曩時上七祖山，極愛其山川，故爲予友元翁作此詩，又出上方之南，得古釣臺，嘉遯世不見其光輝者。元翁亦請予賦詩，詩曰：避世一丘壑，似漁非世漁。獨尋嘉橘頌，不遺子公書。笋蕨林塘晚，絲繆歲月除。安知冶容子，紅袖泣前魚。元翁曰：青原遺跡，但有顏公大字，當并刻此二詩，使來者得觀焉。其後各解官去，不果刻。海昏王子駿以生絹來乞書，子駿於余外有青原山寺後事。

封植蘭蕙手約

宋 黃庭堅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窗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蘭，名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窓戶，久而自隙間視之，鬱鬱青青矣。乃知清深遂深自得於無人之境，有幽人之操也。余旣獲謫，走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爲卒調護之。有士大夫欲遷而去者，可以此券示之。崇寧二年十二月丙午，山谷老人手約。

封植蘭蕙手約

棋經訣

宋 黃庭堅

初下十子以來進未可謀殺退未可占地各逐其宜以求有力此立理之道下及三十子以後布置稍定須觀局之強弱或占地或刑剋必觀於利此乃用行之時也殺不必須得地不必須破占不必廣此三者取捨之道基之所切無出於勝儼或局勝專在自保或局弱即須作行然作行須是敵人有釁無釁而動必敗之道也基之機要多在外勢取局之要在於鴻

棋經

漸基有三敗一者欺敵二者不辨局三者多錯又有六病一者貪殺二者取捨不明三者無切與切四者苦覓奇行五者知微不妨六者稍勝望籌基之大要。先手不可失局初有大利方可棄之局中有倍利方可棄之局末有不得已方可棄之古之經訣皆逆簡易貴於立理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或逍遙得極高道自樂終局雅淡是其長也

筆說

宋 黃庭堅

歙州呂道人作墨池含墨而鋒圓佳作也宣州諸葛家燃心泐如此唯倒毫淨便是其妙處蓋倒毫一株便能破筆鋒爾宣城諸葛高繁散卓筆大槩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纖與半寸相當其然心用栗鼠尾不過三株耳但要剔毛得所則剛柔隨人意則最善筆也栗尾江南人所謂蛭蛉鼠者歙州呂道人非爲貧而作筆故能工於是以此授之熙

筆

州道人呂大淵心悟韋仲將作筆法爲余作大小筆凡二百餘枝無不可人意因見余家有割餘狨皮以手感之其毫能觸人手則以作丁香筆今試作大小字周旋可人亦是古今作筆者所未知也往往焚道有嚴承者蒸獺毛爲余作三副筆亦可用然永未嘗知筆中善病不能爲他人作字也大淵又爲余取高麗猩猩毛筆解之揀去倒毫別燃心爲之率十得六七用極善乃知世間泐非有悟處亦不能妙
張遇丁香筆然心極圓東穎有力可學徐季海禹廟

詩字傳其瑛諸葛元皆不能也作藏鋒筆寫如許大
字極可人意最妙

文効東坡酒經

集

本

二

金崖硯作覆斗說

宋 黃庭堅

紹聖四年正月雨水故人蓋明仲守萬州爲余劖金
崖石作此研堅潤宜筆墨而魁梧難爲室乃作覆斗
使之不塵

金崖硯作覆斗說

一

惠王子均硯說

宋 黃庭堅

涪翁用桂林石作此硯，惡其太重，故剝其腹，至荊州以贈王子均。

黎遠字子思說

宋 黃庭堅

龍水黎充字子美，余同年進士，黎與幾之族子也。以名觸其遠，從祖之諱，乞余更其名。余名之曰遠，而字之曰子思，而告之曰遠。而家子也，廢書不讀，此志不遠也。出門從所樂，而忘歸，此慮不遠也。耳目聰明而尚陸沈於此，唯不思故也。子思自今以始，一事而三思可也。崇寧四年九月初六日。

李端字相如說

宋 黃庭堅

蘭相如出於萬死爲趙抑奔歸而退讓廉頗名重太
山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雄誇不遜故曰相如端而
不傷仲連傷而不端相如爲可學也

李端相如章本

跋奚移文

宋 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廼得跛奚蹢躅
離疏不利走趨穎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
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
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
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忘一羊在其指撝故曰
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
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矩異用殊施天傾西

跋奚移文

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單子不通之則屢
不可運土質不可當屨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
之則替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取功十百事固
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
大能焉呼颺奚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
乎能與群狙賦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
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
今將詔若可爲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痴
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餘滄釜料簡蔬茹留精黜

燂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波如截肪。炙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鹽。壘臼晚用薑。葱漆不欲集。旋菹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浚沸鼎。斟酌薌茝。生熟必告。媿媿臨食。佻垢撩髮。染指地杓。吸載懷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拭蠲索。寢匙覆枕。陶瓦縣素。視在謹數。兄弟爲行。牡牝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器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素皂。漿膜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停。紉帖坦平。來往

東坡志林

下

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架。撐拒門關。閑護草竊。飲飯猫犬。埋塞鼠穴。凡鳥攫肉。猫觸鼎。犬馳鎗。鼠窺甌。皆汝之罪也。春蠶尋卧。升簇自裹。七晝夜。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莫任締綌。錫疎手作。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清密水。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筐。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瘡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擱凍。無事倚牆。輭履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鳧

霍皆憂。將斂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能之。不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此學王袁儻約而擬議之中。更有變化。

東坡志林

下

三

蕭濟父墓誌銘

宋 黃庭堅

吾友蕭濟父新淦人諱公餉曾大父詠大父漢卿皆
不仕父中和福州長樂令以太常寺奉禮郎致仕濟
父事親不遺力居喪以毀瘠聞友愛其弟恩意甚異
博學能文少時累試禮部在太學有聲稱熙寧中忽
自廢不爲舉子元祐六年乃以特奏名試於廷得一
命歸而歿於牖下享年五十有九娶廬陵段氏生六
子男曰皞皞麟玕二女爲歐陽彬郭欽正妻初濟父

蕭濟父墓誌

一

既無仕進意築室於清江峽之碕巴丘之上曰休亭
間居且二十年於書無所不觀尤好孟子黃帝素問
啄真英華以治氣養心遊樂於塵垢之外推其緒餘
子弟皆興於學逮其欲出仕不幸而死與濟父游者
皆哀之故商濟父之得喪而爲之銘銘曰

玉筍岑岑閱世無疆我以爲朋章貢合而流清不舍
晝夜與我偕行仰其高追配古人鉤其深得意日新
力耕孔耘食其新陳其如能桑以奉補初調護諸息
其積其棘各授之職而老斲輪儻而遇合富貴喋喋

牛羊賓客金玉僕妾怨塞宇宙榮不滿睫以此易彼
君必不厭而心爲田而智播穰穫而自得是日有秋
鄉曰揚名里曰雙秀才宅斯丘龜筮告猷安只樂只
無廢無圯

蕭濟父墓誌

二

劉咸臨墓誌銘

宋 黃庭堅

南康劉咸臨有超軼絕群之材諸公許以師匠琢磨可成君子之器不幸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未娶後不立其母兄哭之哀甚將卜葬咸臨于九江之原屬予爲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無極使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泐先王而知其統則視古人何遠哉今若此故作銘以寄哀銘曰

和叔劉氏字曰咸臨京兆萬年而徙高安祖渙凝之

劉咸臨墓誌銘

十

葉令穎陰築屋南康迄至於今春秋八十懷寶陸沈父恕道原其學知往汗簡百世如指斯掌宦世蹇蹇不祛其蘊佐司馬公著書補衮咸臨岳岳秀於林皋爰發雷聲震驚兒曹我予我奪持論不惴其於文章似漢游俠詩則清興欲自爲家轂而雄鳴如迦陵伽石介守道攘斥佛老君得其書奉以師保介之道術暴虎救殘百誦而死危斷其棺君曰可人恐不得然我聞夏屋伐木山積禾文棟楹林火蕩熄母曰嗟子子不亢劉宗兄曰嗟子季道不佐邦人材實難有又

不遂刻詩下泉慰獎其志九江宜松篁而藝之尚俾松聲詠子銘詩

劉咸臨墓誌銘

二

非熊墓銘

宋 黃庭堅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生於臨甯先大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歷象爲吉祥以爲門戶所寄兒時黠黑脂肥甚可念先大夫捐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歲爲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然性資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爲人役於儒生藝事無所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略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例婚晚伯氏元明賣大父時田爲非熊取舒城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說竟棄去由是頗浮沉於酒中亦自恃其命曰我生日在甲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刻苦琢磨欲以怪奇鉤致祿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愛聞其家世欲以女子之而非熊不幸而死矣得三十有六有銜不祇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不耦難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子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怨維其不壽

似蘇

非熊墓銘

陳夫人墓誌銘

宋 黃庭堅

故福州長溪主簿吳君夫人陳氏其父左侍禁知高州諱祕開封人初高州子男女且十人皆蚤世晚得夫人幼童慧寤成長淑慎故高州奇此女閱婚久之廼以歸長溪長溪磊落人三佐縣不可意棄官歸執花遇人情不可堪忍嘖嘖於曾次而上於眉宇之間睥睨畦圃釋然忘懷以是心通意得於草木之性間雨露而封植之能與物爲四時而吳氏花名江南蓋

陳夫人墓誌銘

婆娑丘林十餘年而後終雖長溪自得之而夫人燕安田里實有助焉夫人歸吳氏不及皇姑事長姒如姑禮外姻來者初不知其娣姒也自奉養菲薄施昇族黨甚周諸兒皆夫人勸督官學也尤喜誦浮屠書平生自力以數萬過子姪念其春秋高勤誦索氣共諫止之夫人曰人心所安樂國禁不能沮也其所不願國賞不能勸也吾誦書猶乃翁時花也疾革顧兩侍兒掖坐命二子曰吾處常得終汝曹可無憾遂寢實元豐四年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一維夫人少則

能婦長則能母陳義甚高疾亟而不亂斯其可銘長

溪諱長裕崇仁人葬番之東岡夫人附焉五男二女

其四早卒又中而令美中進士薦其州女嫁承務郎

郭禮立銘銘曰

在番之陽孔樂東岡維息克孝以夫人藏其松其柏

其杉其栝築丘岑岑尚翦勿伐深谷既陵土不闕瘞

刻詩不磨永孚來世

淡化爲濃

陳夫人墓誌銘

二

章明揚墓碣

宋 黃庭堅

章君庭字明揚。寧縣之石覲人。石覲與余所居雙井阻一溪。余在雙井。明揚略無一日不來。來則器噐劇飲。夜醉驅馬涉溪而歸。未嘗見其有憂色也。余家有急。難明揚。水嘗不竭。蹶而趨事。且一經。而事皆辦。鄉有閭者。明揚必揚臂於其間。排難解紛。使皆意滿。謝不直而去。余嘗與鄉長者評其人。似長安大俠高陽酒徒。顧天下安平。詭譎怪之士。虛老田野。亦章明揚墓碣

無足怪也。元符之元夏六月。明揚之子如堽。以書走戍州。來告明揚死矣。且曰。將死謂如堽。以余之死。累黃魯直。余爲之出涕。而爲文。碣其墓。其文曰。鄙夫舌反平地。蹇。唯明揚坦坦。鄙夫嗟咨。戚老羞卑。明揚熙熙。鄙夫乾沒。刮利次骨。明揚安拙。鄙夫在堂。夜短量長。明揚一觴。醉不憤亂。簡不廢弛。稽古不售。教子堂。恥四十益棺。人謂之短。吾謂之長。彼耄耋老人。謂之壽。吾謂之殤。夫人某氏。羞其蒨藻如堽。如篋。尚克有造。石覲之峨松竹連阡。卜宮其洞億千萬年。

語不必多其人已盡

章明揚墓碣

祭十一舅母范夫人文

宋 黃庭堅

嗚呼夫人令德孝恭佐我元舅肅雍于宮柔不遐悞
剛不忌克誰傳誰師金玉天質螽斯多子扶牀坐膝
笑之怒之慈視如一夫人歸止不及皇姑事我安康
進掖退扶酒有枕簟溫情起居婦拜姑老尊重則傲
倚嗟夫人老而克孝誰不淑奇大國楚秦孰是夫人
而不中身兒皆詩書女亦簋紃得喪秋毫彼亦何郵
庭堅等來自江南哭奠藁葬毀瘠餘生哀深母黨

祭十一舅母范夫人文

祭知命弟文

宋 黃庭堅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悽
侍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
英風豪氣容此一棺柩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
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應乃得吉卜旅殯僧院
邇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舉絕慟一觴
其君尚饗

祭知命弟文

杜詩箋

宋 黃庭堅

更須慎其儀

陶侃傳諸參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
養望自謂曠達邪

曾冰延樂方

傅毅舞賦云朱唇紆清揚抗音高歌爲樂方

得兼梁父吟

諸葛武侯梁父吟步出齊東門

杜詩箋

縱有健婦把鋤犁

古樂府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

新鬼煩冤舊鬼哭

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禾頭生耳黍穗黑

齊民要術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春光滄海度千門

富嘉謨明冰爲春冰滄海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

尊

始出枝撐幽

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業白出石壁

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純白業得純白報

一箭正墜雙飛翼

箭一作笑蓋用賈大夫射雉事

已令請急會通籍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爲限書記

所稱急取急請急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出詣子

杜詩箋

敬盡急而還是也

幾日休練卒

新安吏時練卒收舊京

彭衙行

馮翊郡縣西北有彭衙城秦晉戰地

張公一生江海客

張相鎬

合昏尚知時

合昏木名朝舒夕斂

山鬼獨一脚

山魃出江州獨足鬼

射人先射馬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無不能進

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向子識損益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貧不如賤也

徒旅慘不悅

中

一本云徒懷松柏悅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

招隱云熊羆咆兮虎豹號

歲拾橡栗隨狙公

後漢李梅居新安關下拾橡栗以自資

我生託子以爲命

嵩記牛山後谷自中國喪亂百姓資此爲命

黃精無苗山雪盛

精一作獨黃獨狀如芋子肉白皮黃苗蔓延生葉似蘿摩梁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

石笋行

華陽國志蜀王妃物故哀念之遣五千之武都擔

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九尺蓋石俗名爲石笋

不唾青城地

古樂府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

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傅玄盤中詩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眼中之人吾老矣

田

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陸雲詩感念

桑梓城髣髴眼中人

牽牛織女

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月

織女當渡河吾向已召弟曰何事織女渡河田

暫詣牽牛

牛馬毛寒縮如蜩

元封中雪大寒馬皆蹠縮如蜩

書貴瘦硬方通神

二碑漢隸極瘦硬

仙李盤根大

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幹倚天舒

風箏吹玉柱

柳惲七夕詩秋風吹玉柱

露井凍銀床

銀床古樂府淮南王篇

五夜漏聲催曉箭

書畫錄

八

五

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

丁夜戊夜出漢舊儀

封題鳥獸形

宋王

伏苓贊中狀雞鳧具容龜蔡

初月

王原叔說此詩爲肅宗作

舉家聞若駭

當作咳噦

猿猴喜怒飲食當作咳

錦官城郊相森森

成都道西城故錦官也故命曰錦官城

籠竹和烟露滴稍

籠音夢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野艇恰受兩三人

改作航殊無理此特吳體不必盡律白公同韓侍

郎游鄭家池詩云野艇容三人正用此語

溯口紅如練

蒲梢反在彭州

蓋屋雪似銀

杜詩集

八

太

盤崖在茂州帶雪山

更歷少城關

少城今成都治府張儀所築

軍吏回官燭

巴祇爲楊州刺史與客坐暗中不然官燭

盤渦驚浴底心性

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久游巴子國

左氏栢九年巴子請與鄧爲好巴姬姓國在巴郡

江州縣

南遂北戶開

林邑日南諸國皆開北戶向日

相失萬重雲

梁簡文朱櫻詩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

閨雞

觀風樓南起閨雞殿

胡雛負恩澤

王衍見石勒曰胡雛有奇志恐爲天下患

雜詩

七

人間有賜金

漢書高后紀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貴落金爐遠伏枕

尚書郎入直女侍史執香爐燒薰設衣服漢官儀

織女機絲虛月夜

池中有戈船各四百艘四角各垂幡旛旌葆又作

二石東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

賜被闕南宮

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

艸閣柴扉星散居

寒園星散居庾信

陶冶性靈存底物

顏之推論文章陶冶性靈從容諷諫亦樂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

生本是產人字也誤轉爲生

竹葉於人既無分

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成九醞酒

家家養烏鬼

杜詩箋

八

鬼 峽中養雅雜帶以銅錫環獻之神祠中人謂之烏

解疑

宋 黃庭堅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爲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舍己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欺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有能離此三過者乎答陶淵明爲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松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士大夫食時五觀

宋 黃庭堅

古者君子有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尊俎則忘之矣故約釋氏法作士君子食時五觀云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此食墾殖收穫春磴淘汰炊爨乃成用功甚多何況屠割生靈爲己滋味一人之食十人作勞家居則食父祖心力所營雖是己財亦承餘慶仕宦則食民之膏血大不可言

士大夫食時五觀

一付已德行全缺應供

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全此三者則應受此供缺則當知愧恥不敢盡味

三防心離過食等爲宗

治心養性先防三過美食則貪惡食則噉終日食而不知食之所從來則癡君子食無求飽離此過也

四正事良藥爲療形苦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饑渴爲三

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盤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五爲成道業故受此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先結欸狀然後受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士食時五觀入

二

清翁雜說

宋 黃庭堅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鯢魚腹下肥處也故杜子美詩云偏勸腹腴貴年少

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鄭司農云醢食以酒爲餅賈公彥云醢粥也以酒醢爲餅若今起膠餅鄭司

農云糝食果餽蒸賈公彥云若今煮菜謂之蒸菜起膠餅蓋今炊餅蒸菜蓋今果餽邪蜀人凡果蔬皆漬

之醢以爲蒸餽周官醢人云醢人掌五齊七菹王舉

清翁雜說

一

則供齊菹醢物六千甕齊卽齏也豈蜀人尚有古風

荀勗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

常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幄也大次在壇墀之外小次去壇遠矣

凡言貨賄合土曰貨布帛曰賄貨自然物賄以人功乃成

水鍾曰澤澤無水曰藪

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

曰獻通行曰儲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相與皆可曰

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耒耨鄭康成云耨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今昆陽城中有漢街彈碑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愚鄭康成云地愚若瘳然賈公彥云瘳卽瘳氣出於地也瘳卽瘳毒人所爲也

保氏教國子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

清翁雜錄

二

射白矢參連刻注襄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

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公彥云白矢者矢在侯而

其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相連而

去也刻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刻刻然襄尺者臣

與君并立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并儀者四矢貫

鏃如井之容鳴和鸞者和者在式鸞者在行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御者逐水

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者竭經旃以爲門間容

掘驅而繫則不得入舞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

於舞節也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驅禽獸使左當人君所射凡君自左射故公彥又云此當先鄭別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以義而言則不可言別有所見則可又不知公彥何依據如是訓釋也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質人云大市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爲兩書

一札同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子書賈公

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網只弄契手契

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

清翁雜錄

三

契亦用手舉也

太祝辨九擗擗卽拜也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二曰

頓首拜叩頭至地也三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

也唐人書末言謹空蓋空首也九曰肅拜但俯下手

若今時禮又曰介者不拜左氏云爲事故敗肅使者

又曰推手曰揖引手曰擗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

卑南人謂筆爲畢因效之爲手筆耳子京乃謂

手簡爾雅簡謂之畢學記曰叩其佔畢

上古之人夜則伏常苦恙蟲食人心故晨興相見輒

相問言得無恙乎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綠嶺茵桂臨崖秀植龍月側生
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
之諸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與丹宮滿玉壺
雲壑布衣鮑青死勞人害馬翠眉須也龍眼催閩中
及南越有之太平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貴土
物之貢至於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雲壑布衣蓋
言臨武長唐堯也

左傳子產曰寡君之三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

浩翁雜說

不

四

疫曰瘥短折曰夭禾名曰昏

句卿云懈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蓋古人作語詩
有省不省耳楊子云懈懈郭索後蚓黃泉語約而寡
過也

論俗字呼

蘇軾直蘇軾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
轍曰川蘇直

孔子於卿師恂恂如也漢碑今在者多書黨作師恂
恂凡古人書複語則書二字今人或於字下作一點

或兩點皆非也

橙橘屬也根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江
橙棲玉藻曰君入門土介拂橙榛音太族之族武陵
有一種小橘名榛疑即今之金橘今人書癸丁為
橙非是

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鬬蓋象古之魁鬬之
士彷彿其言行也

浩翁雜說

不

五

晁無咎文抄

離騷新序

變離騷序

汴都賦序

海陵集序

何龍圖奏議序

續歲時雜咏序

捕魚圖序

送劉公權序

晁無咎

入

送段康侯序

清美堂記

照碧堂記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白蓮社圖記

遊新城北山記

上蘇公書

再見蘇公書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書母丘震

書王蠲後事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跋林逋薦士書後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跋蘭亭序

跋李遵易畫魚圖

晁無咎

入

話述

猪齒曰化佛贊

東坡先生真贊

南華真人畫贊

賈甥書几銘

大圓硯銘

歛硯銘

黃君墓誌銘

鄧先生墓表

館閣祭呂申公文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祭端明蘇公文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祭大孤山女郎文

見無咎

三

離騷新序

宋 晁補之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辭廟鬼神之事以摠憤者故遷于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與疑原作非景差辭沉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淒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爲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爲十一則溢而

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
可合十一以爲九，若濫而爲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
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
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于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抑固
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
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
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闕矣。又十七卷非舊
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

離騷新序

二

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
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
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
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
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
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
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
序云。

變離騷序

宋 晁補之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
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人
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楊雄爲反離騷，反與
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
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
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過命也
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

變離騷序

一

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
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爲箕子而從
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
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
何爲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
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
爲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
又嘗試自原而上，拾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
五子之歌，狂首之班然，豈則續而蟹有筐佩玉璫今

存無所系之祈招之情。情。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能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于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皆故繫荀卿七篇之後。瓠子之歌。有愛民意。故在相如楊雄。上而于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于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于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于京都山海宮殿。

變離騷序

六

二

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于古詩。惻隱規。海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棄。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于植。掣摘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足嘉者也。鮑照長于文辭。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琨事。諷劉琨有心哉。于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

變離騷序

六

三

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辭也。求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娛好衣錦。西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爲詩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離淺鮮未足與言義。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太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其反招魂。斬斬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書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錄。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操或宏傑。自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于變。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于屈平矣。惡夫愈遠而逃其源。若服盡然爲之。系其姓于祖。故正名以存之。

此文論述精確當與元微之叙杜少陵並傳

誰解序

汴都賦序

宋 晁補之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又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多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官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爲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汴都賦序

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弃天下景暉亦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后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宴會賓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醯醢

有勝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楊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假以雄悔之因而不務然補之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爲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自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爲人蓋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爲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汴都賦序

八

二

海陵集序

宋 晁補之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爲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口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選合朝秦而暮楚不耻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爲賢雄每陵集序

八

一

夸虛張聽者爲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闢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

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條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爲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辛苦刻篆。呻吟義氏者有年。不幸其犁然之音與吾窮。頽然君少年。自己得聲譽。至它事業行已莅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絃歌。霖雨饑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且以爲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修皆厚云。

何龍圖奏議序

宋 晁補之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與之主。不以兵革本于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爲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爲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于無難無與。儻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爲而士之生于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宰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爲。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惡。禹不以兵革。猶八年于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于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

僅得休息于無爲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于上而羣臣並進各自明于下君臣有慶譽而下並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爲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爲御史諫官至列侍從

傳龍圖奏人

二

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爲奏議二百餘篇爲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于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于其中而以爲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爲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自致矣某是以竊嘆于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實難蓋必有能聽言之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

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于士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爲天相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于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爲和川令會天子詔天下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遽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于公爲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鄒字聖從某州

傳龍圖奏人

三

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續歲時禠詠序

宋 晁補之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宜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彊志爲時顯人與客語壘壘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爲兒時諸老先生爲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

續歲時禠詠序

言宋氏藏詩曰歲時禠詠者蓋宜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髣髴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簧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禠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宜獻公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爲爲續歲時禠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家言憑几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

槁所以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以其集屬補之爲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矣幽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爲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管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而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劓殓一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

續歲時禠詠序

二

傳猶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此矣補之方求爲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首爲剛叔序之

捕魚圖序

宋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莢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翺然者童負囊尾馬背而倚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

捕魚圖序

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符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蓬蔭坐沉大網旁倚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僂下舁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竹且漁兩兒兩蓋依蓬蔭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旋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杯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縹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

而齊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杯盂者一人推鞦間童子僂而曳循涯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但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河渚目渺渺兮愁子嫋嫋兮秌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簪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

捕魚圖序

二

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摹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頴川晁補之序

送劉公權序

宋 晁補之

田文好客，禮邑之人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物忘其中。余蚤爲流輩所推，雖無邑人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曰：『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以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達劉公權序本

無意于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種而辭，餞不以麥飯，蔥葉非而不喫也。田野無酒徒，劉君又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竭然去，余爲之恨恨。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因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于吾人也。故于

其來別以是言贈之

送劉公權序本

送段康侯序

宋 晁補之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卧以足加腹報司徒霸書纔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誚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于名陵與道足乎已無求于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

送段康侯序

一

公皆舊故而特放轡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于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士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若之推可謂不累于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

用藥爲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然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康今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勤苦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白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愠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于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高雖然士生一

送段康侯序

二

世取不愧忤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山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游野逸士言而時察之得無物色有如陵杜衡自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清美堂記

宋 晁補之

管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美爲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爲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以爲不然曰無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人慕交之廷則附

清美堂記

者衆若此皆自以爲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爲有命故余進則不敢以智傲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責汝之陽虜泉之上其南大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園而居之爲堂以臨溢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溢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忘老杖而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陂隰摧囀而漫漫青齊之往來者岐路迤靡牛羊麥禾膏野極望鳴鶴鶴而下鳬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爲錦堤鑿堂之

東西爲池植柏其旁以達于門爲徑爲臺爲庵爲亭以出眺而入息以與賓客坐而談笑爲樂叢竹雜果奇石異艸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悅者甚衆也獨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處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來乎塵市者朱墨僭攘之與居米鹽喧啾之與曹雖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曠心意者不服一接則物雖不以要地僻壤所處者改其度而自人觀之異矣而余終歲優游焉於此則所謂清美而可悅者非余獨得之哉而所

清美堂記

二

爲名余堂者亦豈非以其實耶柳子厚以謫居遠方一旦得官捨而去孰與余嘗有此也於是求文穎川晁補之以記之補之向嗟乎管之君子進則急於功名不暇擇當否退而慙不逢則誣溪谷艸木以自解說豈不過甚矣乎若景亮進不干時退而處其常斯可矣近時豫章黃庭堅魯直有美名其羈旅於魏嘗歌曰盧泉之瀕可忘死補之愛焉然補之亦未嘗至盧泉也獨嘗以事出鄆之東郭見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樂之而補之先君又葬於濟濟與鄆澤南北也

庶幾它日過景亮臨斯泉一醉解吾纓而濯之元祐

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清美堂記

八

三

照碧堂記

宋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
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于宋其城郭閭閻人民之
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
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闊之土而樂之初補之以校
理佐淮南公從宴湖上後謫官于宋登堂必慨然懷
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爲大空蒼茫明草薰
百物斌媚湖光彌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
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饒客顧而
嬉脩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饜于吳
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饒
祥而喜矣

照碧堂記

八

十

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宋 晁補之

少日讀書不陞孔子之堂自獲咎繇而下若巫咸傳說則器不逮遭時有用庶幾學鄭子產晉叔向之爲人尚恐其遠且一國佐不足用天下事君慕汲黯劉向而媿二子之直且博顧嘗好孫吳頗通其說用以爲策悟非已志輒去之獨於文詞喜左丘明檀弓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枚乘若唐韓柳氏古樂府詩人之作時時發於事又拙不工晚得釋氏外生死說始歸來子居記

盡屏舊習皇皇如堂室四達無所依方寸之地虛矣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窺其藩謂盡至清言誤世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辭覺已不似而願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故頗摭陶詞以名之爲堂面圍之艸木曰松菊松菊猶存也爲軒達其屏使虛以來風曰舒嘯登東阜以舒嘯也爲亭廣其趾使庠以瞰池曰臨賦臨清流而賦詩也封土爲臺架屋其顙若樵數百里曰遐觀穿室其腹若洞深五

歸來子居記

上

步曰流憩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也爲庵抱陽而圍之以嬉畫倚南窗以寄傲也曰寄傲爲庵負陰而方之以休夜烏倦飛而知還也曰倦飛顧所居則余於淵明得失亦未有辯也或曰淵明亦晉人抑知道者非耶而顧自以爲其葛天氏之民與奈何曰嘗讀釋氏說譬如動目能搖湛水今與子常動不足以觀湛彼淵明湛者類也嘗試與子去夫膠膠擾擾之蹊而處陰以休影若是者有年喉喘寧而顙汗止而后相與求淵明於葛天氏之國恍然見其塗巷乃歸來子居記

余與子嘗所嘗歷而去之久者乃今來歸而后淵明可侶其知道與否可得而議也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宋 晁補之

濟爲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爲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蔬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橘遠乎其地而不能爲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爲見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學游客晨夜相面背

金鄉園亭記

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勑又好爲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爲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豐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謝事爲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敗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壤田作此園佳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蒼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蒼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爲宰每醉而忘返也皆有

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與人也蓋

六十七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綽孝基孝孫亦善士好客能脩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遷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驚起馬前館無遺址斄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穀隴間風雨摧剝蒼皮白枝龍虎攫擎而上數十尺道衍隈而來未見也下馬半嶺北望南武七白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南數百鳬鴈飛集鳴唼聲聞望白水明滅桑野

金鄉園亭記

二

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于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之大方則喟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疎矣且營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礪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爲近市利日不足鋤

犁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無邑居故吾里之
爲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贏餘既異俚
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才士之
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異
余何愛不爲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但
數過子相竿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
大觀二年七月十八日穎川晁補之記

白蓮社圖記

宋 晁補之

廬山白蓮社十八賢者始晉太元中雁門正覺法師
慧遠愛此山卜居之而河內覺寂大師慧永先居西
林故法師所居號東林云法師神明英越初從太行
釋道安落髮道安知其能使道流東國者也時諸方
名得聞風而至與同修淨土之社者甚衆而十八賢
者社中之傑也曰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竺道生慧
持慧嚴曇恒道暲道敬曇詵內有士曰劉遺民雷次
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合十八人而佛馱二尊者
蜀賓人皆神僧也餘各有異跡又法師最善陶淵明
陸修靖兩人高蹈不肯入社先是南海漁人嘗網得
文殊金像有文云阿育王造也後商人於東海得其
圓光以合像若符節陶侃嘗取之旋失去至是法師
禱之江上出焉永公室中嘗有虎或異之即驅上山
去恒公行有鹿馴擾耶舍赤髭咒水洗弟子足使閉
目但聞風聲自逝茲一夕至如臧跋陀羅嘗見弱勒
咒率天上得不還果有釋迦舍利三顆及羣士等皆

有異跡見於其傳則法師可知已初法師送客常以
虎溪爲限最厚陶潛陸修靖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
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
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
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爲鑿二池種白蓮
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爲荊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
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今龍眠李公麟爲
此圖筆最勝然恨其略也故余稍附益之凡社中士
八人非社中士四從者若干馬六蓋人馬因龍眠之

白蓮社圖記

二

舊者十五他皆新意也菩薩像做侯亞雲氣做吳道
玄受塔天王圖松石以關仝堂殿雜艸樹以周昉郭
忠恕卧槎垂藤以李成崖壁瘦木以許道寧湍流山
嶺騎從轆服以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
易元吉鶴白鵬若鳥鼠以崔白余自以意先爲山石
位置向背物皆非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使模寫潤
色之余幼慕無生長憶世網不得出貶玉溪時道廬
山愛而欲居不可家緡城八年時往來於懷也至爲
山辭十數醉輒歌之初見李因悠然忽如蠟屐扶

杖行其中故爲此圖特盡意

白蓮社圖記

三

遊新城北山記

宋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汨汨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鴟鵂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行四五里乃聞谿聲有僧布袍蹣屐來迎與之語睇而

新境北山記

顧如麋鹿不可接頂上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欄相值旣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爲鳴二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往何境也日暮皆宿于是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聽聞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兀之狀二三子又往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清激雋快讀之心魂若刷

上蘇公書

宋 晁補之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劍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序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鸞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

上蘇公書

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群起而乘之駕倘佯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峩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闕大而無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

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捫人之胸，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蓋先王之道，彼猖獗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礪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健而少慮，秦

上蘇公書

入

二

倚華山，阻函谷，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鬪，楚接吳越之封，條荆舒之地，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湯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益天下之名，而后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閣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

蓋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化者，非閣下何以哉？管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閬而閬之人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北，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閣下亦既知之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末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爲吳人慶，而次爲

上蘇公書

入

三

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有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嫌，補之雖不能，亦閣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宋 晁補之

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閣下容察之。某少駑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綺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爲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于孟子矣。再見蘇公書

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執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下事大以觀海之濶而近取于牛山之木小得於食稿之蚓兼陳陳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爲文豪重敢決旁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愕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賄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宵冥晝晦搖川震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項之雷

再見蘇公書

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閣下所知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方且爭雄鬪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而識閣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邪則非王公大人高門垂箔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邪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俟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閣下察某之獨何爲哉。夫迴鷄佩玃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爲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

燕昭市焉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卽有人焉其學既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于閣下之門不識閣下其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韓愈書

三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宋 晁補之

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來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于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已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

答杜侍郎書

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辨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雖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山大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後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熟視出勝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于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

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爲賢于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于淮南有邪謀數漢廷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趙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于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伎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于見譏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

客林傳助書人

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竊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于朝則南遠趨在日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何如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宋 晁補之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慙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君爲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

求先君墓誌書人

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澗不通留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愠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

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愠之惑已甚矣若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嗜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邵比疾病卧昭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條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三十篇惟是先君平生竟

先君能書

二

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小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於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再拜

書毋丘震

朱 晃補之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皋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至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晉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繁賢不

書毋丘震

一

有陵維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鬪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拯其弊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恩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祖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

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羣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益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曰使銜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奸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爲不世之遭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母丘震在選中自筦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爲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

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管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它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行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

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

書王蠋後事

宋 晁補之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剝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書王蠋後事

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鹽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頭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

書王蠋後事

二

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室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助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於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為惟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時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荊卿之匹徒能噴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讐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

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
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
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
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
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
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樓子
環賜爽之徒迂濶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猶之孟子
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
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替者夫子作春秋其大義在於
書主場後事

三

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
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
况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子
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宋 晁補之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
所謂善人者蓋嘗嘆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
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爲之其功猶在於百
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
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
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逾丞曰一人去有一
人焉充之則已矣管子產爲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
書遺愛事後

十

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共與
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
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
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
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
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
也則責治之効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
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又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
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興風俗

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歛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殺無足怪也而况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蓋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髣髴修庠校損庸役便轉輸勸調貸緩背

書遺愛事後人

二

蠻折留獄與圩堰繕郭壘皆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爲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志也管陳平有典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

馭林逋薦士書後

宋 晁補之

余嘗出錢塘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嵫山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裴回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點鼓瑟希則喟然歎曰吾與點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疎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則反覆致志如恐不及賢

馭林逋書

不

一

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宋 晁補之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禦寇曰
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強而氣弱故足于謀而
寡于斷志弱而氣強故少于慮而傷于專此志與氣
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
弼曰陵三軍者或黑于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于
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于禮文悍鄙
屈于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
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
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略學問博古志操如
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驚世患嘗觀
曾敬之會稽尉解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
賦是其久推剛爲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
廣平嚴毅所謂沒向于軟稟稟猶有生氣者至于人
之所同爲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
皆昔之所謂衰傑良宜魁梧奇偉而貌狀迺如婦人

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踰于兵甲大形容
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
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惜曰未識于事其大
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
喜不廢爲清便艷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過知方雖
平居富爲清便艷發之語至于臨事感情余知其亦
不害爲鐵心石腸也而明略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
然敬之不汙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
之過則敬之固自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南陽晁補之題

跋蘭亭叙

宋 晁補之

始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蘭亭叙事蓋譎以出之輒嘆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是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爲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於跋蘭亭叙

少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足遠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叙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釣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

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臯流愁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跋蘭亭叙

二

跋李遵易畫魚圖

宋 晁補之

魚之醜以千百數，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鯢。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窘不能追也；長塘之水，一斟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澨之所常萃，鱗鯉鱗魴，頒首萃尾之間，蓋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謂畫師喜爲鬼神，而憚爲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鱗鱗所嘗親者，夫人而能指其

跋李遵易畫魚圖

十

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鯢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視鯢首尾之日，針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度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昏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爲鯢，則稽天之涯，視不見其不足，一以爲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繫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隱几，儵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蛇以多足。

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

跋李遵易畫魚圖

二

話述

宋 晁補之

晁子嘗曰至人鶉居而穀食鶉無常居穀仰物食我窮殆似之蚍蜉集其枯蟬宛轉于塗而我不慮開口待備乃不如彼鳧有喙則腴其妻曰水舟而陸居乎憎里巷而愛岐陌乎今日越而昔者葵乎雲忽忽乎萍不止乎大章虛傲步八極乎荒土功乎負羈縻乎孔不暖乎墨不黔乎無乃蟬蛻蜥足躁不一乎陽鳥鷓鴣氣則移乎敗瓦墁乎長欬慨乎匍匐往三咽乎

話述

人尊食而媼見哀乎東郭穢而中庭泣乎買買來乎額額然伏乎西山餓乎雉噫徙乎無乃休儒瞽師困恩嗛乎秦豕大羊穢餽養乎凡子行人間何以請擇事晁子曰唯既而口通笑不知我知之乎適可耳我不可乎其妻曰唯舍然大笑

猪齒曰化佛贊

宋 晁補之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護喜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啣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牲齒曰中得肉如拇色酣醴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栗紺目脚跌腫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普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

猪齒曰化佛贊

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人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闍提黎彌戾車於沸錢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身躍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

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觀若不親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所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御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今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

猪齒化佛贊

二

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刹如是一類是強非強業力所驅啖彼養已足適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債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苦人非牛馬齊貝軋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齒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悲

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不自知視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整流揚湯燖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謂猪賤畜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伽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大小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猪應作是念劉賓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

猪齒化佛贊

三

臂已墮落白乳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儼然生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生不啖微食薄荷草度羣業猪菩薩威神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曰肉踟躕坐人稽首至尊在我齒曰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輭心去毒害意

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

諸商化佛贊

四

東坡先生真贊

宋 晁補之

非儒非僊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綴亦不乘風雲而
上天何居乎猶心醉經目營海既逍遙乎濤瀨忽焉
橫枝按膝而舒嘯驚鳳之音猶隱耳而人固已反乎
無在也

東坡真贊

八

一

南華真人畫贊

宋 晁補之

乾、頤、坤、頤、口、海、瀾、岳、其、朕、日、月、大、空、之、灼、其、詞、風、雷、
萬、有、之、作、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螺、乎、何、有、夢、想、
惟、周、能、蟲、惟、蟲、能、天、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謂、之、聖、
人、者、非、也、

真人畫贊

不

十

賈甥書几銘

宋 晁補之

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賁、之、感、時、倦、而、願、息、
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彊、而、夕、惕、

賈生書几銘

不

一

大圓硯銘

宋 晁補之

黑月模汗雨。奴利與黥突。居難與揭篋。憑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爾硯。

大圓硯銘

木

歛硯銘

宋 晁補之

黜其貌。虛而不屈。溫其俯。動而愈出。貶溪之名。踰溪實。如世之不名。爾實何。

歛硯銘

木

黃君墓誌銘

宋 晁補之

黃君諱某世爲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于里人而家產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糴騰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糴者皆之黃氏立盡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黃某者耶或對曰然于是獨不犯其一毛而慰遺其家人有男子跳而走盜執黃君墓誌銘人

之。述給曰我黃某子也亦得免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塋于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今爲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嘗從補之遊來求銘乃極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

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是不然觀黃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

之而不求贏已而愈贏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競

黃君墓誌銘人

二

鄧先生墓表

宋 晁補之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者必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邇素隱無述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蓀矣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待神明至竟無它異故李固以謂處士絕盜虛名無益于用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作者而言之惟夫行已有恥惡衣惡食而不恥而知違患之當遠也

鄧先生墓表

猶足以揅俗壞故范曄因論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異于是昔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于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異等蚤爲司空平章事呂公所知而性薄榮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芒屨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

鄧先生墓表

二

矣平居頽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愛切者以孝悌屬里工畧以勤儉不欺故人慕交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難必赴身結茅北郭水濱牛竿鳬鴈之所牧集蒲柳蓊然下窺如墜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出吳人頃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昔見河上公今見濠上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實事也又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易牧與九種藝養生僻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韶爲鐫其書朝廷請頒之不報乃棄宋入廬山學釋氏說將老焉得疾其家強之歸有詩三百篇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年正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曰洵能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九日葬于鉅野縣宋善村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侍禁張寬次適鄉貢進士程廷禧將亡一夕過所與遊呂與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夕呂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爲一富家子呂恒寤馳候之殯矣死生聖人難言

此非補之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有于此不
昧者銘曰

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歸潔其身而已矣大
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忱不誣

唐先生集卷八

三

館閣祭呂中公文

宋 晁補之

維元祐四季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如山
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榮地有
山川氣傑以靈豈惟寶藏百貨所養惟其高深物則
固往善觀國者庶其在茲無象太平望而知之季札
觀樂興衰以喻見遜伯玉知衛無故秦使入楚楚寶
為陳昭奚卹在知楚有人楚衛區區何足與謀有是

祭呂申公文

十

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在淵何必風雲其威
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圓殊施文武異事一官
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失非國重輕嗚呼公乎敦大
中和代天之工道固逶迤處厚持滿彊者莫先清心
守默辨者莫前是惟元宰三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
異職魏公典籌初不自務既執弓矢人服其能徐公
行義亦既有常世自奢儉吾無低昂巍巍兩朝盛德
高名內則國幹外則長城沈幾入告成敗先定家人
不知矧役百姓羣言並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

其澤二聖統臨公秉政機垂紳摺笏百辟是儀征跡
不典盜賊先攻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公未具滋章
已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用忠賢既立謂遠
未賓羌戎貢入太平之功可指日與人之無祿天不
慙遺兩宮震悼庶民嗟咨哀榮典冊禮盛一時某等
在廷辱公品識陶冶之公無所歸德旂旂簫鼓送公
國門攄詞隕涕作此酒尊尚饗

祭馬公文

二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宋 晁補之

維元祐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寬粟彙立
根于明誠進禮退義世爲重輕千乘不居古稱好名
公乎不然志合則行布被脫粟他人爲詐公乎不然
則以身化公卧洛師閉關却掃深衣講道將以是老
公歸朝廷路車乘馬扶携襁負民拜于野聖母神孫
在官載祗公率其宜正人具來誠心行義令出而聽

祭溫公文

十

國安九鼎大勢已定民以法治法勝則煩譬如魚噓
則清其源賣刀緣鋸盜豈得發荷無欲之雖賞不竊
裴公處內如不勝衣問其貌年威行四夷楊公入輔
曾未幾何毀第滅驕人去其華忘身憂國晚以骨立
生非其原所愛民力有來遠縣廢食與言問民而沒
反席未安帝祗合宮公薨訃聞徹尊往臨追昨故溫
公薨季妹甲戌暮雪民憂歲寒相諺未褐聞諸道路
信有斯言曰公在天胡俾我寒以勞定國人曰宜享
何以知之家有公像生爲民望其沒亦神公乎何憾

悲者世人尚饗

祭端明文

太

工

祭端明蘇公文

宋 晁補之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孔子在位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道莫難匪利若性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曰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是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爲國魚不脫淵雖微不傳然見其緒千載

祭蘇端明文

一

一人尚如旦暮秦漢而還輕失此學徒既其文謂爲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簣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賈世篤生蘇公千櫓聖門跼蹐躓馬匪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季曰此文士豈不炳蔚鏗轟似之至反詭約窳然過之何以實斯粵有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躐阜

踰堆塢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
滋思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貨宅道之與恥其
獨存、有不得已、文迺其、蘇固嘗自謂吾言如水、行所
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爲、鵲惟、管人、賢、事業
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迺、孝、移、如、麟
如、鳳、胡、可、爲、爲、嗚呼哀哉既曰仁賢宜貴宜壽亦貴
壽矣、于德不究、間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
其摧、嗚呼哀哉、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謂可教、剔垢
求光、顧惟冥頑、迄未聞道、愧負公語、以無成老、窮姝
祭蘇端明文入

二

計至、沈痛剝腸、扁舟東泛、道與公喪、作此鄙詞、惟公
所喜、伸哀一慟、絕絃自此、嗚呼哀哉尚饗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宋 晁補之

因山之制七月盭孫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劍留鼎
湖之慕衣冠餘渭水之恩懔懔徂秋已變風雲之慘
淒涼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牆徒劇于見堯夏服仍
勤于繼禹著龜告吉陵寢即安刪黃鳥以無從訴蒼
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固妙物以難知且聖祚有歸
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奠莫追西望靈輶
攀號雨血

祭提舉司文入

一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宋 晁補之

昊穹不弔仙馭難追爰諏七月之期是局萬方之軌
遡鼎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雁飛人間事改
續服懋重熙之化見牆昭大孝之思矧茲臣鄰以逮
黎庶仰瞻何所擗踊寧堪法仗載嚴悲筵互咽乘白
雲而安往刪黃鳥以無從惟夫神功莫大而難知固
與景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縻官守阻望靈輶徒有
忠誠攀號洒血

祭轉運司文

祭大孤山女郎文

宋 晁補之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晁
補之謹以絲網碧屨及酒酌時果之莫敬祭告于大
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而為權
臣所憎陷以朋黨於歲已卯竄諸靈山季秋揚帆挈
婦與子旅拜神帳陳詞靡它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
讀舊載或行遇神神與之言為買絲屨客自都返無
從致之留屨水邊遺刀石上發去已遠猶不悟知魚

祭大孤山文

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神若茲肝蠶有聞而
非夢寐旋上千越湍流迅奔常所玩穿金山革履前
夕怡瀨旦乃覺之去百里餘不可求訪而一漁鮫得
於上流履不足云神其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為
神作茲彩綯纔純俟我歸日荅神之休今蒙國恩全
室還北跪獻几下雖菲而誠尚慙它時為記若贊敘
此本末警彼聳頑名非浮記張實相赫尚饗

張文潛文抄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賀方回樂府序

送秦觀徙蘇杭州爲學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送吳怡序

司馬溫公祠堂記

雙槐堂記

潛

進學齋記

咸平縣丞廳除醪記

伐木記

賀潘奉議致仕啓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上孫端明書

上曾子固龍圖書

上唐運判書

投知己書

答江信民書

答李推官書

答李文叔爲兄立謚簡

書韓退之傳後

書宋齊丘化書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書家語後

書鄒陽傳後

詩說

張文潛

潛

二

諱言

平江南議

評郊島詩

敢言論

陳湯論

商瑤墓誌銘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代祭劉貢甫文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宋 張耒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士曰言其才可以有爲。而不幸不及施與。旣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至論霍去病無它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

章秘丞集序

之太病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乎。夫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洫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於宛丘。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爲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歎其不大設施也。

公長于論議三復使人興喟

章秘丞集序

二

賀方回樂府序

宋 張耒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藉。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爲歌詞，含思凄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受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妙絕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方回樂府序入。

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嬌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送秦觀徒蘇杭州爲學序

宋 張耒

秦子善文章而工爲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蟋蟀寒蟬，鵲鳩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氷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夏絺，甘食而清飲，而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辭，殆出此。

送秦觀徒序入

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聞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隣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藏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艸根之虫，危枝之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

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
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
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
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
而初不以是爲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繇是言之古之論
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
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
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
送秦觀徙序入
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
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聚徒而授
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
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
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
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
木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
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嬰其全無食其餘據其
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

余也

送秦觀徙序入

三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宋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藏

送秦少章序

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桶杙輪輿輶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虛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

送秦少章序

二

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爲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此文能起懦夫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 張耒

未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未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未又獲見未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兄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送李端叔序

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未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惟庚午未卧病城南門無大難書卧惜惜端叔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聞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此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

送李端叔序

二

相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亦癰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此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勢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塞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脩器械苦惡也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

謂之孔鸞見其不噉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九老語邊事九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餉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興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䟽惡終日受饗殷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

送李端叔序

三

之贏此何爲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送吳怡序

宋 張耒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不苟於其職嘗主簿於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余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子游余謂之曰余棄人也又負罪於有司子與罪人游且累君熙老不然尤喜子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余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之不可解

送吳怡序

一

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黃求子言贈其行余爲之不能無言曰子盍觀於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隣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舉其貨嗷嗷也十人之聚則往卽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外之則慨然有過鬼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

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樂善愈富。爲吏而有賜於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出於四海。出入紫閣。訐謗黃閣。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爲遺行之言。

送吳怡序

入

二

司馬溫公祠堂記

宋 張耒

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辨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

進公廟堂記

入

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十萬。環聚嗟歎。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

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漢秦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

雙槐堂記

宋 張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馭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情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服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

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克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整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分而無益不名職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

雙槐堂記

八

二

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之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書

進學齋記

宋 張耒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鷄鳴而興暮夜而息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受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嫺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傳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

進學齋記

八

一

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日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不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不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

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舍食而問穀。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進學齋記

入

二

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者。可不勉歟。元豐之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卽其舊而完之。旣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今陳於其中。

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啓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憊也。則卽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情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進學齋記

入

三

咸平縣丞廳醑醢記

宋 張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旣爲縣卽以宮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其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醑醢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旣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古庭之太半其花特大於其類邑之醑醢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

咸平縣丞廳醑醢記

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蕃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閭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顯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薶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

咸平縣丞廳醑醢記

二

西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旣已擊逐鈞取其累年之蠱矣而後爲之調劑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入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

伐木記

宋 張耒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竦。此則蛟龍虬蜃魚鼈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絛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龍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游者皆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鼈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

賀濬奉議致仕啓

宋 張耒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卽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在於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出試多遺，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目顧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耻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宦游之廩祿，何有一毫復

賀濬奉議啓

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逕，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與學淵源，懿行金玉，久棲遲於末路，遂高退於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未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上文潞公獻所著

宋 張耒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天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

上文潞公書

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偽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悅也夫文章當其變矣惟詩獨適於誠欲觀人者莫如詩之意雖不作於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

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

樂章大者爲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

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

然金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

不可勝紀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藉

藉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

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

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其不肖自

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

上文潞公書

二

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華穢而摭其

真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

所感發亦猶見之於詩且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

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

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

要風冷露鳴蟲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

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

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於文字

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

爲有所不能

上孫端明書

上孫端明書

宋 張耒

管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大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恨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遇一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上孫端明書本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閉於其前儉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俯而有就故憂憂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

上曾子固龍圖書

宋 張耒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斂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行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

上曾子固書

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狹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慙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嘆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

上曾子固書

二十

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疎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門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攔則極言語之瑰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益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行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就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接西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耻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恃其權以

原缺

上唐運判書

宋 張耒

其間管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志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上唐運判書

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爲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竊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心。管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

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疎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

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思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累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賤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

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投知已書

宋 張耒

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視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慍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於物而意洩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晉山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投知已書 不 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

答汪信民書

宋 張耒

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可以垂世而辨理足以開物皆辭達者也雖然有道辭生於理理根於心苟邪氣不入於心僻學不記於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言語未嘗不明白條暢盡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論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

答汪信民書

然者也

答李推官書

宋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咏愛難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行已有所到也未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耒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恒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改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絃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

答李推官書

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
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
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開
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
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
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
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
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
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

李推官書

二

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
之海其舒爲淪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
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
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
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
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
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
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
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

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
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
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
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嚙卒亦無
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
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
而不省也

李推官書

三

答李文叔爲兄立謚簡

宋 張耒

未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卽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爲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誅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况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爲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

答李文叔簡

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耳。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頑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受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錄是觀之。謚不能使敗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謚。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議之。其爲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爲弟不私其兄哉。

既嫌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爲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尚有一二事容而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卽當下筆。僭易死罪。

答李文叔簡

二

書韓退之傳後

宋 張耒

有問於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揚。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辭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韓退之傳後

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謫。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管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

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脅亂。無所取衷。好惡可否於一已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木。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隴。而後怒號咆哮。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退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韓退之傳後

書宋齊丘化書

宋 張耒

齊丘僞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爲遺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何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思思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書齊丘化書入

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宋 張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騫昏闇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愛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殲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計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况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謬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家語後

宋 張耒

昔夫子弟子其高第所問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爲論語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於聖人者又著爲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爲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書家語後

書鄒陽傳後

宋 張耒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

書鄒陽傳後

其後安國坐法久之服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

詩說

宋 張耒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優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粝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版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

詩說

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相與携持而公人公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蹙國百里也蓋土宇版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救民食食者民

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仆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寧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官室之墻曰蕭牆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肅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

詩說

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禁其馬既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取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楚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王之事既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

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泮渙離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泮渙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

詩說

八

三

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成王時周公之事將終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來助何也蓋管之不知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

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溢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旣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於是成矣蓋治至於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

詩說

八

四

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告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語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於書則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故也思馬斯作者作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祖驚馬也故曰祖言始足以行而已矣驚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也有驪有魚豪舒曰驪二目白曰魚驪則無取於良

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詩說

八

五

諱言

宋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閤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平江南議

宋 張耒

余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况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胡越威德響應而李氏自周以來國慙民懼忘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錄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

平江南議

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余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向義之不暇豈不諒乎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爲此言者也

評郊島詩

宋 張耒

唐之晚年詩人頗多窮士如孟東野閔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賈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甞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詩嗣此兩人爲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但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

評郊島詩

敢言論

宋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弄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黜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旣

敢言論

一

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臣路絕矣夫林甫之戚未慘于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臣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遠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

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敢言論

二

陳湯論

宋 張耒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蠻夷而奇其功憤其爲庸臣所誣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晉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

陳湯論

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

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旣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爲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至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上是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計者也。古之善爲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

陳湯論

當夫事實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守邊之臣起徒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萬。其田畝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邊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

商瑤墓誌銘

宋 張耒

公諱瑤，涪州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勲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殺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

南瑤墓誌銘

一

次大澤中一夕，有叟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論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闢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睜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

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摯之其胸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涪州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未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

南瑤墓誌銘

二

而中乃枵窾實，摩訂孰昧孰昭。有涪商侯，甚蓄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先輝。彼下人逢位，下固宜膏，不使年造物則奚。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宋 張耒

嗚呼天祚有邦。界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清淵。慕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陽夏水。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鎗鎗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桑木。求直於繩。我公畫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

代祭溫公文

有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公則休矣。四方顛顛。君子野人。泊于他邦。聞風懷歸。子父子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容。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穠穠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廛。農慶於野。兵休於邊。煥爾懷寒。養其飢羸。無滯于飢。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

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敷。修竹夏寒。清酌脩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旣進疾。庶幾有瘳。宰相王室。國祠旣晉。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旣大歛。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

代祭溫公文

有死。抑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旣修。公志旣畢。旣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月。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代祭劉貢甫文

宋 張耒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
太史所錄俚問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
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
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
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綬羈
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宛胸不事誅斬他嚴見欺
子愛不犯中斤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
祭劉貢甫文
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
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
亦既有遭而蠱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
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
平生笑談樽席其當在耶臨此酒載

陳無已文抄

仁宗御書後序

王平甫文集後序

秦少游敘

顏師道詩序

茶經序

送湖南某使君序

送參寥序

思亭記

陳無已

汲水新渠記

庭莎記

賀翰林曾學士啓

上蘇公書

上曾樞密書

上林秀州書

與黃魯直書

與秦少游書

答江端禮書

孔北海贊

楚議

熙說

擬學院試館取策

後山策問

取守論

其通論

披雲樓文

談叢

懷集

八

二

仁宗御書後序

宋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避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願好飛白書明窓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仕宗御書序

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令已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宮

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仁宗御書序

王平甫文集後序

宋 陳師道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群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之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蓋天下之美則於貴富

王平甫集序

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弟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於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

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役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降其所棄者邪。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王正甫集序人

秦少游叙

宋 陳師道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州。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楊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予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爲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予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予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予驚焉。以問秦少游。叙人。

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子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

難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邪。子年益高德益大。子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子棄。子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庠御。駕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爲子賀。蓋自此始。

顏師道詩序

宋 陳師道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爲用。有才而無助。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北出東都門沙行數十里。夾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修阻麗華之觀。顏垣弊廬。棘荆沮洳。無池臺廟廊遺詩序人

花圃易獸魚鼈之美。吏不勝事。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顧揖。不通勞苦。無飲食歌舞游從之樂。征商權酤。號稱才官。身雖徒吏。下等細微。無間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游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於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遁穿穴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巖崖之下。洲渚之上。陰林荒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烟雲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陋之內。市井之中。甕盎之側也。管聞其

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婦之事夫也。爲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爲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爲人之婦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爲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鵲鳴。孔子之倚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隣之子。西隣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爲意。謂之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爲路人。路人則不怨。責金於君子。小人則不

顏師道詩序

二

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才爲用。才足以身。而後物爲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爲之序。以詔學者。

茶經序

宋 陳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亡乃令三書以成之。錄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成德而後及。所以同于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入歐蘇集不復可辨

送湖南某使君序

宋 陳師道

苗氏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爲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群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孫猶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畧之路。而弗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敎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耑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爲咎者三苗之事。益贊於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公文惜不多得

李鴻甫集卷六

二

送參寥序

宋 陳師道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
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
之間。名於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情貌。肯
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左側。囊出物
驚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癢而鑑貌也。元
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
復見於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
達參寥序

六

一

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
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
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
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
之爲丈夫者乎。於其行叙以謝之。

思亭記

宋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旣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于戈則思闢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兔

思亭記

八

之跡交過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衰於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棟棟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

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勉矣遂爲之記

思亭記

八

二

汲水新渠記

宋 陳師道

汲句于簫其關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其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爲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汲汲至蒙別爲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彭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留獲舟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卽索水也書漢地理志滎陽旣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

汲水新渠記

一

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滎波旣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其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其蕩無出留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汲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敘渠

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汲淮注堯豫永平中遵導汲曰滎陽別而東北至于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道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汲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汲而入於南濟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幾宋毫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

汲水新渠記

二

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從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爲以痛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于東河以道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乎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侮以登

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庭莎記

宋 陳師道

介清思堂中謀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癯者芟薙之役勞於夏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墮葉弗之絕也予旣悅草之蕃廡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墉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柔木皆卉難於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畫修徑布武之外悉爲莎

庭莎記

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備援之以冊楮澥之以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適因乘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毀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今遂二性之域去兩傷之患偃藉吟風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乎津客館尋爲馬廐東漢學舍間充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汗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永年是用刊辭琬珉庶通賢君子知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

不窮也

慶源記

八

二

賀翰林曾學士啓

宋 陳師道

內翰文文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敬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群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召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有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與人之慶秋陽

賀曾學士啓

一

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爲廟朝精調寢瘝

上蘇公書

宋 陳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分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
方託其賴復爾違闕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
莫知其樂及相別亦爲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
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
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爲別至其晚莫數更離
合又以爲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
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

上蘇公書

八

一

江海之上違世絕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爲難者豈酣
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爲難皆非
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爲戒以富貴爲畏
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
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荊公長於知君子短於
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
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余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而荊公以巧智之士爲腹心故王氏之
得禍大也聞徂詐成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

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爲手足可也耳日
且不可况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勢同則奪
之以自利勢失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况同之乎
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
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
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未
疾偏廢不害爲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
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爲戒也不審閣下
以爲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

上蘇公書

本

二

舉剝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爲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
而愚意所及亦不能忍若君子之於事以位爲限居
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
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爲類州言之可也今爲
楊守而與類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
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爲成言而
非問下之所當爲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
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
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

者以爲多事耳嘗爲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
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已一旦當
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
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
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
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時惟爲朝重慎不
勝區區

上曾樞密書

宋 陳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與外以謂無
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舉則亦不
敢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
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
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況又
過之而後末期乎以旣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
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
上曾樞密書
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烏窮則攫獸窮則
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
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在勝之所
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
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
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也於是之時
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
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
未僉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爲四

戰之地故 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
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
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
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
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
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
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
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
已自潰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

上會稽書

上

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
或降莫敢支梧至如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
盜賊民至今謹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爲時而生
乃亂而後見乎世伏而不出遂以爲無則過矣師道
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
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旣旦視溪谷有
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
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日飢
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爲兵

出屯鎮中乃盡開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
柝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
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
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
分也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
之束如獸之奔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
覆不可收損不可究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
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
道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

上會稽書

上

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
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
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隣阻非
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
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庸短於攻而不
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
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入
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
元吳之驢數人入纔破寒門金湯兩城而已固雖大

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盈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不罷盡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近而慟哭開西域發兵事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卽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秦功廣地四百里則有在其腹然不云得有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麥且多積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纔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

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卽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最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英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道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奈何欲爲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英雄乘時而起一切意如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盡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

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自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況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子伏惟屬意焉

上南樞密書

六

上林秀州書

宋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贊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贊以成其終故

上林秀州書

授受焉介以通名儼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媒故祭主於盟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喻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蓋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

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

與黃魯直書

宋 陳師道

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不何以自存有相恤者不令子能慰意不風土不甚惡不平居有可與語者不仕者不相陵不何以遣日亦著書不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未知此生亦復能相從如前日不

與秦少游書

宋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使何以得此
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
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
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
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
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
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
與秦少游書人
平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
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
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
段乘下澤侯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
因侯以聞焉

答江端禮書

宋 陳師道

學始於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所謂徒
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
學外也思內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
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名乎聲實相從如影
之於形短長曲直惟形之使無實之名黎人敗焉善
人畏焉得且畏之況求之乎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
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
也大以爲小小以爲大簡而不約盈而不餘文之用
也正心完氣廣之於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
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敏勤無成能惟於修文略有
師法愧無異聞虛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爲教如醫之
量藥以當病如工之量材以當用子曾子蓋能之矣
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不逢夫子也與僕游者衆矣
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
來臨願言其詳

孔北海贊

宋 陳師道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其出其下而文舉以大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都之目以爲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稱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于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殿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遇鵠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鬻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振也愆焉。得剛剛者。所以制公。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英。自勝之爲彊。

楚議

宋 陳師道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者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必至。又何怪焉。

楚議

羅說

宋 陳師道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驚而力長於用犬所與敵者皆天下強有力也犬弱而健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數十里羆敗而伏犬更前而殺之獸之驚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羆也詩云憂心悄悄愬于羆小羆之謂矣

德龍

八

擬學士院試館職策

宋 陳師道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晉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管漢文寬大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管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其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善言古者不知變習於世故足以經物成務而不在于法義此士之所患也考古之道御今之宜故明者不兩失也夫明者自明也故明於物君子之事而學者懋焉願效其愚夫王者之政遠近異宜貴

幾異制而其一也一者政也。先王所以開天下也。管周公之作周也。典以經邦國。則以馭都鄙。治以任官府。內建六卿以導其治。外建監牧以齊其政。掌交諭其好惡。布憲逃其刑禁。正人察其反側。行人書其逆順。協於朝覲而考於巡狩。小則討士治焉。大則司馬討焉。方是之特器不異量。書不異文。行習有常。風俗大同。故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是之謂治。至於上失其政而下擅命。國殊治而家異俗。故秦尚武。晉尚儉。而曹尚奢。衛失之淫。陳失之荒。齊楚異變。而

有小大人有衆寡。非政得也。隱桓之際。兵行中國。則常強矣。國無其人。能不衰乎。春秋之際。兩君不葬。諸桓之盛。其不奪者幸也。繇是言之。齊未嘗不衰。而魯未嘗不亂也。世徒見其田氏代齊。三桓弱魯。以爲親尊之弊。不亦陋乎。蓋漢之諸儒。明不證理。見周之衰而未聞其盛也。喜爲異說。而自智。或者有所傳焉。而不能明也。遂以前知其然。爲二公之聖賢君子。無取焉。夫事有其官。官有其人。上下相維。刑賞並用。可謂備矣。然而不舉者。不考於先王也。是。以其弊居之。不知其任。行之不知其分。勇者自用。懦者自棄。久之則倦。遠之則怨。急之則詐。緩之則偷。賞而不勸。刑而不變。古今之公患也。先王之治。有政焉。而非其本也。其所本者。化也。政者治之具也。爲化以德。爲政以禮。化以革之政。以行之。譬之田焉。化由天道也。政由人力也。人力至矣。而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潤。不時則不生。天道順矣。而種植之宜。耕鋤之功。不勤則不豐。天人相與而成歲矣。有化有政。而不舉者。又有刑焉。政以使君子。而刑以御小人。刑者先王有之。而

不敢先也。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政化行而後刑可用。也是故政以佐德。刑以佐禮。而本末具矣。雖然治之始也。道德既明。民俗既成。則刑設而不用矣。治之終也。夫不務德禮而用刑。是以小人使之也。而責其治。可乎。先王明足以官人。而有禮以使之。有度以則之。隆之以恩。諭之以義。時考其績而誅賞焉。可謂有其政矣。而其所以治者。蓋有以先之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人。先之化也。化以導其內。政以齊其外。導之以德。則勇者安焉。懦者興焉。齊之以禮。則智者不敢。先愚者不敢。後此其所以寬而不苟察。而不苛之道。古之人有之。堯舜是也。咎在唐虞。明德以協百姓。考績以行黜陟。戒之以休董之以威勸之以九歌。申之以四罪。而庶績熙矣。此無難。惟君與相懋之而已。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漢之宣文稱號仁明。有紀於後世。然未足以與此也。夫有其志者。有其事。有其事者。有其功。是以君子務大其志。重其事。而不有其功。文帝有可致之資。而無欲治之意。聞賈生之論。則退避而未遑。問釋之之說。則毋甚高論。

其所志亦苟矣。是以有仁心而非德也。行其善而非法也。好申韓而非學也。方內治安而非政也。而一時之士又無其人。此漢之所以不振也。賈生區區有慕古之心。而大臣以謂紛亂諸事。其大者既已曠廢矣。盜吏出粟賦錢數以百萬。姦人乘傳周行郡國。其小者又不恪。突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謹也。宣帝不好儒而喜申韓之書。則其志可知矣。故其治以察爲明。以刑爲義。以律爲法。以賞罰爲政。而文俗之吏。都公卿之位。言足飾人之詞。文足成人之辜。故楊惲蓋寬饒以語言成罪。而趙廣漢韓延壽以怨禍致刑。君臣如此。可謂刻矣。雖然。方文帝之時。匈奴之強。魏尚戰勝有功矣。以移書一言之誤。文吏繩之以法。則免官奪爵而罰作矣。吏豈篤於厚乎。地節之間。王成以僞蒙褒賞。而俗吏習爲虛名。欺漫以避課。至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黃龍之詔。張敞之議。尚可考也。吏豈稱其職乎。故曰未足以與此也。夫以文帝之仁。宣帝之智。而其治効如此。

蓋刑政之不足恃也。世以文帝爲寬，宣帝爲察，而不知兩君未嘗定其所向也。文帝有仁人之心，而學申韓，則其所學害其政也。故其議刑未嘗不重，聞釋之之論未嘗不輕者，以其資之仁也。宣帝好察，而起於民間，知民之苦，漢吏也，而行之以寬，故其爲治以安民爲本，棄嚴延年而用黃霸，于定國，然有時而刻深者，以其資之察也。是故德者治之本也，可不務乎？

後山策問

宋 陳師道

河患

問河出積石，行地萬里，至趙魏而爲患，豈其勢之然耶？自禹治水，更商周至漢而爲患，漢之後復無聞焉。至今而爲患，豈其時之然耶？今自小吳之決，失其故道，議者多矣。或謂故道可復，或以謂因其勢而順導之，二者何施而可也？禹之治水，其事見於書，其理見於孟子，諸君講之詳矣，願聞其說以施於今。

後山策問

備水旱

問水旱有常數，雖堯湯不能免，而談者以謂能爲之備也。夫損上以益下，非惠而不費之道，而古語有之：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三十年計之，則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無足憂者。此豈所謂備耶？國家承平百年而効未臻，此其故何也？究觀古今儒者之論富之道，毋奪其田里之民，以時耕歛，則其弊安在？願聞二三子之說以觀政焉。

治外之道

問夷虜之爲患舊矣詩書所載唐虞三代治外之道
蓋可考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舞干羽而
有苗格舜之事也以國與人太王之事也以大事小
文王之事也通道夷蠻武王之事也薄伐玁狁至於
太原宣王之事也其事同而治異何也豈其時之異
乎擇於數者孰宜於今嚴尤以謂古無上策則數君
子者皆非也耶文王既聖矣顧不能順之而事之何
也舜既能之矣則何畏乎有苗何憂乎蠻夷猾夏耶
豈詩書所載不可盡信歟二三子以謂何如

後山集卷八

六

二

諸子各相是非

問君子之道同而其所以異者人異師學異術也孟
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
子方子方出於子夏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
弓也楊子之學出於莊君平君平出於老莊韓子之
學出於子輿五家同出於孔氏而其說相反孔子稱
夷惠而子輿非之子休譽子方而毀仲尼荀卿非子
思孟子楊子雲下老莊荀而尊孟氏退之謂荀楊大
醇小疵而孔墨同道然則孟子拒之非耶夫諸子之

相非其相存耶而相違耶其屈人而自伸耶抑亦
攻人之短歟不然其有說乎二三子明於六經而通
古今之志願有聞焉

祭天地

問政莫大於祭天地又祭之大者學者詳焉古者祭
天於南祭地於北王者臨之祭父母之義也國家三
歲一郊而不及地於是合祭焉元豐之間罷合祭而
議北郊之禮而未及行命復合天地於大壇而禮官
以爲非欲修方丘之祭而有司議其費然則何施而

後山集卷八

本

三

可也其詳著之

推行經界

問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也井地之法既失其詳而唐之制授以口分永
業賦以租庸調號稱近古尚可考也夫時異則事異
事異則法異爲今之政其所先者豈亦經界也耶使
如孟子之言則唐氏之制願聞其詳其戾於古與宜
於今者其說有幾推而行之亦必有道吾子其毋隱
焉

孔子周官教人先後不同

人生而善猶須學以成之故自唐虞三代國鄉黨家莫不有教而其教之之道後無傳焉今自京師外及郡府皆置師弟子而又爲之學以教宗子可謂盛矣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謂其居之然也與夫自奮間巷約身苦志明習世故者固有異矣則教之之道宜何先焉管孔子之教先詩禮而成於樂而周官國子聽於司樂何其先後之戾耶二三子以謂如何士之志士之行

後山策問

入

四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本也東漢之末天下之士危言高行忘生以正世而李杜爲之冠卒至喪身破族而國隨之亡徐孺子隱身逃世默然自守以全其生行既不同志亦異趣君子何取焉二三子其詳言之

太史公六家班固九流荀卿非十二子莊周語

道術

太史公之論六家班固之序九流知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至荀卿之非十二子則咸無取焉莊爲

之語道術又皆出於聖人其故何也烏有同出於道而無一可取其相違戾莫甚於此豈其固相反耶抑各有在歟折衷於經君子何取焉願聞其說

將相

史稱相必曰蕭曹將必曰衛霍何佐漢信有功矣參不事事荒酒無度而與之等夫守而不失庸人之所能而稱賢何也青公病不學兵法以力取勝如史之稱特天幸耳安得賢二三子講之詳矣其著明之

士之言行

後山策問

入

五

古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行則患其飾智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施而可乎今欲使天下之士行而不僞言而能行其亦有道乎二三子其詳之

孔孟之言不同

孔子不居聖而亦未嘗與人也伯夷叔齊賢人也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柳下惠則降志辱身矣而孟子皆以爲聖夫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其言異何也願決疑於二三子其詳陳之

擇守令

吏之近民莫如守令故選法尤謹歷歲察廉而後得
進宜得其人而反不稱所舉其弊何出其法何施而
可也古稱得人必曰漢唐稱號循良其何人選用其
何法其明著之

後山雜聞

入

六

取守論

宋 陳師道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士可以進取。
儒者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
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
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
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文武同之
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
聽皆用也。自末觀之。則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
爲異者。有見於末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
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
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
悅其所也。古之入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
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爲法也。
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
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
矣。故其語曰。兔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
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爲王。秦

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與。無德易以亾。豈爲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霸迭興。不得以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民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墮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以異也。私故也。故世以爲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孫叔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

取守論

八

二

羣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使爲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爲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爲節。儀以爲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文。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治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繇之者道也。無爲而無不爲。舜禹是也。爲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爲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爲道者也。故曰。回心三月

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已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迫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仁義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爲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爲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取守論

八

三

箕龜論

宋 陳師道

夫龜者水產而成形故八百年反大如錢夏則游於荷冬則藏藕節爲人所驚則隨波流蕩在於荷中窺而察之有黑氣如煤烟於荷心其狀甚分明遊人往往見之此謂之息氣也故非有太清法者則莫能取之矣或見其氣象輒莫驚動其荷當潛含水及油膏喫之則其龜弗能遁形矣處澤產水術云油可以見水族靈物若獲之可以其色以占於未萌凡卜當以

箕龜論

一

心指其龜若卜其生事龜之甲文乃變爲桃花之色其紅可愛若卜其死事甲文乃變爲黠黠之色其汚可惡若卜其善事是龜也蹢躅跳躍而弗能止矣若卜其惡事則泊然不復變其色伏息竟日而復興其論曰夫甲黃足赤腹白尾青肢黑者蓋稟受乎五行之粹也然而性畏刀鐵之器聞其聲則不能動矣其論本在鴻毛溪之南九岩石室之前石可半畝許大其色狀如黃羅故謂之黃羅石覆其岩之上刻以金玉皆周書小篆體故鍾山太嶽主玄冥之所秘錄也

李淳風采藥於鍾山鴻毛溪紫微石室中遇嶽主詰之遂潔誠精心仰視點記錄進唐太宗皇帝故世得聞焉

箕龜論

二

披雲樓上梁文

宋 陳師道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爲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王化旣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嘆之聲。吏絕追呼之擾。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革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靚深。稱吏民之親望。歲時遊豫。送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典危桀。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有朱公。

拋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濟已作豐年雨。暑飲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陽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酒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瑞塔亭亭入重臺。百年戰鬪及明時。千里河山餘故國。

拋梁上。危桀岩巖遠千丈。房星璀璨近蒼楹。海岱攢藏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旋墻不容罅。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賜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露之警。盆繯錄割。家有榮廩之餘。則同一空。而等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康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披雲樓文

六

後山談叢

宋 陳師道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殺不可徒隨在堽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射睡矣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爲使不能久有言可仰道公恐虜使來使遂以爲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

後山談叢

一

真君議于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爲主言諸臣利于用兵不爲國計六符豈欲間兩國邪公曰君寧出此顧余人爲之耳如宋不過弱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亟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遑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

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旣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楊內翰會云莊遵以易傳楊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甌甌傳繪所著索綯乃其學也

延師關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方請以歲終爲限幕府以開樞密院牒幕報如納李易其草報如故

後山談叢

二

與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爲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勅李擅改制書遣吏部郎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且更用惟心而已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于卷冊之間良可悲也

胡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

之如拾父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人入鳥獸不亂群行之著也

蜀人王冕爲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拾規矩則無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已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况其巧乎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畫影固非傳神也

傳山龍畫

八

三

唐令民年二十爲丁其下爲推宋次道曰推者雅也避高宗諱闕而爲推邑繹叔曰推者推也獨髻爲推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爲武溫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警長則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繹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爲室當使戶牖疎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岐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有盤龍鱗鱗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磨香墨字潘墨之龍畧有大都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系二物世未有也語曰良玉不瑋謂其不借美于外也

張又後子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常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

傳山龍畫

八

四

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臍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爾

龍岡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勁而得其法

祕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着襪袴紗絢相半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迺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

出沒上下而取之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獐無膽兔無脾豚無筋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拔也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灑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卧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

後山謠

人

五

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開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日虛得名爾再往日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開以畫名一代其于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疎乎

御厨不登蔬肉 太祖常畜兩豕謂之神猪熙寧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既獲索豕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蓄之蓋豕血解術云

茶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萊鯪魚明越江瑤柱莫能

相先後而強爲之第者皆勝心耳

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爲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識映爾美玉蓋不琢也比歲荆揚兩州化洛石爲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諺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浙東地高燥過雨卽乾故春得雨卽耕然常慮少

後山謠

人

太

耳

田理有橫有已間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稻爲其不停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持如金易物者凡物必以金當因九年不索文思殿奉帝者亦以金凡物必以金當因九年不索一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太祖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

至老死而不冠者

畢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
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罵晉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
也畢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
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晉
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
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萊公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燭淚成堆及貴
而後房無嬖幸也

後山談薈

七

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王恭公薨秘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爲讎罪而戒僧
我乃大唱曰妬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爲之笑
也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爲之木至輒潰隨
補其處日取于民家出束薪民以爲苦張夏爲轉運
使取石西山以爲岸募得江軍以供其役于是州無
水患而民無橫賦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

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得國且
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教坊之樂已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後
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于此得
爲政之法焉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詩云惟寡婦之苟寡婦乃用苟爾古之漁苟亦有制
也

穎諺曰黃鵠口噤蕎麥斗夏中候黃鵠不鳴則蕎麥

後山談薈

八

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下熟角田豆也角者
麥之說也

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志則欲遠大遠大則成志
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古鏡懸而旋入之四平扣之玉聲

參寥徒克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爲甚
爲他日爲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爲公報之使
知爲善之效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

先後治月陰藥效驗醫有二種

後山談薈

九

李方叔文抄

太宗皇帝御批記

濟美堂記

安老堂記

登封縣令廳畫心堂記

洛陽名園記

書范太史講月令

書子由論學

蘭相如贊

李本棧

入

謝解啓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悼東坡文

師友談記

畫品

太宗皇帝御批記

宋 李廌

元祐天子錫宴東宮以御書古詩編賜執政暨講筵諸臣明日諸臣各進表獻詩以謝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於是有以見人君大略字書未足多尚臣聞太宗皇帝方側微已有書名擅於世及即位益專益工勒之金石藏之延閣布在天下不可勝數在前世中君已足稱述而帝以神武聖文左右太祖自布衣

宋 李廌批記

取天下以湯武拯濟之功全堯舜揖禪之美及紹大統遂集大勲巍巍成憲爲宋太宗則其德業睿智燁燁與唐文皇爭雄矣故文皇與帝雖以字學名於當代而爲餘事云因觀帝批天下兵馬元帥吳越國王錢俶表故作是記元祐三年八月十一日

濟美堂記

宋 李廌

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修前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蓋曰吾之先正嘗有嘉績顯於先王陪食太廟預享大蒸載之旂常銘之鼎彝是將昭示後昆無忘其功且夫封圻采邑俾有爵於國寬弁裳衣俾有別於朝賞之所延其澤甚遠蓋思之今吾所事之君乃吾先正所事之君其子孫也今吾所使之民亦吾先正所使之民亦其子孫也或忝其先爲愧滋甚盡

濟美堂記

夙夜之志殫股肱之勤必也復有勛勞在乎王室聲名風節奕顯於世然後無愧於心有宋名臣諫大夫贈司徒曰公以忠諫立德事太宗真宗諱言勁節凜凜岌岌如秋霜夏日爲朝廷獻替可否進退賢不肖剴切上意敷奏治道天下穆然底乎隆平士大夫曰唐文皇以貞觀之盛爲魏鄭公勸行仁義之功淳化咸平之治亦曰公忠諫之力雖不登庸丞弼而嘉謀嘉猷惠於生民固足以爲一代寶臣矣嗚聞諸縉紳先生論國朝人物以謂有古遺直之風必以公爲稱

首。竊嘗欣慕焉。歲丁丑。自箕隗將適吳粵。稅駕荊州。獲從公之曾孫世德。新作南堂。謂廡曰臧孫達。所以有後於魯者。以其君達不忘諫之。以德也。衍生世晚。不逮事大王父。而餘慶所被。幸有位於朝。惟是臣子之職。不敢不勉。蚤夜汲汲。冀弗爲門戶羞。又期我後之人。必紹前躅。故名是堂曰濟美。誠欲如十六族之才能。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也。廡曰。元凱之賢。非唐虞之世。亦未必能成其功。何哉。異時功臣之世。豈皆泯滅無聞。苟非逢年遇合。則欲自振起。厥路無繇。深可

濟美堂記

入

二

太息。況夫自求禍自速辜。除其國圯其族。輟其軀。隨其肉。鬼無貪血。家無炊火者乎。今聖神在御。孝治之化。形於四海。其於名卿之裔。方且求足似之。實而左右之。以舉象賢之典。世德乃能。傍武砥礪。欲世世承承。濟司徒公之美。於無窮。則君臣之義。篤於朝。子孫之孝。成於家。顧不偉哉。愚載曰。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脩先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

安老堂記

宋 李廌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真。勢利幻其前。而悞其後。未易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之爲。宜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足惜。悼前志之未充。痛管謀之匪良。久且苟求無厭。務得患失。皇皇偷朝暮之生。汲汲爲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耻盡喪。貪於富者。則曰吾老矣。講貨財。較虧羨之術。始詳矣。未

安老堂記

入

忍舍也。擅兼并而亘阡陌。巧梯航以絕山海。籠物貨而無餘藏。運籌筭而無遺策。甘心於錐刀之間。盡瘁於鎗銖之末。負戴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貪夫徇富死而後止。貪於貴者。則曰吾老矣。結知遇。買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履公門而躓鑣。游闕庭而徘徊。銜筋力。強飲啗。染鬚髮。逞聰明。識愈隆而意愈切。祿愈豐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年愈高而德愈薄。貪夫徇貴死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鐘鳴而未止。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

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爲名。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饗饋郭內之圃足以給茹茹而未嘗求美。裴爲足以具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藹揚薦爲禮部一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爭欲出其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耻於附炎。平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耻於自售。居士曰貴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故雖起家郎於朝

安老堂記

六

二

有曼容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箕隄山水佳秀。近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奈何跼踣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者也。舍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卽而新大之。吾心猶欲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

口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之也久矣。夫安之爲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慮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曰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每以安者爲心。非遠觀勇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元祐三年八月初三日太華李廌記

安老堂記

六

三

登封縣令廳盡心堂記

宋 李廌

一人之心與夫千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聖人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不然。不可者。無有或異。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爲然。皆以爲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無往而不通。誠以奉之以惻怛之誠。持之以黽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吾盡心堂記入

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推之以及人。其以爲不然。以爲不可者乎。陽翟管景文爲登封大夫。爲政期月。境內卑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迹其治效。當在善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傳所謂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慎欽恤而願治者歟。民惟罪罟。旣陷刑辟。抑揚犴狴之間。微纆箠楚之下。彼不能盡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已。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於已者。拘

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鑽毛出羽。粉飾其辭。所欲收之。則洗垢求瘡。傳置其議。仰成於吏者。不能審克而信其辭。文雖高下。其手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鞫獄。惟貨惟來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爲不冤。奪之者。沒齒而無怨。何可得乎。然則知一誠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古谷長民之風者。疇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恭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豈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廩

盡心堂記入

二

竟物無追胥之擾。盡心以務農。田野墾闢。無愁歎之聲。由是推而廣之。至纖至悉。心之所知。皆爲之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爲令者。亦當然。不惟爲令者。當然。凡邑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邦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贊皇李廌爲之記

洛陽名園記

宋 李廌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闕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榭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

洛陽名園記

二

曰土筠縱爲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遊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歷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閑冥深。玄皆曲有與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地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窓四面。甚蔽盛。夏煥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流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遂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於此。

洛陽名園記

二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梧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年。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爲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曰醒酒池。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故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効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岩巒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繡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嶋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

洛陽名園記

三

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卜許丈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閣循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如穩洛人曰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勝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靜木森然桐梓檜栢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茶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汭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激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適去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

洛陽名園記

四

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船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遊之過花時則復爲丘墟焉相遺忘相忘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變一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園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朔亭其

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旣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旣古景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相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勑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疎筠琅玕如碧玉椽今勑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勑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

洛陽名園記

五

之有池宜蓮荷今勑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勑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郊邸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其園實則作始倣倣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目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局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

數歲時獨所養擁篲負舂師者於其間而已蓋人之於宴間每自吝惜宜甚於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德之洛陽輒與其上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堪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洛陽名園記

六

松島

松栢縱橫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百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茸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又中有一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他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具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園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者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渥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庸藥園二堂間列水石西去其地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洛陽名園記

七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渥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窓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臺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繁伊瀛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

月臺有菴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于前避松檜鬱鬱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曰學古菴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里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圖攷之則其堂有其水其亭有其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

洛陽名園記

八

於人力者不可恃耶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爾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頗行于世所以爲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圖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遠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地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修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猶擅花艸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畧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水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

是也梅蓋早梅香甚列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攷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夫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極瀉之阻當秦隴之襟喉

洛陽園記

十

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燼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圖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圖之廢興而得則各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

卿大夫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
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祿盡
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
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
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
知言哉河南邵博記

洛陽名園記

十

書范太史講月令

宋 李廌

太史公講月令問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
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
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政時令
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
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
爲鑒也太史公講月令問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
君更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
書范太史講月令

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尅之氣隨類來應如
人五臟相勝則有受尅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
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其令行其令者非
也廌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廌之所
對大畧與太史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
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
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艸生
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其虛文
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

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槩。皆既不做何必道乎。

書子由論學

宋 李廌

門下先生蘇公子由嘗論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又曰硯硯然小人哉。所謂小人者。非世俗所謂無禮無義不仁不智之小人也。以其所行皆小者。近者非大者。遠者禮樂射御書數。凡形器度數之內。其粗迹而已。若夫君子聖人。則所知所能行。皆造道德之妙。非形器度數之所能盡。此其所以爲大也。詩有小雅大雅。所言皆聖人妙道德性。所以立道。所以立政。其變雅者不能而反之者也。此皆所以爲大也。蓋小雅變雅所言王者政事治天下之法。能與不能而已。舉此求之。則其類自見。今詩之篇有曰大明。又曰小明。小宛。小吳。小丹之類。皆因雅而爲言。蓋當時並有大小之氣。其不見於經者。或刪定或已亡之也。

蘭相如贊

宋 李廌

戰國之所謂君臣何足道哉。交際不以道以勢。進退不以義以利。聚而爲上下。散而爲我爾。頃刻間爾朝爲上卿。暮爲逐客。刑於此。相於彼。恬以爲常。吁可哀哉。於是時。始終一節。忠貫金石。有若大夫者。不其偉歟。天下傾府庫。捐重寶。獻土地。質子女。以餌秦。秦貪嗜無厭。奴隸列國。唯唯奉承。甘爲臣妾。趙之於秦。僅比支郡。宜其吞聲飲憤。以媚意愛。聊緩誅咎。國有君

蘭相如贊

八

子義不自衰。以小抗大。以弱拒強。終爲敵鄰。嗚呼。當太平盛治之世。六合爲家。大夫之迹。不可飭也。以大夫之心。推以事君。可師哉。過澠池之舊墟。想當年之高會。雖非長卿之才。亦有平生之慕。因作贊曰。

鐵可折。白可涅。大夫之節。身且潔。玉可攻。金可鎔。大夫之忠。直而恭。秦方虎。趙方鼠。秦方斧。趙方組。愷而恐。狠而陳。威蓋岐雍。大夫之勇。懦以剛。變禍以福。轉功。踰百戰。大夫之辨。曹沫劫盟。計窮妄出。侵疆雖復。齊仲魯誡。荆卿復讐。嗟哉。鄙夫。管耻未刷。燕已爲墟。

蘭相如贊

八

二

新優備武。夾谷相盟。大夫慕此。有茲令名。舞陽橫眉。毛生奉樂。聊効萬一。猶有可愧。竊食太倉。孰非事君。邇來寥寥。獨無斯人。嗟余之生。在於歲後。雖慕景行。有志未就。行邁靡靡。軻車澠池。大夫閔余。有以相之。

謝辭啓

宋 李廌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販菜
奚必詩書釣渭耕莘何曾科目蓋君子之學以道義
爲已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爲當然有三顧五聘而
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愧空文凡
應舉覓官鄰於自鬻貧與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
之身願入英雄之彀廌行年二十有九蚤苦衰殘著
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已甚拙許國惟堅雖頻待
詔於公車未得爲郎於金馬屢作逐客每歎虛生第
深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知己比緣秋試偶爾計
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蓋伏遇某官久垂教誨曲
賜題許恩等丘山義同卵翼致茲昧陋有墜亨衢敢
不益勵進修上副眷予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宋 李廌

其聞古之名臣所以下芻蕘者非以匹夫之論必賢
於已而廣聽泛謀欲取其智以益已之智若乃用其
智而果有功乃已之功也古之志士遇事感慨未能
自試其才然時與事會憤不忍失必諷諸在位願行
其說若乃行其說而伸其志乃已之志也夫士之先
達固可自賢復能不遺微賤取其智以爲已之功士
之未達身雖困窮復能不以微賤自鄙微賢公卿以

廣文館書入

行其志非惟世無失時之事事無可悔之策然其人
之材識志意亦可槩見某游執事之門有年矣雖碌
碌不足比數然不自揆量常以國士自居而亦欲以
國士上報異時執事拜諫大夫固嘗貢言欲補萬一
自拜宗伯常欲復以愚意思未有以發日者獲侍尊
組竊聽論將置廣文館生之說退而思之欲擬作一
議而又不取輒陳管見以訂其論夫朝廷崇忠信之
心惡誕謾之俗以三歲秋賦四方游士客於京師僞
爲倚寓之籍以誑有司者無慮數千務有以制之甚

善甚善然國朝著令厲禁素密滋生詐起必朋比相容共爲詆欺故欲嚴地著之法則地著無耻之人爲容姦之地蓋有以百畝之田畝爲一戶戶爲一姓彼姓氏皆可通用符券皆能合式人人用之無不可者有司無得而詰也則地著之僞不可除矣欲嚴玄保之法則彼戶戶之士自爲朋儔更相蒙蔽初未始有一日之雅而乃相保平生之行非惟戶籍之不明言之弗審雖易姓匿喪通四間謀亦無自而知彼結保之數合或有司無得而詰也則玄保之僞不可除

論廣文館書人

主

矣而又况天府試期比諸路爲晚彼無耻之士或易數名治數經州試畢而復試於天府已試於前場而復試於後場非惟自詭其名而冒喪代人者且士人應舉竟官將以事君而於試藝之初已誕謾如此欺有司乃欺君也欺人乃欺已也將安用之然欲廢開封貢士本額惟置廣文館生使各用本貫真戶秋賦之前期先試以補三千五百人俾就秋試其解額十一取之其意誠善矣獨不念開封雖僞戶之士衆然畿內地著真貫之士亦無慮數百今也勿以首善

之地當優之以爲郡國之表而以亦爲一郡彼諸道列郡猶且貢士而開封獨不然於義未安或曰朝廷旣建太學彼解額最優奈何不以歲月居之以應其格乎借不能居太學而今也又置館生汝則不預尚奚卹哉四方之士廢祀與養至京師復多假厚貲可久居太學者或寡矣今雖設館生凡未補者非學試不中程則居學未滿歲者也抑亦或以事而廢及或以病而弗堪或喪期之未終或米鹽之無暇或不及一時之補或雖補而偶失而乃使弗就秋賦若在可

論廣文館書人

主

閱其以謂君子制法當俾變通可推不謬於一曲則隨事制宜雖久不弊若夫更張前制必觀其甚弊之處而改作之無但苟易其文不究其實必當使自我亦至於無弊也已夫僞戶之士非喜於月憲而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費用止以本貫解額太寡故裹糧負笈雲集京師微幸於一得而已若也置廣文館生雖曰使之真用本籍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術名苟易爾又况遂廢開封之額非允於衆論也歟其之意以謂莫若平天下之解額使遠方之士自不

爲禍之爲愈。天下解額既平。雖日撻而使之爲僞戶。亦不可得。何哉。今夫江浙閩蜀舉人極多。而解額極少。至有百分取一者矣。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諸路舉人。或多或少。然解名例爲最優。故十取二三。有之。十取四五。有之。十取六七。有之。至於解名有餘舉人不足者。亦有之。若乃通天下解名會計而總準之。約爲中制。二十取一。乃平。無間天府無間五路。通天下皆用此例。然則孰有不均者乎。然則遠方之士。曰二十取一。天下通法也。自開封建於四方。一

論廣文館書入

四

也。尚何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費用。以爲開封僞戶者乎。行將使士風不變。安居井疆。養生送死。謹身慎行。漸鄉里稱爲善人矣。是亦教化之本也。武曰。國朝以來最優五路。一旦解名率與諸路均可乎。曰。惡是何言也。而以謂河東河北與夫陝西舊所以優之者。以近邊圉歟。京東西所以優之者。以近王畿歟。夫五路諸路之士。皆王土。五路諸路之民。皆王臣。匪無偏無黨。而有優有抑。非王道之平也。以邊圉王畿而優之。愛人以姑息也。武曰。國朝以五路之士。文不

勝質。故進之以諸路之士。質不勝文。故退之於五路。當於短中求長。於諸路當於長中求短。吁。是亦待五路之淺。且五路諸科之額甚衆。自諸科銷併。改爲進士之額。已不加少。諸路諸科之額素少。而進士之額不增。故不加多。至於禮部亦各用其路所貢之士。計其分數以取之。以是五路之士得官徭多。天下之士應舉之汰同。而取數之法有異。獨優五路。無乃不可乎。今誠能平其解額。而禮部二十取一之數。亦如之。則王道之平也。雖久不弊也。愛人以德而非姑息也。

論廣文館書入

五

武曰。子之說誠善矣。然亦有可欺乎。曰。不過妄引雅儒。張爲虛數。以給於有司而已。今俾天下之士地著爲學。而安處於鄉。不爲誕謾。而務爲忠信。雖張虛數。其亦可與其進矣。伏惟執事以道德文行。躬亮人主。方且朝夕納誨。欲致吾君於堯舜三代之上。故有猷有爲。必以忠信爲主。而又職當禮教。位兼師儒。凡厥士類。莫不延頸企踵。以須風化之厚。今其所有天下當均。晉爲心。則天下之美歸之。夫科舉之弊。其已久矣。實有待於執事之更張歟。時不可失。惟執事不以

人廢言姑考其說或有補焉嗚呼此非嘗試之論也

論斯文館書

太

淳東坡文

宋 李鷹

伏以端明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器才高
爲累惟行能之蓋世致冒忌之爲仇久蹈跡於禁林
不遇故公遂飄零於瘴海卒老於行方幸賜環忽聞
凶鑑識與不識罔不爽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做皇天
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係斯文之興廢與吾道之盛衰茲乃公議之共憂非
獨門人之私語所恨一違師席九易歲華豈圖生還
悼東坡末人
遂有死別慕子夏築塲之意實罄哀誠誦普賢行願
之文庶資冥福

師友談記

宋 李薦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師友集記

八

一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闢難闢巧闢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曄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薦章才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訛之間言也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昔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

師友集記

八

二

魏公數使人問安石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此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爲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蘇過叔黨言其堂姊嫁蒲澈澈資政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澈諸婦閉戶不治一事惟滴酥爲花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釘皆工巧盡力爲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滴酥不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

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
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
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
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
爲鑒也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
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
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目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
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或有不
師友談記

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層以合之責
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公占風旗廢矣

晁無咎云■著作職今不修日歷甚閑但改教坊判
官致語口號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曰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
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
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
見於史也

東坡謂薦與李祉言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

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
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畧按摩訖
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笑君四體雖復有
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
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
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類尚盡服裳衣畢頂於一淨
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
殆非可比乎明吏徒既集一呼即興冠帶上馬率以
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賞識其趣憊無以語人也天

師友談記

四

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
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也二君試識之
張文潛曰先皇尚經術本欲求賢聖旨趣而一時師
說競以新奇相高妄爲臆說卽附意穿鑿如說詩曰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
且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吁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
贈贈之以芍藥以謂淫泆之會芍藥善墮胎行血故
爲之贈然詩言士與女相諱然則士贈女乎女贈士
乎借謂女贈士安用墮胎行血也此殆是以芳香爲

好之義何至是陋也劉貢父嘗曰贈之芍藥士女不分若夫視爾如救貽我握椒則女贈士必矣本草云椒性溫明目煖水藏則女無用也莫不以爲笑嗚呼有是種種陋說而觸類長之此爲罷經義之禍其本亦以此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禘祫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牲祔祫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天子得

師友談記

五

四表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牷幣帛粢盛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祭之本在於民而已

黃任道見荆公有繆忝辛酉叨竊仲冬之語言同歲也

曾誠存之嘗曰近見少師韓持國云仁皇一日與宰相議政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平君臣亦宜以禮自娛樂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各言有無多寡惟宰相王文正公不遜聲色素無後房姬媵上乃曰朕

賜旦細人二十卿等分爲教之俟藝成皆送旦家一時君臣相說如此

東坡爲禮部尚書宣仁上仙乃與禮官與太常諸官直宿禁中闕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醕

師友談記

五

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懇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當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其時文章盟主貴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
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
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忝
去者十蓋八九矣

師友談記

八

七

畫品

宋 李廌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日所畫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
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
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性淩陋無華人氣韻如丁
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
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爲能事也此圖題
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落筆氣韻
盡品

八

十

問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
乎或以爲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
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
或問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
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于古定然知非此不凡也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瑒所畫像軀不盈尺而二十六臂皆端
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
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

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虛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蟄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白爪鼠中出魚蝦隨之或半空而隕一龍尾尚在穴前踞人石而瞻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瀾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

畫品

八

七

小聚觀閨戶闔牖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過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樓居仙圖

郭忠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恕先自爲一家最爲獨妙棟樑楹桷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闔牖戶則若可以捫

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

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會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

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恕先仕於朝跡施不羈

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蛇形仙去

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

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

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生焉呼

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于畫也

予嘗見恕先清泰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大圖

畫品

八

七

今併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安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爲人無法度如彼其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規度量而爲之則亦疲矣恕先亦爲是乎

仙游圖

唐關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六石叢立屹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

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跡而深巖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履而遨遊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卧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畧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鶴竹圖

南唐朝霸府之庫物舊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益之徐熙所作也葉生竹條根幹節葉皆用濃墨籠筆其間櫛比畧以青綠點拂而其稍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雛馴啄其下羽翼鮮華啄欲鳴距欲動地近時畫師作用毛務以疏渲細密爲工一羽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復疏渲分布衆采映帶而成生意真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棘鵲柘條銅嘴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爲姓名益處士也畫筆高澹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成外

無稜刺木身鳥羽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鵲狸鷹中爲難鵲雀之類皆作禽奮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三三枯枝上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鵲其意欲取蹲縮作得兵家所謂驚鳥之擊必匿之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嘴多作環于鵲婦銅籠采縷以爲之飾雖或工巧而凡猥可憎隱所作銅嘴坐柘條上有得陰忘之意傍有大樹蒼皮鮮駁下有葉竹茂密春風野色貽蕩在自然老樹欹卧不見條枝竹枝雖多景若未盡當是金陵霸府中大屏之一扇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連屬疑爲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觀其全也

樊惑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焰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於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嚴凜然挾彈遨遊於二江之邊成廟食之氣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舉
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餘勇
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真人有尊行寓意於畫
隱者也筆墨神妙超然度越衆人乖崖公詠鎮蜀雅
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在僧舍飲亟損
車騎叩鳴騶往詣之卽投閑遁去乖崖公還朝山劔
關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書曰公所喜
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卽曰適一山人

畫品

六

大

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余外曾祖正
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日居府中相從甚善得畫
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贈之卽繫於紵袍上人見其
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
在前朝貴人中最名識畫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
審定益久與知微語得辯之要故也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
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

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

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則其身筆氣森銳得火
之性觀者以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
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
心乎予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
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
觀若人就懼燒劫

寒龜曝背圖

蜀黃監所作卽黃筆墨老硬無少柔媚監平時所作

畫品

七

七

雀竹魚鱉龍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爲水墨
枯林之下一龜踣踣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餘寒未
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彎跚之態其趣甚樂頃
在丞相尤公家見監一龜筆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
水旁之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
不殊故觀者當審其畫時用意處也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予遠祖相國衛公爲浙西觀察使幕
中僚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拳髮虬髯

穹鼻黥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妍柔姣好奇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迹勁細用色精密縑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真可寶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乙七元四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岳瀆君長地上地下主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帝南面端扆而坐衆真仰首承望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乎通明殿中也

畫品

八

人

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怪奇崛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魚蟹於腰以侮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媼啻醋圖寒鼻撮口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肴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懸蟹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渡水牛出林虎

皆朱梁時道士厲歸真所作缺岸平波遠山峻迤青

林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適筆簡意盡氣韻蕭爽與戴嵩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真畫虎毛色明潤其視耽耽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棚於山中大木上下觀虎欲見真態又或自衣虎皮跳躑于庭以思倣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得其自然也

普隨觀音像

蜀勾龍爽所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鉢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居普陀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雲密佳氣藹然予嘗與

畫品

九

德麟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畧相覷頗恨是中無此大士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袞執圭五星七曜七元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敬其服章皆嚴謹道家謂玉皇大帝爲衆仙天子紫微大帝爲衆星天子觀此圖者知君臣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也圖作文文不思吳衣當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墨皴筆如草書

飛動勢極豪放至於作而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慎無一欲及亦一家之妙用

乳虎圖

宣城包氏所作絹索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此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衛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群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畫

十

被髮觀音變相

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時所能爲必五代或晚唐名輩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絲疑或是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爲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爲說法也

歸龍入海圖

毗陵戚化元所作筆力崢嶸善作風浪起伏之勢令人心目眩漾一龍蜿蜒翔于水上然先後之浪皆勾

未有翻湧瀆薄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予見而知之曰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之

苗苞圖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此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鍾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荷花生泥污之中出於水而不著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畫

士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瑰壁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直造玄妙益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混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此見伯時爲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卧

2095019

g
Z121.5
16d

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
能畫不害其爲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爲賢士
國朝燕龍圖榜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
於古耶

畫品

主



ZW 21181888584417